

望 希

著 森 文



創 作 新 叢

人 的 希 望

司 馬 文 森 著



3 0613 8279 6

重 慶 市 圖 書 館 藏

1 9 4 5

代序

聖者克利斯朵夫渡過了河。他整夜在逆流中走着。他的結實的身體，像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上頂着一個嬌弱而沉重的孩子。聖者克利斯朵夫倚在一株拔起的松樹上。松樹屈曲。他的脊背也屈曲了。那些看他出發的人都說他渡不過的。他們長久地嘲弄他，訕笑他。隨後黑夜來了。他們厭倦了。如今克利斯朵夫已經走得那麼遠聽不見留在那邊的人底叫喊。在激流澎湃中他只聽見孩子平靜的聲音——他用小拳頭抓着巨額上的一綵頭髮，嘴裏老喊着：「走罷！」——他走着，偻着背，眼睛向着前面，釘住着黝黑的對岸，削壁慢慢地顯出白色了。

突然，早禱的鐘聲響了，無數的鐘聲一下子齊醒了。天又黎明！在黝黑的危崖後面，不可見的太陽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顛撲的克利斯朵夫，終於達到了彼岸。於是，他對孩子說：

857.1
303
21



975185

——我們終究到了！——多此舉！——孩子，你究竟是誰啊？

孩子答道：

——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

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朵夫」

一九二九年春天，廣州舉行了一個省規模的運動會，奉令參加報到的共有八十三個單位，內包括全省四個大學七十九個中學，選手約一千二百人，他們從全省各個地方，帶着他們不同的作風，匯集到這個大城市中來。

運動會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比賽節目包括田徑，跳高，跳遠，標槍，以及各種國技表演。球類不在比賽範圍，可是各單位彼此間的友誼比賽却每天舉行着。

決賽那天，運動大會的辦公處，有一個自稱爲香港培元中學的代表來報到，要求參加，關於遲到的理由是：他們事先未經得到通知。大會的委員們，以香港雖割讓給英國，成爲英屬殖民地之一，然而，在精神上他們仍舊是中國領土，且是在廣東省範圍以內的，於是，也就把他們列進比賽程序，參加比賽了。

決賽開始時，這一千多男女選手，穿着嶄新運動服裝，背着號碼，以傲岸的勇武的

姿勢，在十多萬觀衆面前，顯露了他們的本領。他們飛快的跑，跳，滿頭大汗，一身灰塵，却沒有一個露出失意或倦乏的面容，爲的是，他們都想在那極爲有限的機會中去爭取錦標。運動場是十分寬曠的，比賽節目又特別繁多，爲了爭取時間，他們便不得不在同一時間內把許多節目同時舉行，不過這并不因之而使它們彼此牽連着，觀衆隨自己的興趣，可以選擇喜歡看的節目去看，場所是那麼地寬曠，所以也并不使他們受着限制。

許多節目都是在緊張中進行着，可是到了撐竿賽的時候，觀衆喘不過氣來了。在跳高架前，一字排列着四十幾個選手，他們也和別的選手們一樣，是傲慢而有自信的，以爲應該獲取錦標的只有自己，別的都娶不得，不足道。決鬥開始了，第一圈就有好些人落選，到了第三圈的時候，只留下三分之一，沒有落選的繼續在那兒掙扎苦鬥，直到裁判員宣佈跳高架已升至三米一三時，留下來的只有三個人了。其中一個是中大的選手，高大雄偉，一見面就知道他是訓練有素一個老於爭戰的健兒，第二個是培正中學高中部的，瘦而長，斯文灑脫，不像是個運動員，却是跳高能手，第三個才是培元中學初級中學的選手，短小精幹，只有十六歲，也是一個標準運動員，棕黑色的皮膚，

細而苗條的身材，不過在與前面兩個人對比之下，就顯得特別短小了。「這樣一個小孩子，也是那兩個人的對手嗎？」觀眾這樣輕蔑的耳語着。可是大家却沒有注意到在三十分鐘內他已經擊倒了三十幾個人，且能毫不費力的度過許多難關。最後的決戰來了，新的難關正一個跟一個的擺到他面前，他們以為他就會驚慌失措，然而，他仍然能鎮定地一個跟着一個的把它克制着度過去。

從四十幾個選手中去奪取一二三名錦標是不容易的，現在他們只拿穩了，再也沒有人會來和他們競爭。如果，他們能滿足這處境，甘於拜服對方之下，便用不着再作生死爭戰，可以休戰了。在觀眾眼中，以為大局已定，不再有什麼變動，除非奇蹟出現！他們以為第一名中大選手是拿穩了，第二名培正選手拿穩了，那小孩子有第二名也該滿足。然而，這三個英雄，却不這麼想，他們似乎都各不相服，各人以為對方的技術不如自己，冠軍是自己的。中大選手，自信第一名是非他莫屬，不過，他不願隨便就得到。他決心在大家面前把那兩個敵手擊倒；培正選手以為自己有第二名也算幸運了，不過大家都要爭下去，他也只好再苦鬥下去；至於培元選手，他看出了對方已經逐漸的衰頹不下去了，而他則越來越精神，他不大看得起那兩個人，特別是他們的傲慢態度使

這反感，他決心迴旋到最後一分鐘。因此，每當跳高架加升一次，胖子便傲慢的露出了輕蔑神氣，從跳高架三四丈遠地方飛跑來，把竹竿插在沙地上，飛躍着翻過木架。第二個，冷靜的不露一點灰色，他既有中大選手那樣宣赫不可一世的神氣，却也不對他的對手表示過分畏怯，他飛躍着，把竹竿插在沙地上，輕捷的，像一隻花蝴蝶一樣的飄過去。而後觀衆便把眼睛注到那個始終被認爲沒有一點希望的培元選手身上。他們替他担心着，以這樣短小的身材，要跳過那麼高的木架，實在有點使人不敢相信。而他却是不慌不忙的，在那棕黑色的面上冷笑着，表示對他的敵手的輕視，從對方手中接過跳竿來，吐口口水在手掌中，把竹竿握牢着，只幾步便以異常輕捷姿勢，讓自己吊上半空，身子只一斜就翻過木架。掌聲起了，喝彩的聲音也起了，早先已參加過別種比賽的同學，現在暫時到他這兒來充當啦啦隊，他們擊起掌，大聲鼓噪着：

「要得，朱可期，再來一個！」

朱可期對他們望着，露出稚氣然而甚堅定的微笑。他是一個胆大而自尊心極強的孩子，在大庭廣衆中從不慌張失措過，他明知今天是碰到敵手，要翻過那樣高的架子，是相當吃力的，不過他不願在大家面前丟面。他對自己說：即便再困難，也得咬緊牙關，

把這最後的一關打贏。這不僅是為了個人，也是為了整個學校的榮譽。

架已經升高到三米八三了，評判員警告那三個跳高英雄說，這已是破紀錄的高度了，不能再讓它再高上去。決定最後勝負就在這一次！中大選手冷笑着說：「這一點點算不了什麼！」可是，他就在這一格上跳不過去，一連三次他都沒有跳過去，他把竹竿生氣地丟下，面紅着，變得垂頭喪氣了。不過他還多少懷着希望以為對方也將和他一樣跳不過去。果然，當培正選手第一次沒有跳過架子，他便使自己安定下去，第二次沒有跳過，他的信心加強了，並且替他作着那麼肯定的估價，第三次他必然也要失敗！然而，這一次他的估計錯了，培正選手，偏在這一次以最可怕的努力把架子跳過，他不，可是還在他上面，他失望。現在，他們要看這個「被認為無望的人」的本領了，千千萬萬人都在那兒焦急，議論，打賭，認為即使他身材短小，輕捷容易跳，這一次也決不會比前兩個強，他將被迫跌下，和第一個一樣接受了慘敗！

的確，在未可期自己也有點擔心，并非因為看見前面的人失敗使自己喪胆，而是爲了像這樣高的架子，他在十幾年來還沒有跳過，這是最初的一次，（可是他就沒有想到這是最後的一次。）不過憑着他的驕傲，他的尊榮，他無論付出多少代價也必須跳過

去，把前面那兩個人，在十幾萬觀眾面前無情的打倒！

評判員用懷疑眼光看着他，似乎是在詢問他：是否沒有勇氣去跳，或願意自動放棄？可是，他却連理也不理他們一眼，他接過竹竿，又吐了口口水，在地上抹抹沙土，到離跳高架五丈遠地方，不慌不忙的，飛速地奔去，用他平生的力量把竹竿插在沙地上，他以奇異姿勢被吊上空中了！也許是他用力太猛，也許是他力氣不支，他在空中飄着，覺得神情很是恍惚，滿天儘是火星，他怕去看它，他把眼睛閉下，就在這時他翻過了跳高架，還沒來得及放手，竹竿發出了爆裂巨響，斷了，他無聲的墜下來，在沙池中再也站不起來。

醫生和救護過來檢查他的傷痕，同時佈告員用擴音機對全場觀眾報告了撐竿跳比賽的結果，他得到冠軍，得到光榮，同時，他也付出相當可觀的代價，他跌斷了兩條腿！

他被送到市立醫院，外科醫生馬虎的把他檢查過之後，認為傷痕并不太嚴重，就用木板把它夾起來，他說骨頭還沒有全斷，如果臨時不發生變化，很快就可以復元。而事實上，他的診斷全錯了，這個不幸的孩子，兩條腿這時不但已經斷，而且是斷得相當澈

他從運動場到醫院來，一直是不醒中，高度的熱度，使他不能和他接觸。一切，他不知道有痛苦，也沒有其他知覺，唯一的意識就是他必須把那紀錄打破，他要那榮譽。在千萬觀眾眼中把強敵打倒！

同學們來看他，他被他們用種種方法從迷失中喚醒，然而，他對他們並不問及自己的病，只說：

「我跳過了沒有？」

「跳過去了，你是這一次運動會的跳高冠軍，破遠東紀錄！」

「那麼，那兩個呢？」

「他們在你之下，這是一個奇蹟，誰都沒有想到你會把他們打倒。」

「我却一開始就這樣想，」他說，微笑着。一會又低聲說道：「我現在不和你們在一起嗎？」

「不，」同學們說。「你在醫院里。」

「為什麼？」

「你受了一點傷……」

經過這樣一提，他好像才覺察到他是從高空跌下來，失去知覺！「難道我受傷了嗎？傷在那兒？」他想轉動一下，一陣劇痛的痛楚，直從他的腿部傳到他的腦神經上去，他呻吟一聲，又從昏失了。

當他再度甦醒過來，已經清醒了，他在一種有意識的痛楚中。「沒有腿，」他想，「拿什麼來走路呢？」他再也不能自由，不能跳動了！他用手掩住面孔，他放聲的哭了！

他的哥哥從香港趕來看他。他今年三十二歲了，比他大一倍歲數。是一個沒受過多少教育從商界出身的西藥材商。他們一家原是靠販賣西藥過活的，父親今年五十幾了，一生就只做這一門生意。大哥在店中從小學起，現在那間西藥鋪就由他一個人主持。他和這位最小的弟弟，從小似乎就沒有過好感情，爲的是他從沒替他們的店鋪盡過一點力，而他却要把他栽培成一個知識份子。老父親發願說：起碼也得使他大學畢業，他不贊成，却沒有公開提出反對。他以爲一個商人子弟，只要他計計數，掛掛牌，做做買賣就夠了，讀書進大學有什麼用？他拿書來說這不是一個小學畢業生，可是學歷并無限制他謀生才能，他仍然被人稱讚着，在商業社會中有自己一席地位。他對人很冷淡，因

他們同是處兄弟，所受的待遇却大不相同。

他的匆促趕來，是在得到學校當局通知之後。不過，他這一次來也不是完全爲着他的，他還負有附帶任務，他想利用這機會做點小買賣，在廣州有許多家西藥鋪和他們都有來往。

這兩個意見一向不同的兄弟的會見，是完全在一種愁悶的空氣中，沒有安慰，沒有同情，甚至於沒有一點手足的愛。做弟弟的只看他一眼就把眼睛閉下了，做哥哥的則露着冰冷的微笑，沉默着。在一分鐘中沒有一個說話，而且誰都不想先開口。到了這個局面再也不能支持下去了，做哥哥的才低聲的說，眼睛看着窗外：

「家里是昨天得到通知的，爸爸今天叫我來。」

「唔。……」

「現在覺得怎樣？」

「還好。……有時熱度很高。」

「你也太不小心了，幾千人只你一個跌壞腿。……」

朱可期沒有回答什麼，把眼睛看到別的地方。

「我問過醫生。」

「他怎麼說的？」

「簡直是飯桶，他說他無法判定，可是有一件似乎是定了，那就是——」

朱可期注意的望着他。

「那就是，要完全和以前一樣是不可能的。」

「這是什麼時候說的？」

「剛剛。」

他再也不想問下去了，心里却浮上一層陰雲，他担心着的那件事果然就要來了嗎？

那該是……他把面孔別開，想擺脫這個問題，清靜一下，做病人最怕的是思慮多，心焦。他很明白這個道理，可是他無法使自已做到，他太慌太亂了，因之不久，又使自已陷於高度的發燒中。

做哥哥的沒有在醫院住下，他給他請了一個特別護士，丟下一點錢便走開，他住在外頭大旅館里。

朱可期也并不希望這樣一位哥哥留在旁邊，他寧可一個人孤獨，或和他詩詞們在

起，也不願意見這個冰冷的人一面。他的來，不能對他的病有何幫助，說得精確一點，對他的病只能起相反作用。在家里，他們雖天天見面却很少談話，每次談話總要因意見不合而起衝突，他把自己的理想看的太高，而他的哥哥却是一個道地的平庸的小市民！支持着他一生的思想，只有發財！發財！第三個還是發財！自然，這幾年來由於做西藥的投機，也很發了一點財。也正因為他的投機成功，使他更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了。在家裏他還把那個看在那裏。

做父親的，是一個舊金山老華僑，十一歲離開家出洋去在一家西藥鋪當學徒。後來一直升到做頭等店員。三十歲那年，自己積蓄了一點錢，便回到香港來開藥舖。這是一個強悍而固執的老人，他以為凡是提出的意見都是對的，不容更改的，而人家提出的則有十之五六不對！除了那些附和他的意見。他正因為有這樣一個怪脾氣，所以不容易和人家合得來，意見也難得有人一致的地方。當他的大兒子十八九歲生男育女以後，他還是嚴格的執行皮鞭教育，遇有錯誤不容分說就是一陣鞭子打。可是，等大兒子的羽毛豐盛且已掌握了全家的經濟權以後，他便不得不略為改變，并威嚇着自己的無能了！他少時是從貧苦家庭出身的，一生中只讀了一年私塾，到外洋後爲了自己智識的缺

之，不知砸了多少錢，因此，他下了決心，如果他以為得以昇發，一定要使後代有充分教育的機會。可是，到了大兒子受教育年齡時，他還只能供給他到小學畢業為止。二兒子的那個兒子，他才想把他的希望完全達到，他要栽培他進大學，如果有必要還想把他送到美國去留學。這決不是妄想，他相信，他有把握做到。他決心這樣做，并非完全為兒子着想，而是因為這個是他一生的宿願，沒有達到，他是死也不瞑目的。

母親是一個溫和的老太婆，多壽，沒主見，沒受教育，她的存在，好像并非為自己，而是為了附和丈夫的意見。三十多年來，她就一直生活在以順丈夫的意志為意志中，他一共生過六個兒女，可是留下來的只有那最大和最小的。做丈夫的以為大兒子在商業活動方面已經有點成就，小兒子不該再循着這條路走，他應該去從事另一項事業，比如教育文化方面。他們姓朱的一家，過去出身是很寒微的，不過老沒有出什麼人才，更不能老被人看不起！她馬上就把它據為己有，多少年來并且一直努力不懈！大兒子曾經在許多時候，利用了許多藉口想來停止對弟弟的供給。可是大半在朱可期還沒發覺到，就給這兩個老人的聯合陣線擊退了！

其實，像朱可期這樣一個青年，也確有到遠方的地方！他，從小就秉有他父親的遺

傳，剛強自豪，不屈服不妥協，永遠以為對的都是在自己這方面。因為他受過教育，所以不是盲目的。如果有機會使他明白對的不完全是在他這一面，他也會改變，即使在外表方面還是不承認。出世時，母親已經是三十六七歲了，奶水不夠，這影響到他身體的發育，從小就多病，大了也是枯瘦的。短小的個子，配上一身黑色皮膚，顯得特別精幹的樣子。儘管他的個子是短小精幹，却并不因之而影響到他有一顆偷天換日的雄心！他熱情，有勇氣，因之也常常要幻想，他曾幻想過要做一個藝術家，因為他對藝術有特別興趣；他也幻想做一個出席世界運動會的體育家，他有這種興趣，而且還有相當成績表現，他還幻想著第一！功課他要在人家之上，第一！跳高也要跳得比別人高，又是第一！其他一切活動和作業，他都要比人家高！而事實上，當他進了中學兩年來，他沒有一天不在和這個頑敵（第一）作戰！這種性格，他有着高度成就，也正因為有了這種性格，在他一生中產生了不可救藥的悲劇！

周來出席運動會的同學，在廣州逗留了近一星期，任務經已完畢，走來向總管辭，要回學校去了！他的病房於是便為他們帶來的鮮花，牛乳罐頭，水果和各種食物堆滿。

他挺直的靠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疲憊無力的向他們伸出手去。同學們在一種嚴肅的氣氛之下，圍繞着順着次序，逐個的和他握手！只有幾天光景，他變得那麼多，要是不知道他的履歷的，看見在那棕黑色的皮膚底下，包着幾根纖細骨頭，無力而疲憊，連說話都覺得十分吃力的孩子，就是那個破遠東紀錄得跳高錦標的英雄，是誰都不會相信的。

同學們由他們的代表領導着開口說道：

「朱同學，我們今天是來向你告別，我們應該回去了。」

「就要回去嗎？」朱可期說，似乎對這句話感到有點意外。

「我們還得趕回去上課。」同學們聲明着說。

「我們是不是已經來了很久了？光我進院來，就已經很久很久了。」

「我們是十號動身來的，今天是二十一，已經有十一天。」

「什麼時候動身？」

「就在今天下午一點半，搭廣九車走。」

「來時，我們在一起快快活活，去時我卻要留在這兒，真是想不到。」他自言自語

的說着，忽又對着他們說。「那麼，我們只好回頭見了。」

「我們希望你快快恢復健康，再回學校。」

「我也這樣希望，可是有這可能嗎？」

「爲什麼你說這樣悲觀的話，朱同學，我們今天可以對你保證，不可能，而且是絕對可能的！你安心養病就是，這日子不會等得太久的。……」

朱可期微笑着。「謝謝，」他說，「代我向在棧的同學致意，抱歉得很，我不能跟你們一起回去。」

「我們一定把你的意思轉達。」

「那麼——」他說，又把手伸出去。於是同學們再像來時一樣，嚴肅的靜默的一個跟一個到他面前去和他握手。他微笑着，一邊却被幻想帶着離開飄遠了。他幻想着，他也和大家一樣的踏着凱旋步伐回去，同學們早知道他們動身的日期在九龍車站等他們，他們的車剛一停，他站在所有選手同學們的前面踏出車門，掌聲起了，幾百個男女同學歡呼着齊向他奔來，拉着他，攆着他，把他拾起來，拋向天空，啦啦隊叫着，掌聲和呼聲交織在一起。他很得意，很激動，想說幾句感謝的話，然而說不出，於是，他快活地

流下淚來。……

房門輕輕的掩上，他睜開眼，幻像消失了，同學們也走了，茶盤放在他床頭，對房間四周吐射着香味，水菓，餅干，牛奶罐頭都凌亂的堆積着，他想整理一下思想，把剛剛的幻想過的事追憶一下，然而，它已經飄失無踪，他只好嘆着氣。

白色的牆壁，靜默地對他站立着，氣氛是枯燥而沉寂的。他看着粉白的天花板，想起了一年前曾讀過的愛羅先珂的一篇童話，叫做「狹的籠」，這時，他也不正和那被囚的老虎一樣，被禁閉着在「狹的籠」中？……

大哥在外面拉生意也很忙。不過倒也沒有把這個不幸的弟弟完全忘記，他替自己規定每天清早來看他一次，陪他坐上一兩點鐘，對他談些毫不中聽的話，然後，始又匆匆回去，在茶樓或什麼特殊地方，老有人在候着他。

幾天中，他做了一些頗為可觀的買賣，覺得可以心滿意足的回去了。於是，有一

他接着平時習慣陪他坐上一兩小時，臨走時便對他說：

「……有接請要我帶回家去？」

「你要走嗎？」

「我想在今天下午就回香港。」

「唔……」這種突然的決定使他不知所措，父親不是叫他來照顧自己的嗎？爲什麼只來了一下，就又要匆匆的趕回去。不過，他回頭又想到，這樣也好，反正大家什麼話都談不來，他留下來對我的病沒有多大幫助，反而彼此在心中嗔怨。於是，他又隨聲改換口氣說：「也好，店里不能沒有人照顧。」

大哥開朗的笑起來了，這是他十幾年來第一次聽見他說的并不惡毒的話。

「原本我還想再留幾天，」他敷衍着說。「一則是店里實在放不下，父親現在也老了，照顧不來店里的學，你知道是少不了我的；其次，我這病是長期的，要有相當時間來休養，三兩天無濟於事，即使沒有一個親人在，這兒的護士小姐很負責，似乎也不至於使病人感到爲難。到家里後看情形，我也許會再來一趟，或者請媽媽自己來。」

他沉默着，沒有表示可否意見。

「對爸爸有什麼話說？」

他想了下，說：

「告訴他，我很好。」

「這個我自然會說。還有別的？」

他把頭搖了搖：「其餘的你都知道了。」

連最後的一個親人也告別了，即使他們沒有什麼特別感情。在這樣情況下，一個親人走了，對於他也不能不有若干感慨的。他更加孤獨和悽零了。除醫生看護外，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個可以談幾句知心話的人，寂寞襲擊着他，他對這種生活變得不耐煩起來了。

病腿的健康，雖未能按照預定的時間恢復，而他的精神却逐漸的好了起來。除了膝蓋以下動彈不得，別的部分都很好，可以自由活動。他已經開始從床上坐起來，睜着失神的眼睛，面對着窗外柔和的陽光。太陽晴空和大海；都一樣能夠勾人深思的。對着那閃灼的陽光，他就幻想着柔靜的草原和碧藍的大海，勾起無數回憶。在廣大的原野上面，他從前曾在那兒滑躍地奔馳着。白天，他裸着上身，讓胸膛去接觸陽光，晚上，他臥在草地上數着天上的星星。還有那海，寬廣壯大的海，多少年來，它伴着他。伴他

在那兒消夏，伴他長大。他愛海，因為它傲岸堅貞，因為它寬廣博大，因為它……在這個南方大城，四月的天氣是無比的晴朗，風從窗外輕輕飄來，帶來了春的氣息，也帶來了花香。那些他曾奔馳過，撫觸過的原野，這時該已草綠花開了罷？那海該也伸出它的寬大臂膀，笑着，對那些青春的活躍的人，投擲着誘惑！而人們呢？在休息日，該又成羣結隊的去作他們幸福的春旅。而他，却一個人被孤零零的丟開。

他不敢再想了。又不能不想。沒有這追憶，他就會缺乏勇氣生存下去，即使是惆悵的回憶，也多少可以使人對於生的意念多少有點眷戀。如果現在，他想，也能和從前一樣的打發着日子，他就要感到他是世中一個最幸福最滿足的人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却把自己的情形也看得很明白，從前的他已經不在了，他不能再回復到過去。在這個世界他顯然是存在的，沒有人可以否認，然而是一個新的他，而不是從前的他。他，當兩條健壯的腿永遠和他告別以後，同時也和原野和海洋告別了。太陽不再對他笑，悠悠的生活伴隨着他，好像是他自己的影子一樣。這，使他感到懊惱！他煩躁，叫鬧甚至於哭泣了。可是爲什麼，連他自己也摸不清，在他身上，原藏着野性的血液，在痛苦使理性失去主宰以後，他使這野性復活了！

失去安靜，他便不得不被人當野孩子一樣看待。開始那看護善意的勸誡他，叫他安靜，不然就會使病痛加劇。他認為這是有意的侮辱，他不理。於是，她們便改用威脅，說如果他不聽護士的話，他的病將因此而陷於絕境，他的腿是難以恢復常態。他照樣不理，他決心自暴自棄了，如果他不能回復到過去，他寧可因此而毀滅自己。一個不健全的人，在這個社會生存着有什麼意思！他用手撕去腿上的綑帶，隨便挪動，拒絕任何食物進口，這使醫院當局不得不採用強制手段了，他們鄭重的警告着他說，如果他再這樣做，他們就要把他趕出醫院去，要用繩子把他綁在床上，為的可以不至於使腿部挪動得太利害。

「你們如果真的這樣做，簡直就和謀殺差不多。」他對護士提出抗議。

「我們對別人都不是這樣，只有對你才是這樣。」

「爲什麼對我要這樣？」

「因爲你不聽話。」

「那麼，你們要我怎樣？」

「很簡單，只有一句話，那就是你必得聽話，靜心調養，你留在醫院一天，我們就

有一天晚上，我們不能讓你隨便。出了醫院，你高興怎樣就怎樣，我們是不管的。」

「我也這樣想，但是，我不耐煩。」

「這是需要養成習慣的。」

「我勸慣了，我不能辭，我甯可死，再也不願這樣過下去！」

她微笑着，不再理會他！這使他傷心，他流下淚。到了只留下他一個人，他想着這些日來自己的一些稚氣行爲，却又面紅了！他向來不是這樣的，爲什麼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難道他瘋了嗎？他從不哭，不在人家面前丟面，而現在人家威脅着要把他趕出門！而這都是自己招來，自己不好。於是，到了可以碰到那看護小姐的時候，他便面紅的對她道歉。

他們又和好了！他和醫院內的醫生，護士，以至工人都重新和好了，他變得快活，變得年青一點，他和任何人都表示親熱，爲了他決心遺忘過去一切，不再使無意識的思慮來擾亂自己的清靜。他提議，看護小姐應該給他讀一段小說，她讀了，聲音清脆，抑揚，有如小溪泉聲。他聽着，細心的聽着，感到愉快，他閉下眼睛，他睡着了！

他變成一個溫順孩子，乖乖，多聽話！

母親繼大哥之後，從香港來了。這個善良的老太婆，還沒走到他的病房就放聲的哭了起來。他翻過頭去，看着她，感到不耐煩，他說：

「媽媽，我還沒有死，爲什麼哭。」

那老人並沒有明白着個小兒子在話後藏着不滿的情緒，她撲到他床前，摸着那雙被木架夾着，小柱子一樣粗大的腿，依然號啕着：

「你這不長進的，還這樣說，現在雖然沒有死，看這樣子又和死差多少！都是那鬼學堂害人，我早就對你爸說過：不要叫他進學堂，隨便在私塾讀讀算了，還不是一樣認字。那老不死的偏不肯。現在你看，腿陰了，長大了有什麼用，還不是殘廢一生！」

她一邊數着，一邊又是涕淚縱橫。

「不要這樣說，媽媽，」病人生氣了。「對一個病人說這種話，是無禮，也太殘酷了！」說着，他的淚也浮上眼，并非因她的話而使自己受感動，而是，他實在太生氣了。

護士聽到叫哭聲音，急忙趕過來，她，然而，她已先抹去眼淚一聲不響了。慚愧

使她紅面蒼，她沒有想到，她的牢騷在病人身上會起了這顯明的影響。她原以為她說出了這些話，在受難中的兒子聽來，會給她同情的，而事實却恰又相反，他沒有給她同情，他給她一陣冷水。

老人一來，聽說請特別護士每天要花很多錢，她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把特別護士辭退。第二步便又忙於收整人家送來的東西，命令身隨帶來的丫頭到廚房去生爐子，她得給這個可憐兒子燒點補品滋養滋養。從此，她伴着他，沒有離開過。

母親的來，固然在精神使他得到若干安慰，然而在生活上却時時感到不便。老人以她自己的特有做法，來表示她的母愛，她不聽從醫生的指導，隨自己的意思給他預備食品；對這對那都表示不滿，成天絮叨不休。這使他厭煩，便對她叫喊着。在人家給她一陣打擊之後，她往往會變得好一點。可是，過後忘記了，又本性復活，絮叨個不休。他痛苦起來了，用拳頭敲打着自己的頭，可是，這個老人并不因之而改變她一生的習慣！

一個月時間過去了，一個半月又過去了，而他的病依然未見好轉。從外表看來他的

傅慶似乎恢復了，面孔已經不青不紫，精神也是靈敏的。可是，他的腿很軟弱，時時抽筋，不能着地，有兩次他被人扶着試在地上站一站，他的腿剛剛伸直，放到地上，他的面孔就變青，咬着牙，叫了一聲，倒下去了。還是太出入意外，和醫生所預測的差得很遠。他們便去探索那原因，沒有結果，只好歸咎到時間上去，說還沒有到時，還得休養。他的腿重又夾上木架，上了紮帶，放回原床。睡了半個月後，他們估計着也許成了，始又開始來試驗。然而結果還是失敗，他的腿失去活動機能，他的命運似乎已被判定了。

做父親的，一直在等待着好消息，而結果，他什麼也沒有得到。他焦躁着，忍不住，便親自趕到廣州來。兒子睡着了，老妻接見他，把他拉到外面去，把所有的情形都告訴他：當初醫生的診斷錯誤，沒有把骨接好，現在從關節以下的部份都已失去活動機能，它瘦，乾枯得和兩條竹筒一樣。

「爲什麼你不早通知我？」丈夫生氣說。

「誰知道會這樣。而且，我怕你過分擔心。」

「而現在已是什麼時候了，完了，來不及了！」

他漲紅了臉，暴曬地跳着足，跑去找主治醫生。

醫生拖著頭說：他們已盡了自己所能盡的責任，如果無法恢復那是命運，他們不能負任何責任。

「當初你們自己覺得沒有把握，就該通知我。」

「這是沒人會預料到的。」

「現在該怎麼辦？」

「他的腿是完了，不過，如果能夠再忍耐兩三年也許會變好。」

「你是說除了殘廢，就再也找不到別的法子？」

「也不全是這樣，要是有好機械，施二施手術，也許還有點希望。」

「你們不能這樣做嗎？」

「我們沒有那種設備。」

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談話，兩面都沒有好臉色，在談話中，有時他差不多是怒氣沖沖的。不過，他到底是上年紀的人，還能勉強的剋制自己。到最後，他以為自己再也無法容忍下去了，便大聲的無禮的叫着：「這是什麼話，簡直是在開玩笑，拿生命當玩

笑！」便迅速的離開了。

兩父子的會面，情況也是同樣慘愁的。兒子露出了憂慮的淒涼神氣望着他，他知道他的脾氣，以爲他就會責備他的。在這一家中，他比較關心的還只有這個老人，雖然在他們兩人間，空氣也不全是協調的。老父並沒有責備他，他知道他的心情，從小他就愛他，把他帶在身邊，自以爲最能了解他，決心把他造就成一個人才。他把眼睛從他面上移開了，用他自己所能拿出的溫和聲調說：

「怎麼樣，自己覺得還舒服嗎？」

「別的地方都復元了，只是腿不行，抽筋，發抖，沒有力量。」兒子答着，眼睛依然沒有離開他。

他掀開被單，伸手去捉摸他的腿，當他在一條睡袴卷下摸到他的腿時，他禁不住吃驚的睜大眼睛，他被驚駭着了。他覺得他摸到的，不是兩條腿，而是兩段木椿，枯瘦的，冰冷的。他輕輕的捏着它們，說：

「痛嗎？」

兒子把頭搖着，那神氣是悲哀和絕望的。

「全然半點知覺？」

「也不全然，只有點麻痺的感覺。」

「當你走下床的時候，也是這樣？」

「不，那時頭就要感到發昏，兩足酸痛無力，簡直就要昏過去的樣子。」

「老父把他的腿放好，蓋上被單，嘆着氣，在房裏不耐煩的走來走去。每當他碰到不如意的事情，他就是這樣。大家都看着他，却沒有一個敢作聲。」

「你們應該準備準備了。」他對老妻說。

「回去嗎？」老妻悲哀的問。

「自然是回去，那些傢伙已經使他失法兩條腿了，難道還要留下來給他們送命。」

「他也去？」

他把頭點着，便兀自走出去辦離院手續。

他被轉到香港一家私家醫院去了。那英國醫生把前後經過詳細的查詢過之後，便替他作起細心而精確的診斷。半個鐘頭後，他離開診斷室，脫下工作服，回到老人旁邊，

對他說：

「爲什麼你不在一個月前把他送來？」

「那時，我們沒有想到會這樣嚴重。」

「如果在一個月前來，他還有八成希望，可是現在……」

「現在怎樣？」

「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把腿截去，完全換上假足，另一個辦法，照原來的樣子試

一試看，也許還可以有幾分把握。」

「不致殘廢罷？」

「那是定了，現在只能設法使他的腿不致完全無用。」

父親沉吟着，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把他留下。

英國醫生給他開刀，割去無用的碎骨，接上筋，和那已成畸形的骨頭，然後再把皮肉重新縫上，敷上藥，之後又是他最熟習的木架和綳帶。他的差不多已恢復起來的身體，在經過這三小時手術之後，重又衰弱下去了。他昏迷，疲憊，乏力，在床上躺着，讓安靜歲月，漸漸地飛逝了。等到他從昏迷中甦醒，且能在床上坐起來之後，由於生理和心理

的兩個原因。他產生了新的希望。他的腿不再麻痺和冰冷的了，有血液在那兒跳動着。有一次他咬了牙根冒險地動一動它，居然也能隨心所欲的動了起來！這是太使人震驚的一件事，他滿懷着希望，躍躍欲試的想起來走動走動。也許他會突然好起來，且能自由的隨心所欲的在地上行走，跳動。然而，醫生沒有叫他下來試走，看護也一再的警告他，沒有得到醫生允許，他決不能隨心動一動。

「可是，我覺得好像已經復元了，也許可以下床來試一試。」他爭持着說。

「不能！」護士堅決地回答他。「沒有醫生的允許，你決不能動一動，這是一個大冒險，我負不起責任，我不能允許你。」

「那麼，你說我要在什麼時候才能下來試一試呢？」

「這要請教醫生。」

「總不能叫我老這樣躺着，在床上躺過一生。」

「不會的，我相信一定不會。」

他雖明白了這是普通慣有安慰人的話，可是仍舊把它當真，並且懷着希望來等待這

麼一天！

這一天，果然也就到來了，護士奉命替他解去腿上的綑帶和木架，叫他準備着，然後醫生和他的助手來了，他微笑着說：

「護士小姐說你吵着要起來走一走看是不是？」

他面紅着說：「我只問一問她，看可不可以。」

「現在我准許你下床來試試看，你有沒勇氣？」

「爲什麼沒有。來，馬上來試一試。」

說着，他就推開白被單，從床上爬起來，想依照平時習慣跳下床去，然而，那醫生在對他搖頭，暗示他不能過於大意，同時護士和助手便走上前去，一個人扶住他一隻手把他弄下床來。

他的腿已經從床上給掙下來，和地板接觸着了，而他却依然被扶着，懸在空中。他們把他往前扶着走了幾步，問他覺得怎樣？他毫無難色的說：

「什麼痛楚都不覺得。」

他們再把他往下放，他可以輕微的用足尖去和地面接觸了，仍舊如故一樣，來回走了幾步，又問他說：「覺得怎樣？」

「很好，」他說，「你們不要扶，讓我一個來試一試。」

助手的眼睛看着醫生，等待他的命令，醫生沉吟着，一會才把頭點了點，於是，他們叫他預備好，便同時把他放下。緊接在這個動作之後，是一陣尖銳的，驚慌的叫喊。他們趕快回過頭去，扶住他，他剛要蹲下地去，他支持不住了！

醫生在一張紙上寫着什麼，命令仍舊把他放回床去，便走開。

顯然，這一次試驗的結果又是失敗了，他躺上床，心跳着，拭着頭上的冷汗，希望又幻滅了！

然而，他并不因此而灰心。二個星期之後，他又起了同樣衝動，他設法再使護士去向醫生傳達自己的意見，醫生也以為這是必須的，因此馬上便批准了！

他第二次被人扶着在房里輕輕走動，因為有那一次經驗，他小心得多了，同時也因為病況有了進步，便他不覺得如何困難，他已經可以獨自一個人，稍為扶點東西站住，至於走路還得靠人左右兩邊扶着。

半個月以後，他被規定着每天必須下床來走動幾次，每次從五分鐘到十五分鐘不等。走動的方式也開始從由兩個人扶着改為一個人扶，再改而為用不着人扶而僅僅扶着

兩隻木架。在他心中還希望，有一天這木架也可以完全取消。不過，這希望似乎太過蒼一點，他的病況已經終止進展，他丟不開那拐杖，它們將要永遠的成爲他不可分離的朋友了。這使極感到不安，他把意思告訴醫生。

「沒有關係，」醫生說。「有一天，你就會把它完全丟掉不用的，不過，現在不行。」

「該不會是很久罷？」

「以我看，如果不再發生什麼意外，只要一年時間，你就可以完全自由了。」

「一年，」他想，「時間也容易過的。」

他從醫院遷回家了，家里住的是兩層樓房，底上一層就是他們那家西藥鋪的門市，樓上住着他們全家人。這也是一個人數相當的中等家庭，他大哥在他這只有一歲時就成家了，討的是一個金山華僑的女兒，小學讀過兩年，精明強幹，是一個鳳姐型的女性。她丈夫在這個家庭取了那個老頭子的地位而代之後，她也就以幫理家務爲名，把理家的權

的權

手中轉移過來了。結婚第二年，她生了一個女兒叫靜芳。

她生來可期小附

歲，是一個心地善良，溫和而美麗的少女；她在教會中學讀書，已經進二年級生了。緊接在大女兒之後，這位金山客的女兒，又給他們生了四個孩子，不過都是女孩，到了第五個才是男孩。這一批小孩子佔據了整層樓，把它鬧的烏煙瘴氣，如果大人不嚴厲禁止的話，她們還會把陣地擴大到店里去。其餘尚有兩個丫頭，一個已經二十歲，另一個是十五歲。

朱可期在汽車上下來，張在那兩隻拐杖中，一擡一撈的向店里走來。由於自尊，他面紅着，眼睛低在地下，店里的伙計都出來接他，老父親走在他們前面，興奮的把他打量着。看見他那屈曲了的雙腿，又可以伸直走路，他滿面充滿了光彩。

他把他扶進店去。大哥在他後面，提着行李。

他被安置在他從前住過的單房里，房間不大，臨街有一面大窗。母親，嫂嫂，小侄女和丫頭們都來了，登時在他房中說充滿了人聲。母親又流淚了，這次不是悲傷而是快活。她坐在他旁邊緊緊抓住他，似怕他會從她手中逃脫似的。嫂嫂以為在這種場合，應該站在家主的地位，對他說幾句堂皇的話，於是她說了。三個未出嫁的侄女，却對着他面奇異拐杖發生興趣，他們爭着來摸它，佔有它，而結果便起了一陣糾紛。

朱可類坐在藤椅上，全身穿得整齊齊整的：白西裝，大紅領結，油光的頭，鮮亮的皮鞋。他好像剛剛做客回來一樣，在大家都很快活的時候，也很快活。他對嫂嫂表示感謝，對那三個叫嚷着各不相讓的侄女，則使她們都得到滿足。他把那兩枝香墨扮妝遞給她們玩，可是聰明不能打煙。對那兩個丫頭，也用開玩笑神氣說了幾句笑話，叫她們都樂開了。一切情形，都比他在時有進步，從前他感到住在這樣一個家里是一種使人厭煩的負擔，聽見小孩的叫嚷聲就頭痛，對嫂嫂的虛偽的謙虛也沒有好感，所以，他不願留在家裏。在學校時候，即使家裏和它相隔很近，他也是住宿的，只有在星期日才回來一下。而現在，一切情形都改變，不同了，他不但回家，而且要準備着長時間的住下去，這個一向不許使他發生好感的家，對他也多少起點誘惑作用了！

自然，他也不是一個盲目的孩子，他知道這種樂趣對他也是暫時的，他的主要對頭——大哥，似乎不會因他的不幸而改變對他的態度。相反的，他會感到他未來的命運，殘廢命運，而對他更加苛刻，更加沒有好顏色。他在這個家里，將要成爲被輕蔑的對象，——廢物、是多餘的了。這是可怕的，而且就要來，決不會使他過得長久的。

「……」他更前挪兩步，回到自己房裏來，忽然發覺到父親也跟著來。這個老人，對……雖然還不會改變，心却却是好的。朱可憐回到椅子上後，他也在他旁邊坐着。

「現在，你覺得怎樣？」父親問。

「似乎是罷了，只是力氣還不夠。」朱可憐答。

「這是很自然的，在受過這一次苦難之後。」

「醫生說得完全好起來的，不用多時，只要一年時間。」

「二年時間也不算長。不過，即使是短短的一年，你自己似乎也還有點什麼打雜才

好。」

「打算嗎？」他說，沉吟着。「沒有什麼打算，我只想利用這段時間讀點書，溫習

溫習舊功課。」

「這打算也不錯。」父親說。「不過，你的脾氣以後得改一改了，現在的情形和以

前不同，凡事得多用點功夫忍耐。靜心才能使病有起色。」

他沉默着。

「要請我說明情形，你是知道的。哥哥的脾氣你也是知道的，不過做了人家外甥，應該避諱的就是。少強詞固執，少受點爾氣，什麼都是假的，身體才是重要……。」

他還是沒有做。

父親走後，跟着到他房裏來的，是大桂之靜芳。這個初中二年級生，以她女性的友誼的神情凝視着他。問他回運動會的情形：他怎樣奪取錦標，和失事的情形。這些在聽來都是神奇的，却一直等到這時才有機會表白出來。他把他能記憶到的都告訴她。末後，她仍繼續：她們學校裏的同學對他的不幸，都表示了非常親切的關懷和同情。

「他們怎麼會知道我的事情？」他興奮的說。

「從新聞紙上知道，那上面有你的照片和詳細報導。」

這消息，在他還是第一次聽到的。因此，他便沉默着，這是一種興奮而嚴肅的沉默。

「有許多人愛護你。」

「甚麼呢？羨慕我什麼？一個殘廢的人，有什麼好羨慕的。」

「他們說你英雄，如果沒有那事，誰要生你的說你，一定可以出席這運動會。」

人，有錢，官位保在電的總局，馬不煩，做一個英雄。」

說，鶴康可以恢復，而英雄的稱呼却不是用錢買得到的。」

他笑了，和一個懂事的大人一樣笑着。

他從舊書櫃中，檢出一部份存書，在翠芳的協助之下，又把房間重新佈置起來。看見他在作這種佈置的人，都以為他是在作百年大計，打算在這小房間住上一生，讀一生書。而他，則不過替自己打了一年的預算，他是依賴那醫生開付給他的支票，并以最堅強的勇氣，來等待這筆支票的兌付。

他的生活過得又單又平庸，每天做的是一定的工作，所遇見的是那副一定面孔，沒有刺激，沒有歡樂，有的只是懊惱和孤寂。有時當他工作疲勞了，他就坐在窗前，望着窗欄，看着街上的人和車馬。從搬回家後，他只能利用這個窗欄來和外界保持接觸，保持連系了。

他從小就是一個好動的人，他的性格既憂又憤，就是當人所說性如烈火了。他對所有特殊嗜好是從道上面出發的，他的口高，不甘落後的，性也是從道上面演化而

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他無法使自己固定在一角生活，他要動，要跑，要跳。沒有這個，他就會寂寞，會懊惱，會沮喪。而現在，一切都變遷着，不同了。他的好血習慣驟漲，自尊心却比它更強。由於那自尊，他勉力壓制着自己的習慣，他常常想到假如他以這樣一副可憐姿態在人家面前出現，該會引起多少人家的歧視啊！那使他無法忍受的。因此，他決心不和外人接觸，也很少下樓到厝裏去，他完全把自己隱蔽起來，過他所謂「苦刑」生活，好在他相信這種生活決不會過得太久，他的犧牲，將得到他應得的代價。一年後，他又可以收回他那失去的自由，他又是一個體魄力強的運動場上的健兒了！每想到這兒，他就忘記了自己的苦楚，自己的殘廢，而成為精神蓬勃的了。

同班的學生，和運動場上的朋友，常來探望他，在遇到他必和他們接洽的時候，總是穿着整齊齊齊的白西裝大紅領結，坐在空椅上和他們談着，露出快活神氣，從不在他們面前挪動，或扶着拐杖走路。他只在他們面前保持原有的印象和尊嚴，他不願使他們看出他是殘廢的，兩鬢鬚已經無用了。

同學們告訴了他一些學校內部的消息，問他身體如何，什麼時候可以再回到學校裏去？他告訴他們，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他快好了，他在準備着回學校去。可是，當他

們提議他應該在聖誕夜好以前就出發去。——「前世的學法才不是沒有一個不希望和他見一見。他的面色便冰冷了出來。」

「我儘拿這個樣子，去和他們見面嗎？」

「爲什麼不能夠，你是爲了學校的光榮犧牲。」

他搖了搖頭。他說：

「不能，我不會拿這個可憐樣子去見他們！」

他拒絕了。

來訪的人逐漸地減少了，并非已經忘記他，而是，他們也很忙碌，各人都有自己的事，不能再到他這裏來，而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歡迎他們來。

沒有朋友，沒有溫情，而且這歷長期的過下去，好像一隻山野的獸類初被圍困着，他徬徨了，失去依託了。有過許多次他拿着對未來的希望來壓制自己不求的預感。起初他勝利地滿足了，次數一次便完全失去效率，他無法控制自己了，他還是一機孤獨着。白天，當他躺在藤椅上閉目養神，珍憐窗簾俯瞰街上，他懷不自然的失神的幻想着，他想起那些在空中自由飛翔着的鳥，那些在草原上馳騁的馬。他懸飛也想歸飛。夜

晚，燈亮了，在這小房里還只有他一個，一層薄薄的板壁把他和外面世界隔離了。在門外，小孩子的叫嚷聲噪什得很，然而，他似乎與她們無關，他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他是那麼地寂寞，連傾訴自己的悲哀的對象也沒有。

大侄女靜芳，在他那暗淡的生活中，是唯一能夠照耀着他的明燈。一遇到抽得出時間，她總是到他的房里來。她陪他坐着，說一些有趣的故事給他聽。她是一個教徒，有那麼許多美麗而動人的故事。她叫他相信命運，相信天國，相信一些玄妙事情。然而，他不能在這些故事生活中，現實的境遇是那麼地愁苦，他不能自欺欺人，無視於中。她來他感到安靜，一切都是靜和美的，光照耀着他，春天來臨了。她一走，他把他所需要的失去，他又回到那枯寂的生活中了！

「要是能脫離這愁悶的生活，」他想。「即使做一隻渺小的飛鳥也是幸福的！」

父親會叫人在他床前裝着電鈴，告訴他說：如果你有了需要，比如說想下樓去走動走動，只要用手把電鈴一按，樓底下便會派一個工人來把你放下樓梯。多時來，每遇到他要到樓下去，總是這樣做的！這，對於一個傷殘的人是需要的，而在他，一個自以為

身心都和常人一樣健康的人。則以爲是——他這人就是這自由慣了的。他的傲慢性格，使他覺得這樣做是可恥的！他不再這樣過下去。他決心以自己的努力來填補這一個缺點。於是，他便在樓上祕密地練習着上樓和下樓，且逐漸的把練習時間增加，有時他每天要練習三次至五次，每次三十分鐘，有時他差不多是把全部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

他以爲他的練習是很成功的，他可以不再靠任何人的幫助，而能走上走下了。他想：有一天，我就要使許多人都吃驚了！晚上，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他不用靠人藉，靠拐杖扶，一個人自自由由，快快活活的在樓梯上走上走下。第二天醒來，他覺得似乎有什麼奇蹟在他身上出現，他全身都輕鬆和舒暢起來了！他站在窗前，俯瞰街景，陽光已在對面三層洋樓的屋脊上出現了，是那麼地晴朗和光明的。它也許就是象徵着他的命運，他的希望。他笑了，那麼地輕快，太陽也笑了，它們是爲他而笑的！他對它們揮手，他似乎也覺察到它們也在對他揮手。他很快活，生命要開花了。

他在房里走來走去，忽然起了一個奇異的念頭，他想下樓去走走，並且決定不叫任何入幫忙，這是他多時來夢想着而未成功的，現在他可以放開胆量，去完成這奇蹟了。

他毫不費思索的，直向樓梯頭走去，他先扶住欄杆伸頭下望，樓底下沒有一個人，他放了心，便伸出右邊的拐杖，跟着又是左邊的，他小心的試着走下第一級梯。跟着又是第二級第三級，而且越來越大胆，越把速度放得快，當他爬到第五級時，他忽然覺得力量不支，心慌意亂起來，正想停下休息休息，右邊拐杖不知給什麼一滑，站立不穩滑下去，他全身失去均衡，在慌亂中便跌下樓梯去。當樓底下的人，聽到呼喊聲，趕過來時，他已經在地上昏失，面上流着血。

他又被送到原來的那一家私立醫院去，那曾對他保證過一年可以復元的英國醫生，用手去摸一摸他青腫的腿，便露出悲哀神氣，對老人

「這一次全完了，他的腿已經無望了！」

「傷在那兒？」

「腿上。」

「用不用費去？」

「即使不必費去，好了，我想也和截去差不多。」

他在醫院里住了三個月，到冬天回到家裏來，扶着腿走路的，已不是兩條拐杖，

而後，他卻反而沉默着，當一個人在沉默着時，是說明有什麼事情已經在醞釀着，快要爆發了！

這一次他是連最後的希望也失掉，他的命運被決定了。給他的打擊也比任何時候為大。而他却反而沉默着，當一個人在沉默着時，是說明有什麼事情已經在醞釀着，快要爆發了！

父親的焦慮和失望，在表面上是比他還要大的。他的最後的希望已被斷送，他對這個小兒子從前所有的種種幻想，已經煙消雲散，化成無邊的惆悵。不過，現在應該解決的已經不僅是惆悵和失望問題，而是他該對他的將來作點什麼打算，他不能這樣過一輩子，他得有個職業，得成家傳代。有幾個晚上，就是為着這些問題，他一直睜着眼睛到天明。終，他使他的思緒略為有點歸路了。

為了對不幸的人的尊重，他決心把這些問題拿去和他商量，以便作最後決定，趁這時作準備似乎還未為遲。他就是在這樣心境中，在一個晚上去扣小兒子的房門了。

朱可期已經上床，打算睡覺，看見父親在深夜走來，他從床上爬起，這不是客氣

，而是習慣。可是，老人却對他作着手勢，叫他不要動，他重又躺回去，他便在兒子床沿上坐着。他叮叮的望着他，問了他幾句不關事的閑話之後，便嚴肅的說：

「可期，我有一句話想和你談談。」

朱可期用眼睛看他，他覺得今晚上父親的神情很沉悶。

「這句話，本來我不該在這時對你說的，」老人沉吟着，「不會說。」不遲，我的良心不允許我繼續保持沉默，我要使你明白你現在是在一種什麼樣的情況底下。」

他緊張地注視着父親，似乎怕他會說出什麼可怕的事情。

「你是一個聰明孩子，從少時候就比你大哥有出息得多了。也許你能夠想到，不過你不願去相信。我不怪你，希望原也是一種樂趣，有了希望自然生活起來也就比較有樂趣了。不過事實却永遠是事實。」

朱可期把眼睛從他面上別開，他雖沒有說完，却已明白他要說的話了。

「自然。」父親繼續說，「我也希望你有機會去完成自己的學業。不過，以現在你的情形看來，與其說是就學準備重要不如說是就業的準備更加重要，我不是那種眼光短小的父親，一向我是讓你自由的。你現在的情形，已經和從前大不相同了，我的關係也

不中聽，我却不能不說，你今天聽了不高興，以後你就會感激我，過十年二十年後，回憶起我這一段話。……」

朱可期不耐煩地皺起眉头。

「你這段話的意思是？」他說。

「你得有個準備。做一個人總不能這樣一事不做庸庸碌碌的過一輩子，每個人都得有工作，有事業，有家庭。……」

他沉吟着，感到惘然了。

「可是，我應該準備些什麼呢？」

「確定你的職業，這是一切基本中最基本的。」

「我從沒有想到，也不知道怎樣去想。」

「但是，你不能不想。我所要求的，并不多，只要你說出自己的志願，假如你到社會去，你要做個什麼樣的人物。」

「就在今天晚上答覆你嗎？」

「不一定，明天或者後天都可以。」

「讓我想一想。」他說。「我真的從沒想過這個問題。」

鑄打了半小時，人站起來，滿意地和兒子告別了。

做大兒子的，對於這個問題似乎也很焦急。不過他的出發點，和做父親的不同。他開始懊悔起來，早先爲什麼不提議分家，現在，如果非把這個殘廢的人再白養下去，那麼，他就未免太過失算了。這個家庭，他以爲，賺錢的只有他一個，而開銷的却有許許多多。老人似乎也明瞭他的心思，沒等他開口，他就去了。做哥哥的，不願把這責任完全放在自己肩上，由自己一個人去負，他說：這是大家的事，應由大家來決定。於是乎二個除了朱可期外的家庭會議便在一種不具形式下形成了！老頭子在會議中首先發表了他的意見，他以爲朱可期最理想的工作，是在店裏學習管賬，這樣他們店裏就用不着再去請賬房，自己入賬如何是比外面請來的靠得住些！母親立即就贊成他的意見，理由是：一、凡丈夫所說的話永遠都是對的；二、他既留在店裏工作，便不至於和她分開，這意思，大兒子不同意，他說，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三、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四、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五、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六、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七、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八、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九、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十、做兒子的，怎麼能無出息地留在店裏？即便學得好，這樣在店裏學幾年，做幾年過一生有什麼意思？

「那麼，」老人說。「你帶他去學什麼？」

大昆想了會，說：「學件專門技術，他如有這門技術，到處都可以爲生，不愁穿吃的，比如——」

「比如什麼？」

「比如相術。」於是，他舉了一個例子，說從前有一個人，也是從小就殘廢，他父親叫他去學相術，他學了，不上幾年工夫，現在成了紅人，洋樓住起，生活過得頂富氣的。

「這對也期適合嗎？」

「對任何人都適合的。」

老人沉吟着，却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對方看來又似乎不肯讓步，如果他再堅持下去，說不定對方就會鬧分家，而他一向的主張是：寧可死，也不願在他生前看一個整齊齊的家庭，鬧成四分五裂徒招人笑話。局面弄僵了。結果還是太孫女出來收拾殘局，勸說，兩邊都用不着爭。叫叔叔自己決定就是了！這是一個聰明的辦法，於是願

的，有時把頭點着，算是把這意見肯了。

後來，朱可期和做哥哥的，開時到朱可期屋裏去，他們把房門關得緊緊的，的是誰在裏面。朱可期說，他們雖禁止了第三者從中騷擾，却無法禁止她們不在門外站崗聽，一個神秘而富戲劇性的幕拉開了。

朱可期在椅子上坐着，看他看見那兩個人神色緊張的推門來，便知道已經有什麼事情發生。而這事情在他看來，必定又是和他有關的。但是習慣使他鎮定，他坐着不響，等待對方說話。

父親在他身邊站着，隨手翻着放在桌上的書，哥哥在窗子旁邊站着，他們暫時都不說話，你看着我，我看看你。靜謐的空氣突然被突破了，老父親以為他在這時的責任，是開誠佈公的把這問題提出來，讓大家平心靜氣來討論一番。於是他輕輕咳了一聲，和說道：

「可期，我剛和做哥哥的在商量關於你個人的出路問題，他對你未來的工作有點意見，他要我問你一下，看你是

，他看了大兒子一眼，好像在問他出來重鎮一下他自己的意見。然而，他

開口，他的意見似乎還在臨時修正，而且尚未成熟。

而在那時期把他們排擠，從這一個到那一個，又從那一個到這一個，好像他從未看見他們的。一會，他垂下頭在沉思中了。這幾天來，他想得很多，從父親把這件事對他提議過後，他開始把這些問題慮起來。自然，他是把自己的前途看得清清楚楚，也是太清楚了，他從覺得一切都使人失望。有過一時，他曾想到死。當一個人對生如果感到是一種過份負擔，那麼死亡便是一件最有意思的解脫。不過，當他又想到如果他那默默無聞的去死，會有人會為他的不幸慶幸的，會有人因之而獲益，那個人而且是他平時最厭惡的。他的衝動冰冷下去，反感懼怕他，自殺成爲不可能了，他得繼續生存下去，他得苦鬥！然而要怎樣？能使他生活得有意思，不浪費？他以爲自己對言本是有興趣的。在學校時候，他雖是一個運動員，却是圖書室裏一個少不了的常客。他喜歡閱讀，讀了不少劇作和翻譯的著作，他對繪畫藝術病很感興趣。從小學時代起，他就不斷在練習本上亂塗亂塗，且多數博得教師的稱許。他自認有點小才能，也知道該怎樣去努力。可是，光憑這點小才能又有什麼用，他畢竟是無一技之長的。他就這樣在盡心機的努力着，白天精神極爲不佳提不起心思工作，晚上常常睜開眼睛直到天亮，一直到

疲勞過度，他眼睛睜着了！然而這和失眠也無法支持長久，也還是片刻的，當他神志清醒過來，同樣問題，同樣困難又攪纏着他了！不過，這並不是絕無代價的，有一個計劃終於在他想出來了，那簡直是異想天開，而在他將來即以爲適合而可行的。他忽然想起要在什麼地方開家舊書舖，一面固可以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另一面他還可以利用它多讀點書，正可以使工作與學習統一了起來。他越想想覺得這工作有意思，越想越高興。終於，他沉醉在這個新的奇想中了！

而且「我的意思，」老人說。「你還是在店裏學學帳，這是一門輕而易舉的工作。不過大哥不贊成，」說着，他向他那兒看了一眼之後，又接下說，「他的意思是『你去學相術，看和這件事在他看來是比算帳有出息得多了。我則以爲……我們不敢決定。這一次來的意思就是……』」

「由你自己選擇一下。」大哥接着說。

只有這短短短幾句話，但誰都已聽了，等待着，只有他自己來作最後的決定。而他却沉吟着，並不急於回答。就這樣，他長一會，又聽完對方的精確說明之後，他才繼續說：

「這也很簡單」

「我都不適合。」

「你的意思呢？」

「我想開書店。」

「什麼？」

「我說，我想開書店！」他重複着大聲說。

做父親和做哥哥的，彼此對望着，都說不

「至於說到開書店的利弊，」朱可期補充着說。「我都想過了，不會太笨的人，你們

可以放心。記得從前爸爸會提到家產的事情，現在我也不要了，這對我沒有什麼用的

計數目多，對他更有用的，因此我決心把它放棄，唯一的交換條件就是請父親從

幾千塊錢和××街那間舖面給我，其他我別無所求。從此，我一個人分出去，獨立生

活，不用靠人，也不用使人操心，就是這樣，要說的話，算是說盡了。」

說完了話，他把身體往後一靠閉下眼去，父親皺着眉，而做哥哥的却是笑容滿面。

來可期從家裏搬到新寓去了。在離開時，他沒有一點惜別情緒，當家人來和他告別，他反而顯出了從沒有過的冷淡。當他坐上黃包車，哥哥送出騎樓外來叮囑着說：

「要常回來。」

他却暗自心中說着：「我不會再來的，永別了。」

十七年來，他一直是靠人家的扶掖下生活，他住的是人家供給，住的是人家供給，給，游和用的也都是人家供給；他不用愁，不用慮，什麼都有人替他好好的安排着。而現在，他得離開這賴生身之地，他得離開了一切保護，自己去求生，去搏鬥！

這差不多是一種又悲又喜的心情，悲的是他要開始用自己的足去走人生的道路，是這樣的一條艱難，又是這樣冗長而艱險的道路！他要冒着種種危險，種種打擊去走。喜的是，從此他可以獨立，不再靠任何人的幫助，用自己的手去賺麵包，他可以毫無顧慮地，對任何人做不了什麼。這樣一種心持下，他開始了他人生的第一課：到社會中去搏鬥！

他給他的書店起名爲「新生書店」，它設立在一條不十分寬闊和熱鬧的街上，門面

小的、式的、三、五、七、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一百零四、一百零五、一百零六、一百零七、一百零八、一百零九、一百一十、一百一十一、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三、一百一十四、一百一十五、一百一十六、一百一十七、一百一十八、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一百二十一、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一百二十九、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一、一百三十二、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一百三十五、一百三十六、一百三十七、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九、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四、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一百四十八、一百四十九、一百五十、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二、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五、一百五十六、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一百五十九、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一百六十二、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四、一百六十五、一百六十六、一百六十七、一百六十八、一百六十九、一百七十、一百七十一、一百七十二、一百七十三、一百七十四、一百七十五、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七、一百七十八、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二、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一百八十五、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一百八十九、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四、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一百九十九、二百。

他這書店，除了若干新書報外，大半是舊書，幫他主持的是一個十四歲小孩子，原是他制藥舖裏的學徒，被他從父親兒暫時借過來用一用的。

「新生」在開幕那一天，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不舉行開張儀式，不登廣告，所不同的只是多一塊油漆招牌罷了。一直過了三天，同街的人才驚訝着原來有家書舖開張了！在這情形下面，生意的清淡自在意中，有許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在這個地方有這麼一家書店。在第一天，他們一共只收入三十五元，而到第二日當大開銷。

做了店老板的朱可期，滿腦新奇思想，想來實現他的新生活方式。因此，一清早當門面被拉開，就有人看見這個衰弱的棕色皮膚的少年，服裝整齊的高坐在櫃台上，點神的理在書本中，那小伙計直直的坐在鋪門邊的椅子上，一過午便偷偷打盹了。正如吉爾德先生之對神怪小說一樣，他很快就被一些文藝作品迷住了。開始他計劃每天讀一冊，後來又改為上午讀一冊下午讀一冊。他個人計劃着想在短期間內把鋪子裏現成的書讀完。這幾千冊書是不容易的，不過，他想着來動就是容易舉的樣子，別說沒

有，自信他認為是有的。

除書本外，他是寂寞。同學們早已把他忘了，別的朋友也很少。家裏人，在開張那天哥哥爲了面子關係，來轉了轉便走，父親雖常來坐坐，可是，從沒帶着什麼好面色，他對小兒子做這項經營表示不滿，認爲一點前途也沒有，雖說並不開口責備，那樣面色，着來也很使他不安，慢得他總得怕看見他了，老人明白了他的心思，也儘可能的把來的時間減少，而且再也不斷對他的營業前途表示憂慮了。「反正，」他想。「錯是已經錯定了。」實際上，朱可期對自己的新前途，也看得很清楚，從開張那天起他就看出來了，事實并不如理想那樣順利。不過現在已勢成騎虎，欲下不能，再則他除這個外也不想不到什麼別的可做。他的致命性格又使他非堅持下去不可。正因為有人反對，說他不會有前途，他才故意要做下去。除了父親以外，最常來看他，而且一直成爲他的忠實朋友的，這只有大侄女靜芳。她對他有很深的友情，原因除了尊敬，便是在全家人中只有她能正了解他。全家人中贊成他開書鋪的，恐怕只有她一個。她還在教會女學讀書，做的是通學生，每次從家裏到學校，或從學校回家，她總忘不了拐過一段長長的路，到他店裏去。於是，他放下書，以最熱誠的誼招待她，同他家裏背非，學校情形，又不時

人所共知的家庭雜務。

一長長的時間過去了，書舖的營業狀況是十分不佳，第一年結算總共虧空一千多元，不過，他不以為是失敗，理由是即使他不開這間舖子，留在家裏也是要開銷，一千多元就正夠他一個人開銷，在這一年中他讀了這許多書就算是盈餘的了。

也許是他書讀的多，而消化力又相當強，他以為自己是一天一天的和從前不同；在他的腦袋中，開始被更多的思想和幻象填塞了。他在對人看事方面，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也許正因為有了這個改變，他在冷靜的思考，對於自己過去所作的各種打算，不得不路為改變一下了。他以為開書店已經不是最有意義的出路，他不善作商業的經營，沒有那樣多心機放在這上頭，做商人於他是不適合的，除開這個，他現在能做什麼，該做什麼呢？他好像一個閉着眼睛的人，要在濃濃的黑暗中徘徊摸索！有幾次，他急切地問着自己：到底有什麼樣志願？他答不出，當他在閱讀某些文學家的傳記時，他又想起來要他自己也能做一個著作家，那該是更使人驚奇的！到那時，他就不

會寂寞了，他可以用他的筆來宣洩心中的憂愁，他可以在作品中創造許多人物，和這些人物共同的生活呼吸着；他是不幸的，可是他得和這個不幸宣戰，如果他獲有了這個武器的話。當他再去和別的著作接觸，且受着它的感染，他又會禁不住想做作曲家，畫家，或是發明家的。這思想，藏在他腦中，開始只是想來消遣，後來却成逐漸的肯定下去！如果不使自己的生命浪費的話，他做藝術家，要是說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付出更多代價，只要他能夠，他也願意，正如以前所做的一樣。

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他這個願望成爲可能了。不過，那是在一年半後的事，那時他和另一個天才相遇。兩顆慧星偶然相碰發出了光彩勢力，同時也相互吸引，相互扶助，在他一生中這是一個大關鍵，轉捩點，沒有這機會，這個邂逅，這位星宿，就要永遠被埋沒了。沒有人會想到他，只能孤獨地度過一生。那個人不是別的，便是一個叫做陳明鴻的畫家。

陳明鴻三十三歲，中等身材，面色蒼白，溫和敦厚，有斯近乎女性的性格。他是一個畫家，而且是一個在藝術界有相當地位的畫家。他出身窮苦，在人生的路上曾走了

這樣不平凡的崎嶇的道路，因此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也是相當不平凡的。

他和所有從事文化工作的工作者一樣，喜歡藏書，空閒時到舊書店去跑跑，久之已成習慣，全香港的舊書舖跟他都熟習，都有來往！他第一次在這條僻靜的山上，發現這一家新開張的舊書舖，特為之大為動往，因為他在這兒發現着許多心愛的書。這些書會使他忘神了許多時候，他在書架前站着，細心的推敲翻閱着，久久不忍離去。只有幾回時間，他就和店裏的人全弄熟了。當他知道這店裏的營業人，是一個怎樣的人物時，被吸引的，已不再是書架上的書，而是這個跛着腿的活生生的人物了。他們對坐着，中間放了一壺濃茶，談得很投機很興奮，終於他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陳明鴻也是一個坦率而熱情的人，朱可期正和他相似。因此，他們很談得來。第一次，他不經請求，向一個陌生人告白了自己的不幸。不過，他對他的前途表示失望。他說：「這一世我是完了。」

陳明鴻不贊成他這樣看法，他搖着頭說：

「不應該這樣看。」

「為什麼不應該呢？」朱可期說。「應該明白，我不過是一個殘廢的人……」

「身體上的傷殘，並不足以判定一個人是否會有成就。貝多汶就是個例子，他的最有名的交響樂是在他耳聾之後作成的。」

「那因為，貝多汶本身就是個天才。」

「天下沒有絕對的天才，天才是靠努力得來的。」

「自然這種見解是不錯的，可是努力有時也不見就會有什麼成就。」他試問了他的苦悶，當他什麼書都不讀的時候，他倒有點自信，可是後來書讀得多了，反而覺得什麼都不行，他失去了自信。

「這是因為你自己也在進步。」

「當我這雙腿還沒有跌斷時候，我會希望自己做一個出廣遠東運動會的世界選手。」

腿跌斷了，家裏人給我選定管帳員和星相家的職業，然而我却給自己決定要開書店。現在書店開出來了，我却以為從事文學工作或藝術工作，要比開書店有意思得多了。」

「自滿是阻礙一個人進步的最大敵人。」

「我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可是我依然苦惱着，越想得越多，我就越覺得自己的無能。」

「你應該確定自己事業的道路，在中間搖擺是無出路的。」

「很對。」朱可期說。

「雖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能認清需要，有恆心，有勇氣，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困難，不要說別的，就拿我自己來說……。」於是，他也坦白的說出自己的生平來。「我沒有你這樣好的環境，沒有受過教育。然而，同樣也可以做一個藝術工作者，仍舊可以使事業有着成就。說什麼天才，說什麼學問都是假的，最重要是在於勇氣和決心。」

朱可期眼睛睜得大大的，露出了又驚又喜的神氣。

「你真的也是靠自學得來的？」

「我騙你做什麼。」陳明鴻微笑着。

「那麼，」他沈吟了一會。「我也可以利用自學方法來學習藝術？」

「只要你有決心。」

「你說美術和文藝那一種好？」

「這個要看你自己的興趣。」

「我每件都喜歡，但許美術要比文藝更喜歡一點。」

「這樣你就所以學得美術好。」

「你真糊塗，怎麼說着。」自學沒有指導行嗎？」

「唔，」陳明鴻說。「如果有機會得到指導，這是不放鬆它好，這會使你省掉許多時間去摸索新路。」

「就是這個道理最困難的。」

「你是說……」

「我得有人幫助。」他說。「而我又不能進學校。」

「你還有點甚麼問題？」

「與我從你就有，非說說不止。」

陳明鴻沉默着，一會說：

「總是你不覺得單單的話，我願意來毛遂自薦，來做你的義務教師。」

「你不覺得說着玩的？」

陳明鴻嚴肅的說：「你看我像是說着玩嗎？」

「我相信你的話，」朱可期說。「不過，還是由我請你好。」

「爲什麼這樣？」

「你付出了時間，你應有代價。正如你來我這兒買書，我給你書，你還了我的錢。」

陳明鴻大聲笑起來了。

「這不是對朋友的態度，」他說。「如果你要這樣做，我簡直就要說你是侮辱了！」

他們所說的，都是實實在在，不是買好，不是敷衍，因此，幾天後，朱可期便開始自己新的學習工作了。

陳明鴻差不多是每隔一天就到這間書館裏來，在他們面前放着兩盞紅茶，面對面的十分起勁的談着，從線條彩色構圖談起，一直談到文學、哲學、爲人對事等問題。簡直是海闊天空，無所不談。陳明鴻雖不過是一個書家，却有驚人的學識，他讀過許多書，做過不少事情，對人對事能看得十分透切，一件事物來了，不經怎樣縝密思想，他在往

就能下極爲深刻的判斷，不過，他並不多發表自己意見，除非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

他出身微寒，十二歲才進高小一年級，不久又爲家庭負擔不起那筆費用輟學。在小學時代，由於天性愛好圖畫，他喜歡用鉛筆在紙上亂畫，把那些留在腦中印象最深的東西，隨興之所至信筆畫出。十三歲時，他失了學，環境迫得他不得不用自己的手去賺取麵包。在他尙未給送進社會去找飯吃時，他父親問他想學什麼？他想了一下，便信口答出：想學畫畫。於是一禮拜後，一個父親的結拜兄弟把他帶到一家叫「摩登時代社」的美術廣告公司去當學徒。

「摩登時代社」的老板，是一個粗暴的胖子，原是美術專科學校出身的，因爲失意沾上酒癮，人品便墮落了。這個廣告公司的人數很少，老板兼大師傅，陳明鴻是學徒兼助手，另一個老板女兒，掌握店中一切燒火打雜雜務。

老板一向是以虐待學徒出名的，在他店裏做學徒，很少有做上半年三個月，普通都是一兩個月便開小差逃跑了，原因是不堪虐待。這個老板也的確比別的老板不同，他明知沒有學徒做起事來就等於沒有手兒，可是習慣使他一看見學徒有什麼錯處，便會手搖起來，不加警告的一巴掌打過去。有時打得重點，往往連鼻血也打出來。不過他却替

自己辯護，他說：即使他曾打了人，那動機也不是惡意的！

當陳明鴻初進社工作，老板女兒素英便警告他：爸爸的手掌是很肥厚很沉重的。他便處處小心戒備，極力避免犯錯，即使對方有意找錯，也從不作藉口。三個月過去了，而他却居然未被打過一次，只是常常被辱罵吧了。開始他懷疑這辱罵也是一種懲罰，久之，始覺察出他的罵聲不是爲懲罰人而發，而是爲了表抒心中的快活，或給對方以鼓勵。他才安下心。

其實，這位老板並不是一個難以相聚的人，他根底好，很有點才能，脾氣其所以壞是有原因的。原來他在開美術廣告公司的時候，曾和一個女人結婚，不上一年半她和店裏一個夥計偷走了，留下一個只有半歲大的女兒。這給他刺激很大，他原是一個善良的，也想努力做個好人，可是這打擊使他心灰意亂；覺得人生原不過如此，是冷酷無情的，不過是苦盃吧了！他決心使自己墮落了，他喝了酒，而且喝得很多，差不多每天都不能離開它。久之，沒有酒他便吃不下飯，沒有酒他做事便提不起精神，沒有酒他便覺得人生無味了！可是，在他喝酒過之後，却又常常要發酒瘋，他滿街亂跑，喃喃自語，或則躺在床上大聲哭鬧。女兒逐漸的大了，而且很早就懂得人情世故。他不愛她，因爲她

的而貌像她那私通的母親。每當他想念起他那失去的妻子，他就打她，拿她來出氣。因此，每當他醉得大醉時，全家人差不多都是抱頭心驚，一個跟一個躲開，一直等到他清醒才敢回來。發瘋時，他是沒有理智的。隨手拿到的東西就打爛，隨時遇到的人就打罵。一到清醒之後，腦筋清醒起來，看見房裏東西被打得亂七八糟，女兒以吃糕的果糖的時盼望着他，他便又後悔着。他小心翼翼地收着房裏裏的東西，叫女兒到自己身邊，詢問她醉時的情形。比如說過一些什麼廢話，或打過她沒有？她把什麼都誠誠實實的說了，他聽着便覺得又是傷心又是痛苦。

每天清晨，約在七點鐘左右（不會比這個時間更遲的），同街的人便看見他從店裏走出來。一手拿着一件舊裝，後面跟着那準一的學徒，他背着一把梯子，另一隻手提着油漆桶。他們這樣一前一後的在街上走着，看時他回過頭來看，看見他面上有些青腫傷痕，想起了這是他昨晚一晚酒醉之後的成績，便感到痛心，爲着表示他的悔意，他便又大把把那叫過來，隨手抓着幾個銀角子，塞在他手中。

「做什麼？」

「拿去 我給你的，不要嫌，收早點。」

技術，一起傳授給他。他果然這樣做了，而小陳也並未辜負他，他更加刻苦，耐心的學習着！

素英已經十五歲了，正是成熟和開花的季節。她和小陳玩得挺好，她主持着全部家務，空閒時還自動替他做些洗滌和縫補工作。他們常常在老板醉意朦朧時，互相約着躲到廚房裏去，在那兒，她做着手工，而他則學着大人榜樣，嘴含煙斗，和她講些街上的見聞，或一個字一個字的教她認下去。這已不是一天情形，老板一喝起酒來，腦筋雖然不清，可是酒氣一退，却比任何人都清醒，他把這兩個少年人的事，不遺一滴的都看在眼裏。每遇到空曠時間，他便要把它拿出來細心的思索一下，過後，認為時機未到，又放進去藏起。終於，他把一切都私自決定了，他打算成全他們，把一個得意門徒，配上自己的愛女，該是非常合適的。

這一天，也和平時一樣，在七點鐘左右，他們吃了早點，便穿上工作服，帶着工具出去工作。從家裏到街上，老板抽着煙斗，走在前面，離他兩步後跟着小陳。他們默默的走着，街上的行人還是那麼地疏落的。

走了好長一段路，轉過兩個街角，老板忽然從口中取下煙斗，回過頭來對小陳叫

道：

「小陳。」

小陳正在觀賞着路上行人，不意中聽見這叫聲，便答應着，連忙趕上兩步。

「你再過來一點。」老板說。

小陳溫順地照辦了，他們便並排着走。

他側着面想去看看老板，猜測一下他叫他上來的意思。老板却有意的把面孔別開，眼睛直望着街的遠方。

「小陳，你還記得，你到我這兒來多久了？」

小陳有點慌張，不明白他的意思，暗自計算了一會，才小心地答道：

「已經有三年多了。」

「不錯，是三年零二個月。」老板說。「可是，我想再問你一聲，在這三年中，你覺得我對待你怎樣？」

「對我很好，先生。」小陳飄了他一眼，然後恭敬的答着。

「你所說的都是實在話？」

「陳伯，這話怎麼說？你生在前我不說假話。」

「這話真對，」小陳說，「你聽我的話，這話是假話，想不到的可能的答覆，然而當他親得聽小之德，也還覺得驚。『這一年來，他這貨沒待錯人了。』素英這個孩子，你覺得怎樣？」

小陳這時低頭嘆了口氣，才說出口：

「小陳，很麻煩。」

「你喜歡他嗎？」

小陳他連耳根都紅着，低下了頭去。

「你歡喜他，我猜得不錯吧？」他說，「我早看出來了。」他加上這句話。

「那是因為他對我不。」

老板直率的笑了起來，這情形在他是少有的。

小陳也尷尬的笑着他笑。

「自然，你們兩個彼此都喜歡，」老板說，「就因為這樣，我才想來和你談談。」

等了一會，似乎在考慮什麼適當字句，之後始又接了下去。「你知道我今年已經四十幾

了，身體又不好，沒住幾年可以活的。素英這孩子可憐，從生下來六個月，沒有母親，我又不是一個負心的親。每天除了打，罵，做苦工外，沒享過一點清福。我是一個窮光蛋，父親給我留來的只是我一個肉身，我死後給後代留着的還不是這樣！因此我想，如與我有什麼三長四短，她真不知該到那兒去靠了！你是一個有希望有辦法的孩子，在三十年中，經濟我的手訓出來的學徒也不知有多少，可是却少有像你這樣有成就，跟得這樣久。你是我的親人，除了你我想已經找不到第二個可付託的人了！她正和她的爸爸一樣，是不幸而可憐的，你得好好待她。……」

老板說罷了話，很是感傷，如果不是在街上，或在一個孩子面前保存自己的尊嚴，他就會放聲大哭。

小陳把頭垂在胸前，這時的他，已經不是三年前的他了。他有了一點學問，對於人情世故也懂得許。這些話，不像是平時老師對學生說的，這簡直是期望的呼籲，叫人幫助，叫人憐憫！即使是絕望的語言，這些話對他也同樣有力的，受感動的，他覺得他的呼吸很急促，淚珠中浮動着……

到了作場，他們和平常時一樣努力的工作着。黃昏時回家，老板又把女兒叫進房裏

去，之後，又是一陣酩酊大醉了！

從那一次談話之後，老板顯然是變得更加沉默，更加不愛發脾氣了。對酒却喝得更勤了，一直到那不幸的一天到來。

氣候轉涼爽了，馬路上飄落着梧桐樹的葉子。清晨和夜晚的寒意，給這島上的人們帶來了秋訊。

某一天。這兩師徒照例從工場回家來吃中飯，又匆匆忙忙的到工場去。可是，老板已經是醉態朦朧了，小陳勸他留在家裏，暫且休息一下，工作他一個人可以完成，他却眯起眼睛說：

「別多管閑事，我沒有醉。」

到了工場，他還和平時一樣，從梯子爬上棚架，用畫筆和油漆去塗十字街頭三層樓上一幅大廣告畫。這一天他酒喝得特別多，他說沒有醉是安慰安慰自己的話，因此上了棚架就頭重足輕，感到空虛和昏眩。終於他覺得兩足已失去依靠，從棚架上騰空浮起，頭部一陣黑，飛出半天星斗，向後一仰，他無聲的從棚架上跌下來，好像有什麼人從三層樓上丟下一隻大布袋。他受的傷很重，手足都被折斷，頭上有一個大窟窿，血流

如湧，剛被人送進公立醫院，就閉下眼長逝了！

早在一年前，小陳僅有的一個親人，父親，死了；現在這個十七歲的小姑娘也要嚐一嚐孤女的滋味了。這兩個孤零的少年人，初次失去了唯一的支柱是悲痛的，然而，他的羽毛已經豐富，翅膀也已經長出來，他不需要依靠，已經能一個人獨當一面的來接替師傅的地位，他畫的東西，在外面已經很有點信仰了。因此，老板雖然長逝，他的工作却依然是源源湧來，他沒有換去那塊招牌，這是爲了紀念那不幸而可憐的老畫家的，收了學徒，便當起那家廣告公司的老板。

一年後，他十九歲，素英十八了，他們爲了安慰那死者的亡魂，便宣告結婚。那年青主婦很愛他，因爲從他身上，她可以看得到她父親的若干習慣，他抽煙的姿勢，說話的聲調，都很像他。她，在生前怕她父親，因爲他沒有像一般做父親的盡着自己的責任。可是，當他死後，想起了他不幸的一生，却又同情他，覺得他很可憐，她愛他！現在，她父親不在了，她的愛情只能用到丈夫身上，因爲他也是她父親所愛的！

這一對少年夫妻，工作得非常勤謹，他每天出門奔跑，接洽生意，上棚架畫廣告畫，而她則守在家裏，做她本份的工作。他們收斂那個學徒，是從孤兒院出來的，年紀

只有十四歲，年紀不小了，腦筋却很遲鈍。他現在是人家的師傅，廣告社的主人，儘可以排一排架子了，因此，他便在無意中學起師傅從前的神氣來，他拿着煙斗，兩手插在工作服口袋裏，那個學徒，揹着梯子，揹着油漆桶跟在他背後，很是安逸的走向工場去。

他們的生活過得很順利，很圓滿。然而，這個勤儉的少年人，却不因此而滿足，他以為他所學所知的實在太少了，他得利用機會多讀點書，學點東西，不然，他就只能做一個廣告匠，一生庸庸碌碌沒有什麼成就。他開始跑起書店來了，一有空，他就到書店去走走，回家時在他工作服的口袋中必帶着新出的書籍雜誌。白天，他大半的時間是在奔跑和工作上面，晚上，他就坐在燈下閱讀書報，直到深夜才上床歇息。他身體被保養得很好，沒有這付本錢，他早支持不下了！

十幾年時間就這樣流過去了。早在三四年前，他已經不是一個被懸在兩架上的畫師，而是一個畫中的畫家了，他畫了許多油畫（差不多都是很動人的），賣給外國人，畫了一些諷刺漫畫給日報或期刊連載。至於那家廣告公司，爲了紀念那不幸的畫家還是開着，可是，已不是他親自主持了，他把它交給一個助手，他只負名義上的責任。他的

活法得很好，他已有那樣的能力。一家人單獨住一層樓，共四個房間，一間是他的書房，畫室，一間是客廳，兩間臥室。他那溫存的妻給他生了四個孩子，而且都很健康，於公於私，他都該滿足了。然而，他以為一個藝術家的責任，是在於從人世間拯救太多數苦難和不幸的人，而不在於個人的成功。正因為如此，他便和許多窮苦的父母做朋友，而且就成為他們中一個有力份子。

他從一堆沙土中，發現了這一粒金子，可以說是全在意外。當他們成了朋友以後，他甚至發現在這個殘廢的孩子身上，有自己幼時的若干痕跡，他剛強，奔放，而熱心勤謹。他愛朱可期是因為他是那麼地傲岸和不幸！朱可期也愛他，也是因為他也是不幸和困苦的。他們緊緊握着手，彼此期許着要共同努力來完成人類社會若干偉大事業。

就這樣，一段最長的時間又過去了。朱可期已經不再是個少年人了。在他身邊增加了幾薄的一撮黑髮，土音也已發音得像一個大人。他的創作，也正和他的生命一樣，開了他那他的學問很有成就，已經能畫合意頗深的油畫。至於炭筆畫，從在學校時候起，就已經很熟了。

他雖然生活在陰鬱中，然而，他的畫却是充滿了希望和光明，他喜歡用粗壯的線條，和鮮豔而挑動人的顏色，他喜歡畫粗大的拳頭，緊張而英武的面部表情；他畫着一個人對着大海，海波上有白鷗在飄飛，他看着那自由的海鷗，面上浮起爽朗的笑；他給它起了名字叫：「信心。」他畫着一個半裸的女性站在闊大的原野上，對着天空跳躍，長髮隨着和風在空中飛揚，她歡欣，她微笑，充滿了生意，他給它又起名為「青春」。

陳明鴻批評了他的畫為明朗，為有生意，而這正和他的外表相反。從外表看來他是一個憂鬱的，有點近乎病態的人，然而，在他的內心都充滿和這斷然不同的感情。他喜歡自由，熱愛青春，他想飛，想跳躍。他無法達到，便只能把這情思寄託在他的畫面上。他滿足了，他已經懂得運用工具來發抒自己的心情，他生活在夢一樣追憶中，他不再寂寞了！

他對於他的新工作的追逐差不多是狂熱的，一天都沒有忘記一個新的意欲——工作，工作，不歇的工作！他把店裏的事交給那位助手，便一個人忙着自己的，沉醉在藝術的幻夢中，什麼事都由那助手去處理，去獨斷獨行。而那助手卻又不是一個正直的君子，他開始「把人家的當作自己的」一樣支配了，他把店裏的存貨拿去賣，錢自己拿去

用，却報濟說是又進了新貨。賬目不明，小主人又懶得去理會。他有了這工作，沒有這許多時間來顧這些無聊的事。結果，店裏的存貨一天一天的少下去，資本大段的虧蝕，而他還如在五里霧中。到了實在再不能支持下去，那位助手請求辭職，他把賬目一查，才知道他已經面對了破產的危機。可是，他發覺得太遲了，幾年來一直刻苦，撐着舊書店，終於不得不宣告倒閉了！

他沒有搬到自己家裏去住，這幾年來，他和他哥哥的關係固然鬧得很糟，對他爸爸也很冷淡，家裏人唯一使他眷念的還只有靜芳一個。她還和往常時一樣，常常到他這兒來，替他做點小事，吃餐飯走開。他和他自己的家，假如說還有點些小的連系，那就是由於靜芳的橋樑作用。

他即使窮，而對了破產命運，如其他願意，他家裏還會幫助他的，他們也許可以替他還清債務，再給他一點錢，東山再起。然而，他不願意向他們伸手，寧可以向一些窮朋友這兒三十那兒五十湊借來，支持這艱難局面。不過朋友們也很窮，他們無法給他大量援助，結果不得不決心把書店出盤了。

他把這意思告訴陳明鴻，陳說：

「這是一件工作，開書館可以散播文化種子。」

「局面是很難維持了。」

「我們可以請朋友們加股。」

「不，」他搖着頭說。「我的興趣早已不在那上頭了。」

「你想怎樣？」

「我想做一個健康的人也能做的工作。」

陳明鴻沉吟着，一會說：

「自然，你可以和一個健康的人一樣勤謹勞動，然而，書店一關閉，還想做什麼？」

「我想做我所學的。」朱可期說，面紅着。

「這個並不難，」他說。「不過還得等待。」

「我並不着急，我可以等待。」

完全出乎意外的，陳明鴻只過了三天，便又到他店裏來，並且給他帶來一個好消息，他說：有一家電影院想找一個美術廣告員，待遇雖不優，維持一個人的生活却大大

有餘，問他是否有幹的興趣？

「我很想去，」朱可期說。「可是，你說像我這樣幹得了嗎？」

「爲什麼幹不了，以你現在的基礎來應付這件工作，是充分而且有餘了！」

「那麼，」他說。「就這樣決定，我去。」

他的書店出爐了，所得到的錢，只夠他還債。到他把一切債務弄清，他已經是兩袖清風，身無餘文了。他現在，算是赤裸裸的了。

這間戲院由於他是陳明鴻介紹來的，對他很優待，經理在樓上辦公處後面，給他兩間房子，一間做宿舍，另一間是工作室，同時又指定一個十三歲少年給他做助手。這位助手却不大看得起他，也不願聽他指揮，他便生氣地叫他滾開，他一個人儘夠，用不着任何人來幫忙。

對這個新環境，他覺得很是滿意，從此他可以從瑣繁的事務中解放出來，他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新鮮的空氣了。多少時候來，他夢想着的，工作和學習可以統一起來，打成一片的機會是到了！

和他在家裏所住的房間一樣，在他這個新住所，也有一面大窗面對着一條橫街。由於習慣，他喜歡一個人在窗下坐着，對着窗外，面浮微笑，凝思着。他在想什麼？想他入畫的素材，有許多畫，他以爲應該畫出來的！

只幾天光景，在他房間的牆壁上，已經被大大小小的完成或未完成的畫片貼滿，畫紙和炭筆一直沒有離開過他的手，他的手在勤謹地畫着，腦子却在想別的事。手中的工作還沒有完成，他又想起一個新的主題，他丟開了那未完成的，換着另一張畫紙，又去畫那新的了！他喜歡這樣，常常這樣，因爲他覺得應該畫的東西太多了，要趕緊畫，不然就會來不及，會失去機會。而結果，什麼成功的畫都沒有畫出，他是疲憊不堪了，他扯開襯衫，露出堅實的胸膛，躺在床上呼呼睡着，在他旁邊放着畫紙和炭筆。

陳明鴻來看他，爲他房間裏懸掛着的，五色繽紛，琳瑯滿目的畫吃驚了。在這些畫中，他看見許多未完成的入頭，有喜悅而堅貞的，也有哀愁和痛苦的；他看見許多手，有握緊拳頭作雄武姿勢，有兩邊擺開，作絕望的呼號；他看見一個骷髏形的人，在路邊倒斃了，在他旁邊放置着一隻破碎的飯碗；他看見一個饑餓的孩子，用貪婪的眼睛，注視着放在大餐廳玻璃櫥窗內的豐富食物。……他在這些完成與未完成的作品前，站立着

觀察着，終於，他的眼睛明亮，浮着歡欣微笑，跑到他面前去，和他緊緊攥着手，他說：「我很快活。」

他可期而紅地注視着他。

「因為你，有了新的成就！」

這是一句確切的話。他從沒見過這樣新穎而有力的畫面，即使僅有幾筆，在那幾下筆觸中却就充滿了熱力，充滿了喜悅，充滿了希望 and 光明，這是他從沒想到的。一個藝術家如果沒有深窳的痛苦，就不會產生血肉的作品。他在痛苦中生活，在痛苦中掙扎和呼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也就充滿了這鐵和血的氣息，「他其所以有了可驚的成就，」有人說。「是因為他是不幸的！」

他很快就成爲陳明鴻那些窮朋友集團中，一個堅決而有力的份子了。他去出席他們的會議，替大家做點可能做的義務工作。而那些窮朋友也常常到他這兒來，約他出去上茶座。他們都很能鑑賞他的天才，替他在外面介紹作品，鼓吹他的成就，因此，他很快也就被人賞識，他的作品不再只留下給自己看了。成功的門替他打開了，然而，人家要

走穿這道門用兩條腿，而他却要用八條腿，而且還是木頭做成的。

靜芳和從前一樣，還是常常到他這兒來，不同的是，以前她來時只替他做點零碎工作，陪他談一談話。現在，他已經沒有那樣的時間和心情，來聽她的稚氣的話，而她也樂得每次來看免費電影，每一個新片開映，他總給她準備好了贈券。

這這個大姑娘，已經是高中學生了，以做學生而論，她並不是一個挺好的學生。不過是個平平常常的學生罷了，功課是中等，品行也是中等，只有在交際是頭等的。她在學校中有許多朋友，她們都知道她有一個做了斷腿英雄的叔叔，都知道他那一股不算平凡的經歷。由於好奇，也許還有一些別的原因，她們都很對他感興趣，她們對她說：如果不太什麼的話，她們希望能見一見這位英雄。她告訴她們說：別着急，儘有那機會。於是乎，她們更靜靜的等着那機會的到來。

有一個畢業班的女生，叫做梅麗影，她和所有的同學一樣，爲這個斷腿英雄的一生神奇事跡而神往了。然而，她之被吸引，在動機方面却和別人不同，她不是爲了好奇，是爲了對一個不幸人的憐憫和同情。

她也是不幸的，十一歲時父母喪亡，她是獨女，一生也沒有兄弟姊妹。在她失去

最後依靠以後，一個在九龍開洋雜舖的叔叔，回到鄉下去，覺得這個孤女境遇可憐，便把她帶回家去。她到了叔叔家的第一天，就給他們帶來了一陣風雨，嬸嬸以自己孩子已經夠多了，夠難負擔得起了，爲什麼要跑到外邊去找麻煩，來加重自己的負擔。做叔叔的，則以爲哥哥一生只有這一個後裔，而且處境極爲艱難，難道見死不救？這於人於事方面似乎都未免過不去。大家各持己見，結果便是一場驚人的爭吵。做妻子的威脅着說要去死，做丈夫的則堅稱：隨你去，我決不讓步。不久，這場風雨雖然靜息，然而，這個孤女却從此在這個家中被認爲不祥之物。在這個家中，沒有人看得起她，愛她，除了叔叔，而她似乎也不以爲意，她是一個頑固孩子，小時候因犯錯而被打，從不哭喊求饒，一當大人走後又死灰復燃了，爲了報復，有意把錯誤弄的更大。她一進門，看見那嬸嬸的嬉嬉對她作着那冷笑神氣，就知道她曾在這個家庭中生活是不會安靜的，過了幾天，她把什麼都看透了，然而，她仍舊不聲不響，她要以更高度的堅忍和決心來渡過這難關。叔叔時常念到已故的亡父，當他們兩兄弟還沒分家，這位親淡哥哥就常常幫助那不懂事的弟弟，他們吃在一塊，住在一塊，甚至於也工作在一塊。後來分了家，各奔

前程，但是，他卻一直沒有忘記哥哥給他什麼好處。他愛這個無依的孤女，因為她是哥哥的女兒，他決心來保護她，幫助她，爲的是這是他的責任，不能推託的。

移到叔叔家裏不久，她便被送進一家教會女校附設的小學裏去，同去的還有她兩個堂妹，她們都是通學生。叔叔却叫她獨自留校寄宿，以爲這樣便可以使家庭免再爲她發生風波，而在她個人身心的陶冶方面，也有莫大的益處。就是在這樣處境中，她長大了，從小學而初中而高中，一直留在學校裏，只有在假日或需要錢的時候，才回叔叔家去。

最大的堂妹小她一歲，第二個小她兩歲，假使說在人類中有特等天才的話，那麼，她們兩個就是特等的蠢才了。她們對讀書並沒有興趣，知識對一個不長進女人是沒有太多的意義，她們的興趣是在講究頭髮式樣，衣服的質料，某些地方有什麼新式玩意，某個戲院有新片開映。用錢有特種才能，而在功課方面，則一次兩次的被宣告留級，因犯規而受種種處分。她和她們恰恰相反，她並不美，短短身材，黑瘦面孔，穿一身半舊的古板制服，頭髮剪得短短，遠處看來，要比她實際年齡老許多，因此同學中就有人給她起了個綽號——小老太婆。她生活得很儉樸，平時難得隨便花一個錢，不大和人作消耗性的交際，在功課和品行方面，却都是特等的。六七年來，她在這個學校一直被認爲少

……生之一。她在這個貴族化的集團裏面，生活過得十分刻苦淒涼，不過，在她的靈魂深處，却過着另一種絕不相同的狂熱的生活。她有着自己信仰，她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信仰就是力量，也就是幸福，當一個人有了信仰之後，就會產生一種力量來對付任何和這信仰相反的誘惑；當一個人有了信仰之後，他就會感到在他的生活中充滿了愉快和幸福的。在現實生活中，她並未比任何人過得好，她被譏視為怪物，被冷淡；她過得很孤獨，沒有朋友沒有人類的同情和愛。而她却不以此為慮，她有着信仰，有着力量來抵制這些。信仰使她壯着胆生存下去，也使她認清了做人的權利和義務。主說：應該愛世人，她就認為愛世人是不會錯的；主又說：有人打你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告訴你，要拿你的裘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這使她認清了犧牲的意義：人，在世間生活，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犧牲，給一切世人，一切不幸者犧牲！

她時常長久地跪在十字架前作禱告，每當他看見耶穌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安靜而慈祥的面，就覺得人類的浮華富貴是不足道的，人生不過是苦刑，極樂的境界是在天上，她把什麼都看破了，她所求着的不是幸福而是安靜，她得安安靜靜地來打發這一生日子。若難過了，她自然能夠昇浮，享受尊榮。於是，她替自己下了決斷，如果她能夠完成自

己的學業，她決心進修道院去。可是，當她在禱告後回到自己房間，却又遲疑起來了：她還年輕，她還得用犧牲去贖罪，在這人世中，不幸的人還多着，他們的靈魂是污濁的，他們生活在苦難的洪流中，還在等人去沖洗他們靈魂的污點，從苦難的海中拯救他們。於是，她改變了自己的計劃，她不想去進修道院了，她要對那些等待幫助和拯救的人去施捨。她看着她周圍是否有什麼等待施捨的人；不久，果然也就發現了好幾個，那其中一個是校內的校丁，他老婆死了，小孩沒人打理，成天光着屁股，流着鼻涕到處亂跑。她不厭其煩的去勸告他，替他縫補破衣服，侍候他洗澡；有兩個是校外的小販，她們也同樣不幸，需要施捨，而她也逐個的給她們以滿足。她以為她們就會感謝她的，然而，她們並不，校丁譏笑她多管閑事，同學們則在暗中宣傳她對校丁有企圖；那兩個小販，却以為她們的受施捨是當然的！她把什麼都看出來了，她有點失望。可是，當她想到她對人施捨的動機，並非爲了對方的酬答，而是爲自己能夠盡責，也就泰然。

她聽到一些關於那殘廢英雄的傳說，她認爲又是她對人施捨的時機了。一個人斷了兩腿，而且是一個那麼動的人，想一想，該會是多麼的苦痛！他不能走路，沒有活動的自如，一個入，孤獨地，成天坐在自己的床單，追想着去，追想着已失的幸福。

他害怕，她想他一定很痛苦，一定需要幫助。她決心去幫助這個狂她想從中越來越獨，越來越愁的人物了！

她成了靜芳的朋友，她也和所有好奇者一樣，她對她表示：如果不太困難的話，她也想和這個斷腿英雄見一見面。

「我們就要約定日期去了，」靜芳說。「你可以和大家在一起。」

「日期約定了沒有？」

「還沒有，不過也快了。」

她和所有誠實的人一樣，誠心誠意的等待這一天！

星期日到了。在早上六時那一場禮拜儀式做過之後，同學們便有自由了。她們可以像快樂的小鳥一樣，到處飛翔着。做完禮拜，大家都從教堂出來，她遇見靜芳和幾個別班同學手牽手的拉在一起，談得正起勁，她想：她們也許就在今天去看她的叔叔。

「靜芳。」她叫着，向她們走過去。

靜芳和她的女伴同時抬起頭來，看見是她——小老太婆，那幾個人的面色馬上變

了，而靜芳爲了禮貌關係却勉強笑着。她們放過手。

「日期定了沒有？」梅麗影問。

靜芳一時竟呆住了，她想不起她所指的是什麼。

「我是說到你叔叔那兒。」梅麗影提醒着說。

「唔，對了，」靜芳興奮着說。「你當真也要去？」

「那們和你說着玩的。」

「我們又可多一個伴了。」靜芳對那幾個同學說過之後，又回轉來對梅麗影說。

「今天下午一時在我家裏集合，叔叔答應請我們看『魂歸離恨天』。」

她想說：她對電影並沒有興趣。過後想了一下，覺得不妥，也就沒有作聲。從後面

人像潮一樣湧到，她們不能老擋住人家的路，於是，她們告別着，分開了。

回到宿舍，她便準備起來，其實所爲準備，也不過是換套把衣服，梳頭梳理一下頭髮，這是簡單明瞭的，只要五分鐘時間便完全弄了。準備妥當之後，看看表還只有八點鐘，離開約定的時間還有五個鐘頭，在這一個鐘頭該做什麼？用什麼方法消耗過半，她想去。完成的功課，可是課堂已被圍住了，想看看書沒有那種心情，想來想去

……沒有什麼辦法，只得在床上躺着。同宿舍的同學，早已出去了。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息，留着的只有她一個。她在床上靠了好一會，覺得很是甯靜，有一種說不出的轉瞬情緒，在她心中湧湧着，她從沒這樣激動過的，可是爲什麼呢？她却說不出來。

她從床上起來，走動着，在窗門前站住，窗外的花園，正瀉着三月的陽光，春意瀟灑，已是萬紫千紅時候了。而她，却沒有一點春意，愁悶不堪。她站了一會，便又回到位子上去，從床頭拿起聖經，翻開來，讀着今早牧師在禮拜堂講起的那一段福音。

在吃過午飯的時候，她看見在飯廳中，四桌飯只有十來個人吃。她們大半也是和她一樣沒有錢沒有去處的窮學生，冷冷清清的，沒有一個說話。吃飽了飯，她便匆匆的走開，回轉宿舍又等了一會，看看表，知道時間已經到了，便挾着遮陽傘出去。

幾個快活的同學，都已齊集在靜芳的屋裏，從朱可期搬走之後，他從前的房間便由她承繼下來。她們在那兒被豐富的糖果和有趣的談話，弄得正起勁，看見她推進門來，和諧的空氣被破壞，每個人的面色都有點不自然了。雖然她對大家聲明，請不要讓她停止有趣味談話，靜芳也努力想來挽救這僵局，却依然沒有成效，偏見限制着她的努力。

她們出發了，每個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只有她還是那一身半新半舊的古板制服，最糟的是她無法改變不隨身帶傘的習慣。她們都不願意跟她走在一起，她也自愧形穢，不敢和她們走得太近，遠遠的，一個人獨自走在後面。這是一個又尷尬又使人過意不去的局面，要是在別的時候，別的情況底下，她就會發一陣脾氣，兀自走開。然而，她們現在是去看一個人，看一個等待拯救等待犧牲的污濁的靈魂。她得忍耐一下，「人家要打你的右頰，你該連左頰也翻過去給他打。」

她們依照約定時間到達目的地，票房已經在賣門票，觀衆在門口擁擠着，擴音機上廣播着音樂。這幾個女學生，由靜芳領導着，一直走上二樓她叔叔的房間去。他的房門沒會被關上，她們魚貫地有點不安的走進去。在對門大窗下的靠椅上，朱可期衣衫不整地正躺着養神，他剛剛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一幅經已構思多時的油畫，現在有點疲勞了。他沒有想到這批客人會到來，他把她們的約定忘記了。因此，當她們筆直的走向他房裏來時，他便有點慌張，急忙的坐起來，面紅的說道：

「對不起，請坐，請坐。」

靜芳把她們逐個的介紹給他，她們不習慣的對他點點頭，他也照樣的還禮。之

她們的房間裏是可坐的椅子，正中央，椅和皮箱都佔領了。

小姐們開始有點拘束，後來看見他隨便也就逐漸的放縱起來。她們有的對他說着恭維的話，有的問他以前的事情，有的在他的畫上發揮意見，最後他笑着，大家也隨着大聲笑了。他叫靜芳把他的畫冊拿出來給大家欣賞，又指着掛在牆壁上那些已完成和未完成的畫，對她們說明題義。她們靜默的聽着，裝做很懂的样子，實際上她們對這些問題是沒有一個感興趣的。一直到了他提議下一次來時，他可以替大家每一個人畫一張像，大家才又興緻勃勃的。最後，他想起了原曾約定請她們看二時那場電影的，便說：「時間已經到了，可以進場。」「一共多少人？」他問。

「六個。」靜芳代表答着。

「不，是五個，我不想看。」朱可期向那發出這抗議也似的聲音的地方看去，在一個不受注意的角落裏，他看見一個短小枯瘦的人在那兒坐着。他覺得她的眼睛異乎尋常的有力。態度鎮定，不像別的學生那樣輕浮。他把她注視着，過了好一會，才想起從進門到現在，她一直沒說過一句話。

「爲什麼你不去？今天這部片子不錯。」朱可期向她微笑着說。

她笑着說：「我沒有這習慣。」

「不看戲，你來做什麼？」靜芳有點不高興了。

「坐一會，我就走。」

「不好這樣罷，大家一道來……」

「讓她去！」有人低聲的插着嘴。

「我想一定是你太客氣了。」朱可期從旁轉圓着說。「既然來了，無論如何一定非賞光不可。」

她不再說什麼了。

公司裏一個職員把這幾位姑娘，帶到戲場的樓座去。時間已經到了，不過正片還沒開始。

她在裝有彈簧的皮沙發椅上坐着，覺得很不習慣。心中想着別的，竟不知道銀幕上經過一些什麼，她想勉強看下去，實在太亂了，無法做到，便索性閉上眼。一天來的印象，像影子一樣飄忽着的過去。她想到那個人倨傲的坐在靠椅上，忘記了自己的不幸。

自己的可憐，談笑風生，左右自如，一點不侷促，不畏縮。她領到他那使人震奮的畫，想到他凌亂，空洞的房間，在那兒沒有傢具，沒有人佈置過牆壁上亂七八糟的掛着畫片，地板上被厚厚的灰塵，碎紙片堆積着，床上是成堆的髒衣服髒被頭，這是人住的房間嗎？這是堆棧，是狗窩！而他竟在這兒住着！一個藝術家在那兒住着！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她看見過許多不幸的人和不幸的家庭，却沒有看見像這樣地方使她更惡心更不安的！

可是他的畫和他的人却給她很好的印象，她不懂畫，可是她從他的畫中却感到生意和熱力，它是藝術和生命的交融。在那兒，充滿一個不幸的人對未來的追求和憧憬！至於對人方面，她這早有過印象的，她從她所能得到的許多材料，用幻想的網把他織成一個完整的人形，她以為他是一個憂鬱的人，是所有最不幸的人中最不幸的。可是現在，當他們面對着時，她看見的却不是和她幻想完全相同的人，在外表上他是樂觀的，和人家一樣有說有笑，一樣有精神，一樣快活，在他眼中洋溢着的不是寂寞的眼淚，而是光明和希望的火焰。

她真的把他看錯了嗎？沒有，她想起了自己好像曾經在什麼書本上讀到這樣一句

話：一個脆弱的人用來發洩自己的不幸用的。眼淚，而一個強者却用爽朗的笑。而他們都是一樣的——不幸！他就是這樣一個強者，他說話很快很多，爲的是他平時很少有和人在一起說話的機會；他在朋友面前特別快活，特別活動，是因爲在平時他太鬱悶太平靜了。他需要發洩，需要找尋補償。正因爲她了解到他這種內心的隱秘，她以爲她單憑剎那間片刻間的印象是不夠的。他不幸而又生活在那樣孤寂中，他需要人幫助，而人從他身邊冷淡地走開。這是人類的最大過失。可憐她，能挽回這過失嗎？她沉思着，心靈最深處地方發出了聲音，告訴她：她——她可以減少他的不幸，他的受難！

影片在銀幕上活動着，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而她依然沒有弄清，儘管那畫面不斷在那兒更換，她所看到的只是一個人，他身穿襤褸衣服，頭髮蓬鬆，躺在靠椅上，大聲的爽朗的笑着。而這笑聲在她看來就等於是含淚的嗚咽，她覺得不安，良心在那兒蠢動，它低低的告訴她：他需要幫助，迫切地需要着。她從座位上站起，向出口處走去。

她即刻回到他房裏去。他已經離開靠椅，正坐在他兩隻用以代步的矮板凳上，對着窗子，在畫板上畫着什麼。不錯，他正在畫一幅速寫畫，一個被截去兩腿的叫化子，半

他跪在地上打滾，一邊用哀求的聲調請求憐憫，他懇求它勾去報紙。他畫着一根斷腿的腳，腳子在北土上滾滾哀求，而在最後途，却跟着一羣嘻笑快活的人羣！

她在門口站着，突然畏怯起來了，是他的安祥態度打退了她的狂熱。他是健康的，起碼表現在他的精神上，他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幫助。

她站着，等待對下發覺。然而，他是那麼細情貫注地在他的工作中。她有點惘然，決不定是回頭還是進去好。終於，她再也忍耐不住了，她嘲笑自己的胆小，自己的猶豫，她以最大的勇氣和決心伸出手去，在門上輕輕叩着。他回過頭來說：「請進！」又回轉去，重新埋頭在自己的工作中。

她進去。

「請坐，」他說，連看也不看她一眼，還照樣緊張地在工作着。「戲影完了？」

「我沒有看完，」她說，坐在一隻椅子上。「我沒有那樣習慣，坐在戲院裏消耗兩個鐘頭，要具有這些時間，我寧可用在讀書上面。」

他把頭點着：「這一點不錯，讀書比娛樂有益得多了。不過人總是人，他們不能光靠讀書就滿足。」

她沒有答什麼。偷偷用眼睛去看他。從側面，她可以看見他的眼睛在那兒發動着，右手忙碌地拿着炭筆在畫紙上動着，動着。

「平時你讀了許多書吧？」他問，還是那副神氣。

「沒有讀多少書，這只是從小就有的習慣。」

「我也有這習慣，」他謙許的說，「這是一個好習慣，我開了幾年書店，資本是做光了，不過書倒的的確確是讀了許多，因此倒店我不後悔，這等於拿錢去買書讀一樣。」

「朱先生的事，我已知道一點。佩服得很。」

他大聲笑起來了。

「這有什麼可佩服的，沒有辦法吧了。」

「不能這樣說。比如說你現在做的藝術工作於人於己都很有益。就我所知，我們有許多同學喜歡你畫的東西。」

「我畫的東西，」他吃驚的說，這一次却回過頭來了。「她們怎麼看得到？」

「在報上，你發表在報上的。」

「怎麼也來。」

「那還是你原來的笑臉。」她笑，重新回過頭去，在畫板上畫着。「都說我最不喜歡的作畫。」

「這是因為朱先生一向謙虛的原故，不說別的，我自己就是頂喜歡它們的一個。」

「你也喜歡它，那麼，你喜歡它那一點？」

她想了一會，才囁囁着說：「我喜歡它真實！」

「你說那一點真實？」

「它把世間的不幸赤裸地暴露給我們看，也把希望帶給我們。」

她的話沒有說完，却已引起他一陣大笑。她以為自己的話說錯了，面孔飛紅着，使

又緊接着聲問道：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也許是錯的。」

「不，」朱可期收斂笑容，嚴肅地說。「你看得很準確，不過那未免把我看高。」

她安了心，她說：「我一向不會隨便恭維人。」

「說從事藝術工作，」他正經說。「我現在還不過是個藝術學徒而已，距離做一

個真正藝術家遠遠得很。即使你說不恭維，對我是過了。」

「誰都在那兒學習，當學徒。」

他把頭點了點，在畫板上劃上最後一筆，把炭筆丟下，嘆了口氣，回過頭來說：「總算完了，」他又去看手山的表，「一共費去二十一分鐘時間。」

她想站起來去看他剛剛完成的新作，他却用手止住她，把畫板遞到她面前。「請不客氣地指教指教。」她把畫板接過來，他便拿起那對矮板凳，直朝靠椅這邊爬過來。他安閑地在椅子上坐著，閉下眼養神。一會，他睜開來，對她看著。

「有什麼意見？」

她搖著頭：「我外行，一點不懂。」

他有點掃興，便轉起話題來：「你和靜芳同班嗎？」

梅麗影又是一陣搖頭：「她比我半年，我是在畢業班里。」

「她有許多同學到我這兒來玩過，而你却是第一次。」

我沒有機會，同時又怕麻煩人家。」

這樣說，我的意思在說不行。那也是挺歡喜交結朋友的，我很歡迎你，以後

常來玩罷？」

「如果朱先生不討厭，我來總是方寸的。」

「這樣乾脆，才是真朋友。」

她笑着，不說什麼。

有片刻時間，兩個人都想不出什麼話來說。

「你們的學校辦得很好。」朱可翹說。

「只是貴族化一點。」

「一般教會學校都是這樣的。」

「朱先生從前是不是也是從教會學校出來的？」

「我是培元出來的。」

「你也 教徒？」

他微笑着不答。却用眼睛在對方的胸前搜索着，那兒，在衣領底下，他看見一條金鍊，這該是爲繫小十字架用的罷。

「梅小姐是……？」

「我這。」她答。

「一個人如果有了信仰，就不會感到孤獨。可是我沒有那信心，我不愛任何宗教活動。」

「因為你還不會從那上面得到好處。」她大胆的批評着說。

「也許是這樣，不過，像我這樣的人，不論從那一方面都不會得到好處的。」

「你應該有信心，主是萬能的，它照給你所需要的。」

他微笑着，那神氣是淡漠的。

「自然，信教也有信教的好處。不過，我個人的主見則以為凡事還是不耍勉強，隨其自然好。」

她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就不再和他討論下去了。

沒等電影散場，她就回學校去。

星期日的下午，在這殖民地的小鎮，是熱鬧的。店舖上了門板，掛着星期日休息牌。咖啡座，舞臺，戲院，都擠得水洩不通。一些從事職業活動的

一天穿上假日

公園，到海濱，到娛樂場所去消耗一週

天清瀟。

梅麗影在馬路上走着，不時被

沉湎在從有過的興奮情緒中。從他那兒來，和一個青年男子作着親切而深刻的談話，在在都是使她興奮的原因。她時時想到他週圍的環境，那狗窩一樣的住所，以奇特姿勢扶著板凳走路，那露出肩膀的破襯衫，那因長日在地板上拖着的髒污的西裝褲腳，這許許多多都表現着他的窮相，說明他的不幸，而他却是樂觀的。他不求助於人，也不露出一點使人憐憫的寒酸樣子。他精神飽滿，工作得和一個健康的人一樣忙碌。「這是一個奇人，」她想，「如果他的腿不斷……」

有一羣青年男女，叫着歡迎而向她走來，她們着讓路把自己的思想打斷了，他們走過去了，她又可以一個人清靜靜的走自己的路，想自己的事情了。

回到學校，收假的時間還沒有到，出去的同學們都還沒回來。她在這個空虛的大建築物中，亂走了一陣，教室內沒有人，門被鎖着，辦公室只有一個四十上下的老辦事員，在那兒練大字，到宿舍去，只有兩個人在床上呼呼入睡。她有點疲乏，丟開陽傘，

沒了換下汗濕的衣服，就躺到床上，閉上眼休息一下。可是，她的心却始終不見寧靜，朱期生瘦削的面孔，笑容，說話時口沫到處飛濺的得意神情，不停的在她面前搖擺。她想抹去這一切擺脫他，然而不能夠。她心焦，她煩躁，爬起床來便走向花園去。她以為這樣一來，清新的空氣該可以使自己安靜了，然而，還是不能夠，她和往常時遇到什麼不如意事情時一樣，預感到，有什麼事情快要發生。

在花園里走了一會，有一種奇怪思想像伊甸園的蛇一樣在慫恿着她。她突然起了一個奇想，她想給他寫一封信，一面為擺脫自己的不安，另一面也是為了對一個不幸者的憐憫和同情。

她做夢都沒有想到，他會給她寫回信；正如他想不到會從一個陌生女子手中得到這樣一封信一樣。她寫信給他，說是爲了對方，不如說是爲了自己，信一發出，她的責任也就完了，她不再爲這件事納悶，她該去想的事情還有許許多多，她們快畢業了，爲要應付畢業考試，爲要打算離校以後的路，使她不能不分心。而一切所發生的，都在他的想像之外。當她從校役手中接到那標一封字跡粗拙的信，她一時竟想不起是出自誰

手裏，也沒有這樣一個朋友。她人很多，可是好奇心又使她動手去扯開信套，一張信箋從裏面跌了出來，她……信後的署名，她的面孔漲紅了，竟是她最相好的那個人寫來。

她匆匆的從人羣中走開，爲的怕人家會發現她那張惶失措的神態。她走着走着，到了花園沒人去處的地方才敢把信打開來。這是一封沒有恭維，沒有客套，大而粗魯的……作者充滿了憤懣的心情這樣寫道：

「……我不明白是因爲什麼動機，使你給我寫這一封信，是爲了憐憫，還是爲了友誼？講憐憫，那簡直就是對我的人格的侮辱，我和任何有自尊心的人一樣，我不需要它！至於……是爲了友誼，却不能是這樣的態度。……」

她把這封信一次兩次的看着，她抖索，氣息很急，又突然滴下淚來！這封信正說中了她內心所想的，不過當被人作爲一種過失指出來時，却又覺得有點冤枉了。寫這一封信，她可以問心無愧的是全出自己的好意，沒有想到却被人理解得那樣地壞，這使她傷心。也不服氣。不過事情既然已經鬧出來了，置之不聞不問，似乎不是辦法。那麼她該怎樣去洗脫自己呢？失去這樣一個朋友，在她固不以爲意，被誤解却不是她所希望的。

曉上，已經下了自修，這個問題，還在她腦中打旋，快上床以前，她忽然想到：爲人家的誤認而替自己辯護，是一個人最起碼的權利，她不該也有這權利嗎？不錯，她得再給他去一封信，替自己的動機作個注腳。於是，她又給他寫第二封信。

「我很驚訝，我所敬愛的先生，」她這樣寫道。「爲什麼你會從我那一封毫無價值的短扎里，看出了這樣多的誤解。我自己也是一個有自尊心的人，也深以爲被人另眼相看爲可恥，因此，我絕能了解你的心情，當你在誤解着那封信時，該是多麼地忿恨啊！如果因我關係，而使你那樣地忿怒，我真不知怎樣才好。真的，我若見你給我的那封信我哭了，爲什麼？爲的是我自己沒有把話說明白，我有了過錯。其實，我自己也是一個不幸，不幸而且渺小的人，對人說不上敢用憐憫，我還在等人家憐憫的，我憑什麼去憐憫別人？因此，你可以知道我寫那封信的動機，決不在傷害人家的尊嚴。那麼是爲了什麼？使我會那樣不知自卑地寫那樣一封放肆的信呢？爲了主。主是仁慈的，他對我開仁慈，他要我們每個人對人也用仁慈的心地。我只不過秉承了主的意志，做一個教徒應做的事，沒有別的，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也是應該說的，沒有別的了！」

這好像是一塊石頭，投到平靜的湖而後，馬上就起着漩渦，而且圈子越來越大。

這整個局面。那時候，嚴峻後果，也是從沒考慮到的，兩個人態度都很堅決，都不肯向對方低頭。一場文字上的爭鬥便起了。

「我自然願意相信你的動機是好的，」他這樣寫道。「然而，光有這樣的一種解釋依然不能使人滿意，你除了拿主來搪塞我外，並沒有否認你的不正當動機——依然是憐憫！到今天止，似乎還有不少人這樣看，以為我是生活得很可憐的，有的甚至於說：你該回到自己家里去，這樣就不至於使自己弄到這樣潦倒了！不錯，我有一個家庭，而且是一個過得去的家庭，我也知道只要我肯，我可以過得很好，有人會來侍候我的。然而，我不願這樣做，為什麼？為的是我不願意從任何人的身上，得到廉價的憐憫。當我第一次發覺到我的健康已絕無望時，也曾考慮到自殺，這樣一來，我便可以完全護自，從殘酷的現實中解脫出來。然而，我不會這樣做，為的是不願給人家留下無意義的惋惜。我雖然痛苦，雖然不幸，然而我有勇氣，有決心，你們能做什麼，我也能！」

「我看見你這封信，我真又想流出淚來了，先生，」那受委曲的人這樣寫道。「為什麼你硬要給我加上這個罪名？如果你以為我有過失，我有罪，你罵我，打我好了，別

再給我加上三個痛苦罪名。我只是一个不足道的卑微的人物，我做夢也不會想到，我敢去憐憫你，請相信我的無私，爲了主！」

「我並不想勉強你承認，也不敢於輕輕的給人家安上什麼罪名。你知道，我每天很忙，時間對我甚寶貴的，我不會無聊到這地步，專門找叉子和人家爲難。我之所以給你寫信，不是爲了責備你，而是爲了使你明瞭：我失去了若干生理上的技能，然而，絕不是那斷了後腿只能用手腿在地下爬的畜類，我要求人家把我當人看，正如着任何一個健康的人一樣。我承認，我是不幸的，然而却不是最不幸的。我衷心的尊敬你，因爲你的仁慈，同時我也要求人家尊敬我，因爲我的人格不比任何入低。」

「我敢負責的說，先生，從我聽見你的名字那天起，我就已經尊重着你了。你的人格和太陽一樣燦爛，和海一樣的寬廣雄偉。」

「我不願意人家把我過分重視，我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罷。可是，我有權要求人家對我作正確的理解，我所希求的，僅僅是一個。」

「我雖然不敢說，我已經完全理解你，可是，我却能夠相信，我對你已經不再誤解了。」

我希望你所說的看見是事實的，因為得一個朋友的瞭解固然困難，即使不被誤解也是難的。」

「這場筆墨官司，該可以告個結案罷？」

「如果你沒有什麼不方便的話，那麼，就到我這兒來，我將單獨和你在一起，我們可以更痛切的談一談話，你知道我不是文人，我不善運用筆墨。」

「我要到你那兒去，為的是我可以給你作更充分的解釋。」

「什麼時候來？」

「星期日上午。」

一場關於「尊嚴」的爭論，到這兒便結束了。而一條無形的繩子却兩頭把他們拴着，結在一塊了。

這兩個同被認為被誤解的人的會見，是一件很富於戲劇性的事。他為她特地換上一套新衣，剃過鬍子，打着大紅領結，在靠椅上筆直的坐着。

她進來了，還是那套半新半舊的學生制服，腋下挾着遮陽傘。他興奮地對她伸出手

去，她面紅地讓他握着。之後，她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坐下來。

「真是不幸，」她說。「我沒有把話說清楚，使先生誤會。」

「沒有什麼，」他說，也覺得有點難為情。想到他給她寫的那幾封信，他也面紅起來了。他的態度顯然因為她的到來而侷促，這和她第一次來時所得的印象恰是相反，他不再是那豪放不羈的人，而是一個怕羞的孩子了。「沒有什麼！」

「我尊敬你，」她快快地說，勇敢地按照她在路上所計劃的。「因為你堅決勇敢，敢於和環境搏鬥。同樣，我也很同情你不幸的境遇，因為在我這半生中，我自己所走的道路也是孤零的崎嶇的，沒有了解，沒有同情，沒有援助。我痛苦，然而，我仍舊不息地在黑暗中摸索，一直到了我得到真理。主指點着我，給我看見光明。於是，我不再痛苦了，我明瞭了人生的真義是爲了愛人，愛一切不幸和需要幫助的人；是爲了犧牲，把自身獻給人類真理。就是因爲這個目的，我要求靜芳把你介紹給我，我想你是一個需要幫助的人。也就是爲了這個目的，我在回去後給你發出第一封信，我想告訴你：在你後還有萬千的不幸者，他們都同情你，給你幫助。可是，我的信沒有寫清楚，你把我的意思誤會了。」

他傾聽着，浮着微笑，却不說什麼。

「你的誤解使我難過，可是我並不見怪，請在你的地位，你這樣做是不錯的；我們不論是誰，都不能靠人家的憐憫生活。相信我，我從不曾那樣想過。我的做法很簡單，我同情了一個和我有同樣遭遇的人。」

「話說完了嗎？」他微笑着說。

「再讓我說幾句，」她要求着說。「我來看你之前，我曾考慮過許久，我想：我應該去看一個從不相識的人，即使是知道了他的生平。我想來想去，終於決定了，我該來看你，爲的不是好奇，和許許多多來看你的人一樣。而是爲了想替你做點什麼。你是孤單，你是需要幫助的，你生活過得……」

「這些話你似乎已在信中告訴過我了。」

「我要再說下去，」她着急地說。「爲的是要洗刷你對我的誤解。」

「我不是說過，我已不再誤解你嗎？」

「但願如此，先生，爲了那可怕的誤解……」

她把頭點着，把手一攤，她也就不再說了。

他看着她，好像在問她還有什麼話可說的。

她猶豫了一會，便就站起身來。

「關於這件事，能解釋得清楚，我很高興，先生，現在我該走了。」

「就走嗎？」這是太出他意外了。

她慌張地：「我不能再坐下去，我還有點事。……」

「那麼，我就不再強求了。」

「以後我會再來找你，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他微笑着，對她伸出手去。他握着，她却沒有勇氣看他，她因羞地不安極了。他明瞭她的心情，也不再為難她，甚至於不敢多看她。她走了，做得像的確確有要緊事情一樣。可是，當她到了街上，走過幾條馬路，讓心平靜下去，意識清醒之後，慢慢回想着剛剛那樣尷尬情形，却又後悔起來了。這是第一次她對人撒謊，可是為什麼呢？爲了懦弱！她怎會這樣懦弱，這是她從沒想到的，一遇到實際試驗，才現出原形。其次，她又想到他身上來了，他這一次給她的印象，和第一次不同，也和給她寫信時的境形不同。他不再對她掩飾自己內心的寂寞和不安了！他說，他生活得很快活，而現在，他却

赤裸裸的對她表白着，在他的心中充滿了憂鬱。他孤獨，他很不幸，他需要人陪伴和幫助。當她站起來，說要走，他是多麼地吃驚啊！她看得很清楚，他需要她，她心跳着，微微的面紅起來！

她在馬路上胡亂的，沒有目標的走着。爲的是要使自己平靜。回到學校，她直走向宿舍去，一躺上床，便閉下眼睛睡着。她太疲勞了！

不知道是由於那一種力量的吸引，她又在他房間內出現了。這一次，她真的是冒險着來的，她明知道一到星期日下午，靜芳和她的同學便會到這兒來揩油看戲。然而，她可不能不這樣做，她在床上睡了一會，又思考了許久，終於下着決心：她不能使他失望，她得再到他那兒去，撒謊是一種重大的過失，她既然認清了幫助他是自己的責任，他也默然地應許了，爲什麼却又臨陣脫逃？這是懦弱，可恥，不光明的！

她直走進他房里去，像一個常來的熟客一樣。房門開着，主人却不在，也沒有什麼人來過的痕跡，「他不在家，」她對自己說。「可是到那兒去呢？」她在房中間站着，房中間的一切懸空，凌亂景象又深深印到她腦里去了。由於好潔習慣，同時也是爲了補

憤早上的熾尖。她覺得趁主人不在家時，替他把房間清理清理，也是一件不容推托的責任。她放下手中的遮陽傘，把門輕輕掩着，從門背後找出一把破損的掃帚，洒上水，便着手把房內的塵埃清除起來。經久沒人打掃的地板，一被掃帚擾動，就埃塵滿天，一層層塵霧從地板上升起飛揚着緊緊的包住她，然後隨着空氣朝窗門外流出去。她在塵霧中來回自如的走動着，揮着掃帚，不以爲苦。她已沉浸在另一種樂趣中，她幫助人家，幫助了一個需要幫助的人！終於，房間內埃塵的清除工作告一個段落了，便又着手去整理床上的東西，該折疊的都折疊好，該清除過一邊都清除過。之後，始勒到寫字檯和書架。當她把室中的一切，都佈置得頭頭是道成個房間樣後，才把房門打開，抱着手站在房中間，四面八方的欣賞着。有意識的勞動，常常會使人陶醉在一種忘我境界。這時已還不是爲了人家，爲了曾經助過人，而是爲了曾在這樣一種境界中，她以自己的力量把它改變，創造着。她忘記了她是在什麼地方，替什麼人作，她以爲還是在自己的房間裏。

房門外一陣沉重的，有節奏的敲擊聲，把她從沉思中喚醒了。一切幻象又消失了，回復到原有的她上面。她失措地回轉頭去，在房門外，朱可朔像跳哥羅克舞似的，扶

着正發走過來，他正從工作室回來，身上是一套染滿油彩的工作服，面部略微的現出疲乏。一邊走着，一邊還在想着什麼。他不會想到她回來，也沒有看見她已經站在房中了。他很快活，很沉醉，因為他在這一個下午出乎意外的完成了一件得意工作，有一幅在一個月前，就答應給婦女慰勞總會畫的大宣傳畫，想了多時沒有想出來，今天在一個偶然的感觸之後，却被想出來了。他覺得這個新的畫意，像一陣產婦的腹壓一陣緊似一陣，要求他把這作品迅速地產生出來，再也不許延遲一分鐘了。他着急地來不及打好草稿，就爬到工作室去。在那兒，一個一丈五方的大畫架早已放好；他爬上高架椅，用炭筆迅速地勾着，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一小時內把初稿完成了；他爬下高架椅，離得遠遠的，對着那未完成的畫欣賞着，贊嘆起來。畫雖未完成，他却已有了七八分成功把握。他想像着當這幅畫被高懸在十字街摩天大樓上時，就會有千千萬萬人從它底下經過，瞻賞它、被感動，被鼓舞，他們談論，並且互為打聽着，這到底是出自誰的手筆？

「朱可刺，一個偉大的畫家的！」他們這樣說。

他驕傲地微笑着。

他疲乏了，想回自己房間在靠椅上休息一會，只要一個鐘頭，對他儘夠了。一個鐘

頭後，他就又可以爬到畫架前，改正草稿塗抹顏色。第二天他預計畫可以畫成，第三天就會有千萬萬人談到它了！他爬行着，爬行着，很緩慢很有節奏的，他的面孔垂在胸前，整個房屋，整個世界於他是不存在的，他只在想着那畫，他最得意的畫稿。

現在他快走進房門了，按照平時習慣，他先要在門口停一停，看看房內部。他和往常時一樣做着，剛在抬起頭來就大為吃驚了。他看見一個人木然地站在房中間，以那樣慌張神情望着他，那樣凝定的，像是一座塑像，他再去看看房內情形，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難道他走錯了，還是起了幻覺？他用手背擦一擦眼睛，再睜開來看，依然是那景象，一點也不錯。一到她對他微笑着，並道歉着說：她沒有得他同意，任意把房里東西更動了，他才敢相信。於是，他的疲勞消失，他快活得像一個得了贊賞的小孩子一樣，他向她直爬過去。

「我不滿說第二句話，」他感奮地說道，「我只能告訴你：我十分感謝你！」
她把面孔轉向窗外而去，從他身邊退開了，為掩掩她心中的慌亂情緒，她低低的

聲問道：

「我來找同學，我以爲她們會來的，她們來了嗎？」

「沒有。」他說，似乎早已看出她的心事，微笑着。

「我以為她們是每週都要來訪。」她自言自語的說。

「坐一下罷，早上，你走得好匆忙。……」

「我有事。」她說，便在椅子上坐下。

「我剛從工作室出來，」他說。「我完成了一件巨大工程。」

「什麼工程？」

「我畫了一幅大畫，我完成我連做梦都沒想到的一幅傑作。」

她逐漸鎮定下去了。這時就以那樣平靜誠懇的神情望着他。「不可以給我也分擔一

點快活嗎？我想看一看。」

「我很願意，」他說。「如果你高興，我們現在就去。」

「你不太辛苦嗎？剛剛回來。」

他微笑着，不說什麼，回頭又回房外走去。她在他旁邊走着，平靜而憂鬱的。

「你早上這樣匆匆的離開，」他說，「使我很不高興。可是，這幅畫的構圖却從

你走後才想起來的。」他一邊吃力走着，一邊說。似是害怕人家會看見他那艱難的行

動，有奇效這叫來分散人家注意。

她沒有聽他說話，在她腦中盤旋着一個新問題。她想起他從前還是一個淨手的時候，在千萬人眼前，握着跳竿，從幾丈外地方奔向跳高架，把跳竿點在地上，飛躍着懸在空中，翻過跳高架，評判員宣佈他完成三米三八新紀錄，千萬人鼓着掌歡呼着，稱贊他的本領高強。他從沙池中站起來，跳開去，面孔驕傲地紅着。那時他是空中英雄，而現在，他不得不做一隻地下的爬虫了。他這樣艱難爬着，走十來步就停下休息一下，吃力地氣喘。過去是那樣的，現在又成了這個模樣，兩方面的距離有多大，一陣悲酸襲擊着她，她想流淚。

朱可期還是那樣興奮，他並不會考慮到對方的沉默，是爲了對自己過去的傷逝！他講完了他的畫，又鄭重的表示他對她的謝意。

「我也知道整潔重要，在從前我是最講究這點的。可是現在，有什麼辦法，我的生缺點，許多事情都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無法親自來打掃房間，久之也就習慣了。

我的時間很少，很可貴，我爲什麼應該拿這些可貴時間應用到這些無用的事情上去呢？我不再考慮這些了，辦也好，發靈也好，反正我這兒是不招待公子哥兒的，怕辦

就不要到我這兒來。」

言一次，她却注意的聽着，又把頭點着，說：

「你可以請人幫幫忙。」

「幫忙？誰來幫我忙？」

「靜芳可以幫你的忙。」

「在我搬到那兒來以前，差不多都是她幫我做。不過，現在她自己的事，已經忙

不過來，還幫我什麼。」

「你可以請一個傭人，這樣她便可以來照顧你的日常生活了。」

他笑了起來：「四十元一個月，我一個開消還嫌不夠，那兒還談得到僱人。」

「到家里去住，白天出來工作，晚上回去不一樣？」

他嚴肅地皺着眉說：「如果我現在要回家，早也不會出來了。」

「你不能這樣過下去。」

「我這樣過着，已經有幾年。」

他的工作室到了，是一間和普通房間差不多大小的房間，光線充足，却很空洞，沒

有一點傢具，除了畫架，高梁椅，小梯子，油彩盒，調色板，和幾張廢棄或未完成的畫，掛在壁上外便什麼都沒有。他所謂得意的傑作是放在一只大窗旁邊，四根木頭嵌着一張畫布，在畫布上用炭筆畫着一個青年男子，裸着上身，露出豐滿肌肉，左半身向前直，右半身高舉，手中握着標鎗。他的面部表情是英武而堅定的。雖是一幅未完成的畫，但那簡單的幾筆已足以抓住觀衆的心靈。他被帶到那畫前面，站着細心的觀摩着，他告訴她應從什麼角度去看，在畫中所顯示的是什麼。她依照了他的指示去做，果然比剛剛所看的要深刻些。不過她從這畫面上，除作者所說明的外，更看出了一些新的東西，那就是：他所畫的不是一個假想的鬥士，而是作者自己的寫真，那赤裸而有力的膀臂，那嚴正而威武的面部表情，那充滿熱和力的胸膛正是他所有的。而寓意的深遠，豁達，也正是他自己的。這幅畫與其說是一幅宣傳畫，不如說是他的自畫像，在畫中，作者對人類宣揚：他必須生存，必須戰鬥。他用他的標鎗，向敵人身上投去！

他很忙碌，驕傲地在那畫面前走來走去，用手指點着，說那是他最得意部份。那兒有缺點。說時手舞足蹈口沫亂濺。之後，他沉默着了，他宣稱必須由她來說話了。她沉默着，謊虛地說她不懂畫，她不敢亂說。

「我准許你亂說。」他說。

「說的是外行話。」

「我正想聽一聽外行人說的外行話。」

她只好開口了。

「我似乎覺得……」她說

「覺得怎樣？」他的眼睛閃灼着。

「會不會過於抽象一點。」

「抽象嗎？」他說，遂又不以為然的搖着頭。「自然從一般庸俗的觀點上來看『何老大打日本』之類無聊的畫，要比這個具體得多了，然而，藝術這件東西不是電影廣告，也不是商品商標，商標只告訴人家說：這是美女牌的爽身粉，這是虎牌萬金油，這是這個，這是那個儘夠了。而藝術却要使人看了受感動，發省，聯想；去戰鬥，去死！這就是藝術品和商標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我們所以不敢苟同『何老大打日本』等一類無聊漫畫的地方。」

她聲明過她不懂得畫，更不懂得這種理論，因此她便只能沉默着了！

「從這一幅畫上，」朱可斯持續說道。「我雖不敢說它已經成功，是一幅什麼了不起傑作，可是，起碼你得承認，在這兒是有點內容的。我想要表現的東西都表現出來了，它告訴大眾說：要有熱情，要有勇氣，以風暴一樣的鬥爭精神把武器投向敵人身！」

「這很容易看出來的。」

「這就是主題，我自信已經把這戰鬥的主題完成了！」

「我雖說不懂畫，」最後她只好這樣說了。「可是，我喜歡它。」

不過在離開工作室回到朱可期房間的時候，他忽然又改變着傲慢不羈的口吻說道：

「不意給我剛剛的話嚇住，我是一個人在那兒自吹法螺，而事實：這不過是一幅習作而已，離開我所謂理想的藝術作品，還遠得很。」

她回頭看他有點吃驚，以爲他也許是故意逗她。而他却還是一板正經的繼續說着：

「好作品不會在這時產生，它要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後。」

他好像一座神祕莫測的迷林，初看起來又雄偉又陰森，一走進去却是别有洞天，且

色，她知道這原林子接近，因此不過爲了一個簡單的動機。後來她心着越深入，越入就越想走到底。到半路，她發覺起來，她是孤單的，沒有後援，急速地回轉頭想朝原路退出，可是時間已經遲了，她找不到原來的道路；她在這一座陰森的林中迷失了。

有幾次，她心情不安地問着自己：是不是在發生愛情？可是，她找不出愛人或被愛的原因，她相信她不會被愛，她缺乏女性應有吸人的迷力，她不美，不善裝飾，沒有金錢，沒有地位，憑一顆好心腸是不大會爲人所愛的。至於說到愛人，在她一生中除了父親和叔叔，她沒接觸過第三個男人，要是說有第三個那就是朱可期。她對朱可期的關係是極簡單的，她只覺得他可憐，他有可親，可敬地方；她對他很有好感，被迷惑着。這僅僅是因爲她把他當一個天才看，不能說是愛情。愛情產生在什麼基礎上？在熱情意志和戰鬥的結合，然而決不是在憐憫上面。也許她還會愛人或者被愛，然而決不是在現在，而是在未來，更不會是在這樣一個人的身上！

自然她是常常到他那兒去的，明知這樣常去不好，却又不能不去，她找不出理由，只能相信那是爲了責任，他有着干生活上的細節，需要人幫助，尤其是少不了像她這樣

一個好心的人，只有一個信仰很堅，了解他又深的人，才願意幫他做些打掃房間，洗刷縫補以及一些別的瑣碎工作。他也以特別眼光來看她，以爲她爲樂。她是光，一到在他周圍就充滿和煦的光芒。他不再孤獨。他生活得很愉快，很有秩序！

離開她畢業時間只有一個月光景了。同班的同學們都正忙於畢業後的新計劃。有人打算升大學，有人以爲結婚比升大學更有意思。而她，却什麼都不敢想。升大學是一個絕無可能的夢想，她叔叔早就暗示給她，他送她來進高中算是已盡了他最後的力量。至於說到結婚，除非是順從了命運的安排；服從了買賣婚姻制度，再不然就只能祈望從天上掉下一個什麼奇緣來了。前者是她所反對，她寧可做老女，也不願去接受，後者只有等待奇蹟出現。這樣看來，她的唯一可取道徑，就只有找職業一途了！有了職業，她既能自立，還有什麼不能辦的！可是，要找職業，找什麼職業好呢？環境已不允許她有那麼多時間來從容選擇和準備了。

他倆兩個人頻繁相聚，在無形中已把他的生活方式改變着了。他的房間，現在是

并非奢侈，作證得非富麗和美化，他穿的衣服是整潔而不破爛。他居然也過得像一個入迷了！一切都使人滿意，只有他的經濟狀態，是更加令人憂慮，他負着債，而且負的比往時更多。他時常要求她和他用餐，他又例外的買來牛奶、咖啡和餅食，她把它調整好，他們便在窗下對坐着，談些藝術上的問題。他說得很快，很有興趣，而她却始終沉默着，在想另外心事。

有幾次，她想把自己的最近的困境告訴他；她快要畢業，一出校門，她就不能回家去，其原因正如他之不願回家一樣。可是，她是一個女人，能夠到什麼地方去？她得找個職業，得使生活獨立。可是，她缺乏勇氣把這些話表達出來，話每每吐到口邊就又嚥下。她以為懦弱是可恥的，却又擺脫不了這懦弱。她生自己的氣，認為是一個最無用的人。來時，她拘着一肚子勇氣，去時却頂上悵惘心情。每一次，當他們準備着會見，她總是給自己下了決心；這一次非對他說不可了，好像她的話一說出口，所有的困難便馬上迎刃而解一樣。但是一到他們彼此面對着，她又搖起來，最緊要關頭一到，她又臨時把決心放棄，爲了安慰自己，她又一次的把日期自動延緩到下一次會面。

她總是按時的來又按時的去，那時，他忙亂得很，一點事也不能做，生氣勃勃的，儘陪她談談笑笑。走後，他便覺得意外的孤獨。他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懶得動一動，沒有她留在身邊覺得什麼都不方便，他已經忘記了過去是怎樣生活着的，有時偶而想起也是毛骨悚然，那是可能的嗎？也許是夢，一段冗長的夢！

二十幾年來，他接觸了許多女人，却沒有和人談過戀愛，因此也無法知道所謂戀愛是怎樣一種味道。不過，他現在却老覺得忘不了她，沒有看見她，就要感覺孤獨，生活過得毫無情趣，空虛懊惱。難道這就是常人的所謂戀愛嗎？他愛上她了！這是不堪想像的，如果他有一雙健康的腿的話，也許是可能的，可是現在，他像一隻斷腿的狗一樣，只能用前腿在地上爬，除非是奇蹟出現，那是絕無可能的，她不會愛他的！他搜索了許多理由來證明他的所謂愛情是狂妄和可笑的，可是這種自卑思想，却又無法使他不存希望。就這樣，他在極度矛盾中日夕不安的過着，許多個沉悶的白天過去了，他疲勞得像病着一樣；到了晚上，他又無法入睡，他興奮的躺在床上，睜着眼睛一直等待天明！天明到了，對他又有什麼特殊意義？他渴想見她，見到她了，除了更深的懊惱，同樣的依然無補於實際。他變得什麼都灰心了，工作提不起心思做，飯懶得吃，除了便溺外，他

很少動彈一下。這是一種苦刑。然而，他真可受這苦刑。因為這會使他離那痛苦的希望，只要他體力衰退到什麼都不能想的時候，他就可以再度獲得安靜了！有時他真的是精力竭，到了完全絕望地步，意志代替了一切，他平靜了。可是這個不能支持多久，她來了，和往時一樣給他帶來了歡樂，也帶來比歡樂更多的懊惱。她坐在他床前，問他是否生病，替他把房間整理好，然後，宣稱時間已經到了，她得走開。她在他面前始終是快活的，即使是在心事重重的時候。因而，無形中他也受了她一點影響，他快活得很，爬起床來，精神十分振作，他決心重新做人了！他靜靜的注視着她，細細的觀察着她的每一個舉動，終於他確定了她對他是柔和的，親切的，他的疑慮冰釋，希望又在他面前閃灼着光輝。不過懊惱總不肯讓它專美，跟着也就來了。

兩個人都很懦弱，各懷着自己的心事，相處得十分和平禮讓。他在她面前除了說着，無休息的，重複的說着自己的理想外，從不會說到別的。而她，則一直保存沈默態度，偶而也笑了笑，代替她的全部意見。

暴風雨是在醞釀着，却誰都不敢肯定是在什麼時候到來。

畢業考試已經開始了，然而，她仍舊不會忘情於這位在苦難中的朋友。她有不能不關懷他的道理，他生活得那麼艱難，需要人幫他處理日常事務。她對他存了秘密的期望，她找尋工作，而且她相信一定能夠滿足這個要求的。她得抓緊他，不讓放鬆，如果，時時來到，她只要一開口，就可以獲得她所希望的。而他，則以為是時機更加成熟了，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他得找個機會好好的對她開誠佈公的談一談。那時，他告訴了她說：他不能再這樣過下去，這是殘忍的。他要求在生活上有若干改變。這樣，他們便用不着那樣彼此隔離着和痛苦着了。不過，他也和她一樣成了懦弱的俘虜，正當他該傾吐的時候他沉默，過後却又後悔。久之，他採用了另一戰略，他沉默，用眼代口，他注視她，用那餓渴的，狂熱的眼光注視着她，毫不倦怠，毫不放鬆，她到那兒去，它也跟到那兒。這是比任何種語言都更深沉，更有力，終於她意會了，害怕了！她沒了那勇氣回答他，她不能離開他，却又說不出對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種感情，在徬徨的時候，她只能採用拖延辦法，她裝做什麼都不知道，心亂着，却裝出和平時一樣。時間在這時對她是有着更深意義的了！

他們都在等待，而且都明白這日子不會拖延得更久，兩個前途在等待着他們自己去

決擇，一個是成功，另一個便是失敗。

畢業考試還沒有結束，班會同學以有例在先，發動了一次內地旅行。這是一個適當的提議，幾年來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有這個機會，誰人不贊成呢？於是，一致贊成了！負責籌備人員，以開會的那天梅麗影不在校，事後把決議通知她，叫她準備準備。而她，却睜大了眼睛，半天才說道：

「我贊成這個決議，可是，我不能參加。」

「爲什麼不能參加？」

「我是一個苦學生，我沒有錢。」

這是大家週知的事實。然而，同學們以爲這雖是權利，同時却也是義務，爲了表示她們這個班團結一致，大家的行動是不能自由的。起碼在這一件事上是受公家約束的。於是，她們便把她拒絕參加的事報告給級任。級任也以爲脫羣獨處是不對的，便找她到她的宿舍里去，加以訓誡道：

「你是個人，應該服從團體。少數應該服從多數。」

「我明白這個意思，」她說。「可是，我也有我的困難。」

「我願意聽你的困難。」

「第一，我還沒有得家長同意。第二，我沒有錢……」

「你家長同意不同意，學校可以代你負責交涉。至於錢的事，你平時用得狠儉省。」

不過我們都知道你叔叔很有幾個錢。」

「他不過是我的叔叔罷了，爲了讀書我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爭到，這一筆費用在他們看來是更加不必費了，我想他們不會給的。」

「他既然肯送你來讀書，這一點費用也不會不出的，我想你還是別再固執下去了，還是回家去交涉看看。這是大家的意思，我們一個人不能和大家作對，這只有吃虧！」

「我說的是實在話。……」

「不要多說了，我給你半天假，你出去交涉看看。」

話只到這兒便完了。她退出級任室，心情惡劣地回到教室去，遠遠就看見大家正在用譏笑神氣對她指手劃足的指着，談論着。一走近，却又都靜默下去。她們議論的是，爲着什麼事，她都很明白，而她這時又偏沒有勇氣容忍下去，她痛苦了，她得離開

這兒一下，到什麼地方去走走，調換一下空氣。終於，她離開教室，走向校門外去，雖然得很，竟不知該走到那兒去好。忽然她想到殺任先生的話，回校後還得給她一個覆信，說不定回家去也許還有多少希望，況且，她已經許久不曾回家了，利用這個機會去看看也不錯。她抱着這樣一個新的信心，直向叔叔家走去。

叔叔已經回家了，正在樓上煙床上滿足他的嗜好。不巧得很，她一進門却偏偏又撞到嬌嬌，她拉長着臉，冷淡的和她招呼着，便匆匆的走開。她想打聽一下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叔叔，同時也不致使人家用上就看出她來的目的。最小的那兩個弟妹，正在樓底下客廳里玩，她就走去和他們玩在一塊。幾分鐘後，她向那三歲大的弟弟問道：

「爸爸呢？」

「在樓上房間。」

「跟什麼人在一起？」

「沒有。他一個人……」

她等他說完，便離開他們沿樓梯走上樓去。當她正走到樓梯半中，却聽見嬌嬌和叔叔惡聲惡氣的在談着話，她想也許和自己有關，連忙止住腳，想偷聽一下他們到底在

說些什麼。

嬌嬌說：「又來了。」

「什麼人？」叔叔正在抽煙，抽到半中間，臨時放下煙槍問。

「還不是你那寶貝侄女，除了她還有誰。」

「唔。」他說，又含住煙槍沙沙的抽起來。一會，始又問道。「她來做什麼對你說過沒有？」

「對我說？」她笑着說，「我是什麼人，那兒看在我眼內。人家是高中生，我是什麼東西，一個大字不識。……說到這兒，她便把話停下，似乎是看見他做了不滿動作，覺得不好意思再說下去。「這個人到家里來，你想還會有什麼好事，還不是要錢。……」

又是一陣沙沙的吸煙聲浪。

「我得警告你一下，今天可不能再偷偷摸摸的給她錢，老這樣下去可吃不消，又不足百萬富翁，自己孩子又多，自己已經苦得要命，拿什麼來施濟人家！從前我就說過，這個時候好人那兒做得，不難話，現在可怎樣？一個尾巴在那兒拖起，要吃，要住，要

穿，要讀書，要花錢。好，現在總算是高中畢業了，畢業出來了又怎樣，還不是要錢，要吃，要穿。你有這樣大本領供養她到老到死，我可沒有那心思。告訴你，從前說是學業還沒有什麼成就，現在她倒算有成就了，堂堂的高山畢業生了，我不能讓她再在家里空住她，挑着蠻大的架子，好像她就是這家里的奶奶太太。我告訴你，即使你肯，我可容不了，等會她來，你就坦坦白白告訴她，隨便找雞找狗去嫁都好，再回家來却萬萬使不得，如果你以為情面關係不肯說，可怪不了我。……」

「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就是要你告訴她，我這個家容納不了她，有她就沒有我，不信你叫她回來，她一回來就馬上走，把地位讓給她，反正她……」

「得，得，得！我告訴你麼話少說幾句好嗎？」

「這不是什麼廢話，才是實實在在的。」

只這短短，她已有勇氣聽不下去了。類似的話，這些年來她也聽過多少了，却從沒像現在這樣使她心痛的。淚水，她眼中浮動着，原定的計劃改變了，她不再想去見他了，回轉身就一直奔下榻，走出門去。

她一個人瘋也似的在大街上亂走，決不定什麼辦法。有時她想死，這樣冰冷的人情，一個無依無靠的人，孤苦的生活着有什麼意思呢？她只想到海邊去，朝岩石下跳就是了，她可以解脫，可以清淨一生，免得再受人的苦氣了！不過，她回頭又想道：如果人人都和她這樣想，受不了氣，以死來解脫自己，那麼壞人不是更可以得勢，更可以縱橫天下了？不能，她不能這樣做。如果她這樣做了，就正中了一些壞人的狡計，他們就正希望這些善良的人個個都這樣做。這樣一來，天下便是他們的了。她還得容忍，和惡劣的環境苦鬥，不是有多少成功人物也是這樣來的嗎？她想起了朱可期，在家庭中他受到了和她同樣的遭遇，他不見容於大家，又斷去兩腿，成了廢人，然而，他不失望，他還照樣苦鬥着，而結果，在事業上他有着成就了，他不致再一生默默無聞的過去，榮譽正在對他伸着手，如果他能再苦鬥下去的話。她想起他們日常的談話來，想起他那癡癡的不折不撓的性格，他給了她勇氣，也給了她對未來無限光明的企望！她的眼淚乾了，在她枯瘦的面上重現愉快的微笑，她走起路來步伐也就逐漸的恢復了原有的堅定了。

連她也覺得很奇怪，好像有什麼力量在指引她，一過了海，她就直朝朱可期的寓所走去。一直到主人招呼她坐下，殷勤的垂問她從什麼地方來，神情為什麼這樣沮喪，是

是有什麼不如意事情，糾纏殷殷，含有無限柔情密意，她之從含混中清醒過來，她看他那和氣的面孔，又想起她那嬌嬌的一派談話來了。同是人，而且同生活在一個島上，却有那麼樣不同的面孔，不同的態度，一個刺傷她，另一個却用溫和的手來撫觸她。傷口！同在一天中，而她所遭遇的竟有那樣大的差異，她傷心地放聲哭了。

他張惶失措的看著她，決不定到底是爲了什麼使她這樣傷心，「難道有誰欺負了她？」

她好像生氣一樣，對誰都不理會，兀自一個人沉浸在悲傷中，儘由他勸說追問着。終於，他容忍不下去了，他從她身邊爬開，並且發怒着說：「如果她再不相信他，把什麼事都告訴他，他就要把房里的一切東西通通打爛。」連你也不敢相信我，真是想不到。」

這個威脅馬上就生效，她停住哭泣，吃驚的望着他。「難道你不知道我很難過嗎？」她嗚咽着說。

他連看也不去看她一眼：「我不管這些，我告訴你，我是講到做到的。」

她走向他來：「但是你不能這樣做，千萬不能這樣做，爲了主。」

「我不管這些！」她說，又從她身邊生氣地走開了。

她背抹着眼淚，悲眼往過去。「假如我犯了過失，你也不能這樣做，你應該寬恕我。」

「我已警告過你，不要太使我難堪。」

「我是無心的，我一點也不想惹你生氣。我只覺得自己十分難過。……」

「你不相信我。不然你不會這樣做。」

「我如果不相信你，我就不會到你這兒來。」

「那麼，你為什麼瞞着不肯告訴我？」

「我說過：我十分傷心，我沒有那心情，如果你願意，我現在就告訴你。」

「隨你，」他冷淡地說，「反正我要把房裏東西通通打爛，這樣你以後也可以不用

來費時間為它們麻煩了。」

「可期，為什麼你這樣說。」她的淚珠又擠出來了。

「你不信賴我。」

「我信賴你。從今天起，我以為只有你一個人是可信賴的了，我只有你一個朋友，

別的什麼都完了！」

他的眼睛突然發亮，注視着她。

「我沒親沒戚，沒朋友，從前我還有一個家，一個叔叔，然而，從今天起他們把我當路人一樣看，我也不再到他那兒去了。從前我還有學校可以容身，有同學。然而，在短時間內我也把她們完全失去，我是一個人，孤零零的，我，我……」她沒有說完，又放聲哭了。

他抓住她，覺得自己也很傷心。他錯了，不該疼她。

「就是爲着這個，」一會，她哽咽着接下說。「我傷心，我要放聲哭，把我心中的苦悶，一古腦兒哭盡。」

「不要這樣悲觀，在你身後而站着的還有另一個人，他可以做你的朋友，也可以做你的親人，你不會孤獨，也不應孤獨。」

她看着他，眼光還是那麼淡漠的。

「我們都還年青，而且所需要的也不多，只要能夠彼此信賴，肯合作，還有誰能比我們有力，誰能阻止我們幸福。……」

她把頭點着。

「這話，我早就想對你說，可是，我沒敢說出，我還摸不透你的心，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他忽然又遲疑起來，乘人之危似乎不是真君子，他沒有說出他心中的話，他說出另一段話來。「我將永遠記得，永遠感謝你。當我有困難的時候，你出現在我面前給我許多幫助。現在，你有了困難，也正是我幫助你的時候。沒有什麼人有權利，可以來阻止我們互助的。」

她還想再猶豫下去，然而，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她已經沒有理由再使自己從他身邊懦弱地逃脫。她決心把什麼都向他傾訴了。

朱可期說：「我可以幫助你旅行的。一切費用，你答應他們就是了！」

梅麗影反而堅定的搖了搖頭，說：「我把計劃改變了，旅行對於像我這樣的人是有大必要的，不但花錢而且費時。同時，我不願因此而離開一個需要幫助的朋友。」

「不是說學校不答應嗎？」

「由它去就是了！如果說因為不參加旅行而不給畢業也無所謂，我不是那種把又

「看得太重的人。」

「這是對的，」朱可期贊成的點點頭說。「我是一個初中尙未畢業的學生，然而，不因爲它而限制了我做一個藝術家。」

「我的最大期望是獲得工作。」

「不錯，你應該有一個工作，可是，你願意幹什麼工作？」

「我什麼都幹，」她說。「機關職員，家庭教師，小學教員都好。只要能維持生活的，我什麼都願幹。」

「這個，」他沉吟着說。「我可以儘我的能力幫你設法，然而，不是絕對有把握的。」

她想告訴他：如果在她離開學校以前沒有把工作找好，她就只好到馬路上去流浪了，然而，自尊心不使她說出這一句話，她改口說：

「慢慢找好了，我有這個願望，然而，不是太急的。」

她從他身邊走開了。帶去新的自信。這是他自從認識以來第一次最坦白最開誠佈公的談話。她說出了她心中想說的話，而他也利用機會對她表示着愛慕，即使在語言和字

每方面還是閃爍的含糊的！好像一切問題，都已解決了，目前有的問題是，她得準備着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去，那兒有更多的任務，更多的困難，在等待着她去完成，去搏鬥！她沉湎在這新的幻想中，生活着，覺得非常愉快，有些時甚至於達到了忘我境地！

由畢業班同學組織起來的旅行隊出發了。跟着學期也宣告結束。寄宿同學都紛紛的準備着離開學校回家去。

她，這些日來差不多都是在等待中過日子，她相信朱雨期的誠意，以為在她離開學校以前就該把好消息帶給她的。可是日子迅速的流過去，和她們離校的日期更加接近了，每一次她到他那兒去打聽消息，所能得到的回答却只有搖頭。他的確不是敷衍她，他也是有一有空就去催他的朋友，他請他們代他注意適合於一個高中畢業女生工作，然而，他從他們那邊得來的同樣只有失望。

爲了責任，爲了對朋友的忠誠，他希望能夠給她找一個適當的工作。然而，爲了另一方面原因，他却又不希望工作能夠找到，他沒敢表出一點心思，却暗自，兒佈置

著一個新的計劃。他如果能獲得一個女人的愛，那麼，他也就能使這個計劃成功了！

這是一門什麼計劃，他想着，有點陶醉，却又禁不住要面紅。他秘密地對自己期許着，如果他有一個家庭，那麼，他就能夠比現在更加滿足了！

她數着剩餘的日子，她着急起來了，像媽媽在熱鍋上，感到走頭無路。到這時，她才知道過去她把自己的前途想的太美麗，太容易了，事實上，絕不會是那麼單純。找工作，在這個住着兩三百萬居民，充滿了淫亂，饑饉的島上，決不是一件輕易辦的事；她絕望着，她不願修正自己的計劃，然而，看情形來却不能不修正。

和找廢業同樣使她感到懊惱的，就是她和叔叔的關係迅速地惡化了，從那兒回來之後，她會寫過一封信去說明她的決心，即使她到了絕路可走，不得不說將在街頭也不會再到他家里去。叔叔回了她一封信，溫和地勸她說：不要和嬌嬌那樣婦人女子的了解，并附了一點錢來。她把錢退回去，重申了第一封信時的決心。叔叔現在是成了怒氣沖沖的了。

「即使她（指她的嬌嬌）說錯了，到底也是你的長輩，你得無條件原諒她，不能有這態度，這簡直和威脅一樣。」叔叔來信這樣說。

「我得請求您原諒，」她這樣回答道。「我所說的話既不是對戀戀，更不敢對您，我只不過說出我在這時應該說的話罷了。我年紀已經不小，而且也可以在學業上告一個段落了，正是我自立的時候，難道還該依靠您嗎？這於人於己都是不智的。」

「我不知道該怎樣才能改變你這種固執思想，」叔叔憤怒地寫道。「這簡直不是對長輩說的話。我現在很忙，店里的營業也不十分順利，再也沒有那樣多時間來和你鬧筆墨官司了。如果你能醒悟，我還歡迎你回來。反之，如再固執已見，我沒有辦法，只能讓你去了。」

這封信她沒有回，叔叔也不再給她寫信。她和家庭間的關係，暫時擱淺了。她的去路，現在只有一條，那就是未可期，即使已經有點失望，然而她仍舊相信，這是一條大路，走得通的。

同宿舍的人，都搬走了，在那空洞的一層樓房中，住着的只有她一個。事務員走來問她，打算什麼時候搬走，因為他們就該把宿舍門封閉了。她含糊的答着明天，可是明天她真的搬得了嗎？那麼又搬到那兒去？除非她向她叔叔低頭，而這又是她絕不願意

的，當事情已經鬧到這步田地，她寧肯一個人孤獨地在馬路上流浪，也不願再回到他那兒去受人取笑。整個晚上她都為這個問題苦惱着，無法入睡，一直到了天亮，才決心把想用跟的方向去找尋解決路徑的思想放棄，她還只能找朱可期去，如果他今天再不能替她解決的話，她只好到街頭去流浪了。

一清早她就到他那兒去。朱可期還沒有起身，她也不想去打醒他。和往常時一樣，她開始替他把房里的髒東西作一番清除工作，一面却在想着等一會他醒了，該怎樣對他提起這問題。這是一個極為難以開口的問題，她幫助他是爲了她的信仰，毫無一點私心的。如果她迫他在這時幫她解決一下也未始不可，然而，使人家誤解了她是爲了取債，却是自己所不願意的。然而，她怎樣才能使人家不誤會又達到她的最終目的呢？初來時的那一股銳氣消失了，她感到自己又惘然不知所措了。

他從沉睡中清醒了。靜靜的，用眼睛注視着她。從側面，他看見她那黃瘦的憔悴的面容，看見她微微駝着的背，他從沒看見她這樣冰冷，奇醜的。可是那是爲了什麼？只隔了一天沒有和她見面，她連形態都變了。她做完了寫字檯的清除工作，便回轉身來想看一看他醒了沒有。不意剛一轉身，就和他的眼睛相對着。他微笑向她道早安，而她却

反而面紅起來，「他偷偷在望我，」她想，「也許早已把我的心事看清了。」

他握她手。

「過來，阿影。」

她略爲遲疑一下，便走向他去。

「你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我不知道。」

「我已來了一會。你還睡着，我不想打醒你。」

「坐下，」他指着床沿說。「我們談談。」

她溫馴地坐下，想做得活潑一點，然而心事重重，只有使自己的形態顯得更笨拙更刻板罷了。他拿過她一隻手來，輕輕的撫摸着，她面紅地別開去，爲的是因此便可以避免給他看出自己內心的激動。

「學校裏的事情已經結束？」

她把頭點着。

「搬開了沒有？」

她把頭搖着，很想告訴他：她就是爲這件事來的，她在等待他這兒的消息。然而

一股無名的辛酸襲擊着她，她相信如果她張開口，就會情不自禁的放聲哭出來，她沉默着。

「學校還可以再住多少日子？」

「今天是最後一天了。」她說，放低了聲音。

「那麼，你最遲是明天就得搬了？」

她把頭點着。

「打算搬到那兒去？」

她搖着頭，露出了惘然神情。

「我也不知道，」一會，她說。「叔叔那兒我是不能去的，朋友又少。」

他沉默了一會，說：「你自己怎樣打算？」

「一點打算也沒有，」她搖搖頭說。「所以我很着急，如果工作還沒法子解決。……」

「我們進行得太慢了。」

「我要求的並不多，」她覺得在這時應該放胆的說「說了，如果她再懦弱下去，機

會」失就再難以把握。「只要有個地方住佳。……」

他看着她，忽然起了一個衝動，嚙動着口，想說什麼，却又面紅的沉默下去。

她看見了，知道他有什麼話要說，却又沒有勇氣說出，也許這是在她有關的，可是那又該是什麼事呢？使他覺得開口這樣爲難。

「你非在這二兩天中離開那兒不可嗎？」

她點着頭。

「如果再住些時候怎樣？」

「那就很難了，」她說。「過去有人這樣請求過，但只學校不允許。」

「要解決這件事，」他說，興奮的從床上坐起來，「我倒有一個辦法，不過，這也許是一個夢想，只能想想，永遠也不可能實現的。」

「你說，」她看着他，低低地。「你說說看。」

「不，」他憂鬱的搖搖頭。「我想還是不說好。」

她有點失望，她站起來想走開。可是，他把她止住。

「這是一個狂妄的想頭，」他含糊的說。「不過，於你於我在目前這情況下，却是有好處的。」

「你不能再說得明白一點嗎？」

他沒有去理會她，繼續着說下去。「這個問題我不是隨便提出的，我已經考慮過不知多少時候了。可是，我一直不敢提出來，我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他似又沉入幻想中了。「即使是現在，時機也還沒有成熟，不過，我以為我不能再容忍了。」他激動地面紅着。

她看着他那逐漸興奮起來的神情，覺得有點擔心。她仍舊勉力的使自己平靜下去，有什麼事情要來了。她感到那時候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她迫近。

「就在昨天晚上，我還這樣告訴自己：不能，這是絕不可能的，我不能對她提出。到了早上，我却又確信着：除了把你我兩個人命運連結在一起，是無法使我們過得安靜的。我，恕我說句放縱的話，除了見你，和你坐在一起的時候，我已經無法安靜下去了，這在我一生中還是第一次，我勉力容忍着，不敢把這句話告訴你。現在，我實在容忍不下去了，我只得老老实實的告訴你。我不願意乘人之危，反之，我却以為這是我表明自己最適當的時機，所以我說了。我對你並不敢過分苛求，過苦你已經為我犧牲了許多，現在，我要求着你為我更犧牲一點，如果，你能原諒我的冒昧，我在這兒向你提出

一個要求，「他的唇說詞索起來。」我請求，「他催促地說。」我請求你嫁給我……」他把她的手緊緊的抓着，他俯下頭去，在那上面瘋狂的吻着，吻着。

她對這個大胆的告白，表示吃驚，表示恐怖。這陣風雨，她雖早就預料到。可是她沒有想到會來得這樣快。當它還沒來時，她期待着，想試一試自己的魔力，當它突然的到來，却驚心失措，認為它未免來的太快了。她垂下頭，渾身抖索着，想擺脫開他的掌握，想大聲對他說着：「不！不！絕對地不！」然而，她提不出那股勇勁，她投在他懷里，痛苦地哭了。

高潮來得快，也去得快，那激動的熱情的場面已經過去了，現在留下來的，是赤裸的現實，要冷靜的運用腦筋去想一想的。他得把自己從整個舊生活圈子改變過來，有了家，他就不再像從前那樣自由自在了。他得在經濟上打着新的預算，他得犧牲自己若干習慣，為的是使共同生活過得更幸福一點。至於她，也有自己的頭，自然，當一個人需要喝而又得不到一盃好的飲料時候，即使是一盃開水也是可貴的。她為他犧牲過這是事實，然而，不能因此就說她對他發生愛情。她以後也許還要為他犧牲更多東西，

可是，這和以前自己所做過的一樣，也絕不是爲了愛情。開水對某些一些人，在饑渴的時候是可貴的，然而一個人絕不能長此以開水爲滿足。她很知道自己，也把自己未來的前途看得很清楚，可是，她已經無法再從他這個圈子裡擺脫了。第一，她以爲爲他而作更進一步的犧牲，實比向叔叔他們屈服有意義多了，起碼她在這兒是受尊重和敬愛的。其次，她想到，如果她把他拒絕了，給予他的將是什麼樣一個打擊？他已失去了兩條腿，難道她還應該殘酷地再去傷害他的心？最後她想到，這雖不是最好辦法，然而，在解決她目前的出路，依然不失爲一種極難得的辦法。她把這些問題重復考慮着，終於答應了，不過，她以爲這種生活是有條件的，他可也願意知道她所提的條件的內容。

「第一，」她說，「我願意我們的結合是同居形式而不是結婚。」

他滿口應承着說：「這在我是一樣。」

「其次，」她說。「要互相保守祕密。」

「爲什麼要祕密？」他不以爲然地睜大了眼睛。

「我不能有別的要求，却不放棄這個。」她說。

他有點不高興，過後一想也就覺得無所謂。她畢竟還是一個初出校門，未經世故

的女孩子，和人同居，而且和這樣一個人同居，羞怯自是當然的。因此也就答應了。

「第三個條件呢？」

她想了半會，想不出什麼來，便搖著頭說：「就是這兩個。」

他們不得不為未來的日子，作一番新的準備。這準備是需要用閃電的速度完成的。於是，他們在商量過之後，很快便分頭出動。他夜裡包車夫拉着到處去拜訪朋友，籌備經費，充滿了熱誠和自信。而她則到附近街道去找他們共同的新居。

他對於這一次收穫，意外地感到滿足，當一個人需要幸福而認為幸福必來時候，幸福却走了，這失望是意外的；當一個人需要幸福而認為是絕無可能的，而幸福却悄然的來了，這幸福也是意外的。他是屬於後者而不屬於前者，因此他感到興奮，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在開花了！即使他是那麼地幸福，而且是十分渴望著能把這幸福也給他的朋友們去分享一下，然而他還不能把這件事公開，一則他受了信約的束縛，沒有經過對方同意他不能單方面失約。其次，他相信如果他把這件事宣佈出去，

在他朋友們中，將會引起多麼大的騷動。他們會認爲是奇蹟來互相傳遞交談，小報記者也許就會把它作爲頭等新聞，向社會宣佈。這原因不是爲了他在需要結婚的時候，而有一個女人自動走來和他同居，這是太平富了，在這島上，在同樣地方，同樣時間內，每天就不知道有多少這一類事情，毫無可奇之處。而是，從他失去健康以後，早就有人用懷疑眼光注視他，預言他已失去生理上的若干機能，他不能有結婚的機會了！他們並不公然和他討論這問題，也絕不會把自己的意見透露給他，然而他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爲他而十分傷心了。他從沒考慮到這個問題，他以爲從那次不幸事件發生以後，他的存在不是爲了去接受幸福，而是爲了戰鬥接受尊榮，他不願意去考慮這些無聊的瑣碎的問題。可是，當他認得梅麗影，並且意外地得到這幸福，他才想起了他也在渴望着幸福，而幸福也將於來了。他苦惱了，他害怕去知道自己的命運，而又渴望着能夠知道，這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一次試驗，他是否能過一個全人的生活，或者他只能孤獨地過一生，去放在這一個試驗上面。他以爲她要求保守秘密是對她缺乏了信心，因而有點憤慨。可是，他又想到這樣也好，到了他必須使人驚奇的時候，再使他們驚奇一下，也是一個上乘辦法！

他要幸福，却不願在人家不幸的基礎上建立自己的幸福。

她很順利的把房子問題解決了。離開他的工作地點只隔一條街，是一間狹窄然而光線空氣十分流通的房間。在二樓上。

她又到傢具店去租了一張床，兩隻沙發，一張寫字檯，然後她回到他的房間里等他回來。他回來了，勞動結果雖不如自己所希望的，却也出乎意外的有成就，他借到足夠他們來佈置這個一居和一個月的開支。他沒有停留多少時間，就被邀着去看他們的新居。他去了，看見傢具在房中橫陳着，他就開始要把它佈置起來，這樣，他們當晚便可以住去了！她順從地聽他指揮，忙碌地把房間佈置起來，看見他興奮得像小孩子過新年一樣，一會又是笑又是喊，又是哼曲子，一會又在房里走來走去，她從沒看見他這樣活潑不安靜的。口大概是：「她想，一他從前還是這個樣子的。」

她外表上是平靜的，和平時沒有多大不同，而內心却和他同樣興奮，她不時對他微笑着，有許多話想說却又說不出。憂慮的時代過去了，現在她開始新的生活了。雖然她以前從來沒有過多少幸福幻想，可是她想到了因此可以渡過難關，用不着再在學

校里看，事務真的冰冷面孔。用不着向叔叔低頭。用不着到碼頭去流浪，她有一個家了，在舊家中，她志主人。是女王，她高興怎樣就怎樣，她是滿足的！

佈置工作很便完成了，他便又一次提醒她說，他們必須在黃昏以前同時搬進來。她微笑着，坐到他坐着的沙發靠手上，挽住他的手。對他直望着，却不表示可否。他看出了，便說：「你不贊成嗎？」

她笑着，依然是那副神情。

「我不明白，你這樣是什麼意思？」他說，有點急躁。

「你要我表示意見嗎？」她說。「可是，你不要生氣。……」

「我生氣？對你生氣？」

她笑着把頭點了點。

「我不生氣，」他說，神情逐漸變了。「你說罷。」

她沉吟着，半晌，才說道：

「是這樣，你不要怪我，可期，我們雖然不是正式結婚，但也不是像人家一樣露水浮萍一樣隨便，我們對這件事所取的态度都是嚴肅的。」

他把頭點着，對她的話表示滿意。

「我是一個教徒，」她又說。「你知道。我的教養不允許我隨便，我們的遇合是我一生中的大惠，我們要在一起過生活，更是我生命史上最初也是最後的一次。因此，我們都得慎重，不要使以後再給自己留下污點。」

「對！」他興奮的拍着沙發說。

「就是這個原因，我要求你，讓我們來選一個吉利日子，那時我們生活在一起，我們就會更歡樂了。」

「就只爲這個？」

「就是這個。」

「什麼時候才選我們這個吉日？」

「不會太久的，」她說。「你可以放心：我會通知你。」

她笑着，答應了。

幸福不該來得太容易，不然，它就會以同樣速度失去。

她當天就搬進新居去，而佳却不得不依然留在戲院樓上，自己那空濶灰色的房間裏。他把戲院里的伙食停了，清早起身，第一件事便是到她那兒去，工作則留到晚上做。做一個主婦她是合式的，她熟練地處理着他們共同的日常生活，她給他燒可口的飯菜，規定他每天必須洗一次澡，兩天換一身衣服，給他燒好咖啡濃茶，準備好了餅乾西點。他們在沙發上對坐着，對望着，對笑着，感到幸福！她在他面前不再是羞怯的了，她讓他親吻，擁抱，撫摸，她把頭依在他懷里，眯着眼睛聽他說些傻話。終於，夜降落了，深沉了，街市上顯出了寂寥，她便從他懷中掙脫出來，看着表，提醒他說：該是送他回去的時候了！

第一天，他很溫順的，爬起來就走。

第二天，他要求讓他在這兒再呆上一二十分鐘。

第三天，他有點慌惚的說：「我願意在地板上過夜，在你這兒即使是地板，躺着也比我房里的床舒服。」

「可是，我不答應。」她說，「我們有約在先。」

「我不侵犯任何人的自由。」

「也不行，我寧願給你多親幾下，但是不能允許你在這兒過夜，日子還沒有到，你應該再忍耐幾天！」

「我已經忍耐了這樣久。」

「過去沒有我，你也過了許多年。」

「那，那，」他着急地說着。「和現在不同。」

「我什麼都依你，你要我怎樣我都可以答應，可是，這一個我要堅持我自己的意見。」

他沉默着，感到沮喪。她便跪到他面前去，用嘴巴卑謙地去親他的手，低低的，溫和的對他說着。他想對她生一頓脾氣，裝出冷淡的神氣。可是，她的攻勢是那麽地猛銳，使他無法招架，支持不住，往後潰退了。他以爲自己的固執是可笑的，無意識的，他感動，他笑了。

「還要再堅持嗎？」她問。

「我永遠都不再這樣了。」

「這才是好孩子。」

「我不是孩子！」他溫和的

「可是，我高興這樣稱呼你。」

在等待的這一段時間內，她的生活也不是過得很平靜。

離開學校後，她似乎像影子一樣突然的消失了，她困守在自己的小樂園中，簡直就
不出門去。她的家庭無法知道她的下落，她的朋友也是這樣，而她也並不願告訴她們。她
一個人清靜的過着，却不覺得生活是寂寞的！也許正因為是這樣，使她有較多時間來思
考，自檢和反省。於是，她變得比任何時候更喜歡思想了。

她答應他說：他願為他再犧牲下去，他們可以一起生活。然而却又提出了條件。這
說明了她失却自信。她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可是當理想主義走不通的時候，現實主義便
取之而代了。她的理想，不容許她對一個殘廢的人有了愛，即使是一個藝術家，她的最
大限制只能是憐憫和同情，雖然她不會這樣承認。為了她必須生存下去，她答應和他同
居。她也許會勉力想把這空隙填補起來，統一在一起。然而，她沒法做到，於是她採用
了拖延方法。

她希望着在這一段時間內，會有一個奇蹟出現，來改變她那行將到來的可怕的命運。她找到工作或是有什麼幫助可以使她獨立。她這樣期望着，並且就秘密的進行起來。她對於報紙上徵求廣告，變得很有興趣了，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是看報，看的每一條廣告，便是徵求欄上的廣告。在同一夫內，她可以發現到五個至六個對她是適合的徵求廣告。有一家公館在徵求一個未結婚而出身清白的女家庭教師；有一家大公司招考女售貨員；有某大影片公司招收臨時演員。她都給他們寫了懇切的信去，告訴他們關她自己的履歷，說明自己的願望。之後，他就坐下來等待他們的答覆了。有這樣多的機會，她想，雖不處處有希望，只要其中有一兩處被她懇切的信所感動，願意用一用她，她也就很滿意，而這不是絕無可能的。她等着等着，時日流過去了，有的回信來了，是油印品、告訴她，她的條件不合，爲什麼不合却沒有寫明；有的根本連理都不理，正如石沉大海一樣。

她聽見人家說：有些機會是要自己去找的，她便又注意起一些言明必須面談的地方去。可是，她的命運並不因此就改好，有一次，她被一家大公司招考職員的惹目廣告打動了心，偷偷的一個人出去應考，她在招待室坐着，顯然也是爲了博取自己命運，而比

她先到的已經有二十多個人了。她穿得比她整齊大方，她行的外表都比她寬綽富麗，看樣子並不後來找職業，簡直就是來會客的。她在最僻靜角落坐着，覺得自己很不配和這些人坐在一起，如果以貌，以外表為取捨標準，她那兒比得上她們？有幾次，她動搖着想離開招待室逃出來，卻又臨時縮一也許因為她和別的不同反而受注意呢！的思想牽住，她終於站起身來了，便又坐下。

輪到她發言了。一個雜役打扮的人，不高興地把她帶進口說場去，那兒有一個胖子，戴着一對近視眼鏡，叫她上前去，把她從頭到腳細細的看了一遍，問也沒問幾句話，就搖搖頭叫她走，看樣子，是多半失敗的多了。她又氣又急，為什麼他不和她談一談，她有一肚子話想和他說，也許她的學問會把他打動。可是，他並不和她討論這些，他只看見她一短小乾枯的身材，看她一古板不入時的學生制服就已夠了。她回到家里氣得喘了。找工作這樣艱難，一直到現在她才親自體驗到。既然這樣，她想在短時間內獲得工作，希望是很渺茫的。她決心把這個放棄。她又回到他身邊來了。

她曾經一度想放棄的問題，又回到她腦中來了。她承認，在精神上，他們尚有共通地方，一生中她是不幸的，而他也正和她飄零無依；她渴望着安慰，幸福，而他也是這

樣。她答應和他同居，除了她迫切地需要有一塊立足地外，就是這個原因了。精神生活，可以使人與人之間有了緊密的連系，然而，缺乏肉慾的滿足，將使這連系顯得十分脆弱。而她正和一般人的見解一樣，懷疑着他是否也能盡一個男子應盡的義務。假如她不加細心考慮，輕易地作着決定，她將不會得到人生的歡樂，只不過犧牲的更徹底罷了！她該接受一個犧牲嗎？她閉下眼，神在她面前出現了，神告訴她：生命的意義不是爲着自己，而是爲着他人！她全身充滿了新的血液，新的希望，神又支配着她，她決心踐約，接受更進一步的犧牲了！

「犧牲本身如果也是一種幸福的話，我爲什麼不應該擁有它！」

她好像睡了一覺，剛從惡夢中解放出來，她以負罪的心，羞怯的心情對他說：

「今天，是我們共同的日子。」

他雖然不再有過強求的表示，可是，却一直在等待着這一天，他相信它會來，却想不到會來得這麼快，因此他受寵若驚了。

「你說的，是實在話？」他興奮的抓住她。

「我的房門並爲你而打開了。」

他吻着她的手表示感激，他顯得比從前更謙卑和溫柔了。

他大部份東西被移到這邊來。黃昏以後，他們以抖索着的足步走向床上去，又用抖索的手互相擁抱，撫慰，他們以火焰一樣狂放的熱情，用海濤一樣澎湃力奮，互相吸引，互作溫存表示。然而，臨到最後的時候，他畏怯地猶豫起來了。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卑微，失去男性的驕傲和尊嚴，他痛苦着，覺得全身的血液都被凝結在一塊，他以爲他不存在了！她雖不對他作什麼責備表示，然而她露出了從來沒有過的冷淡，燈成晚亮着，他不能入睡，她是正直的躺着，眼睛睜得大大的，向天花板望着，一直等到天亮！

強求是不可能的，得來了，又會失去！

日子就這樣過下去，在外表上一切都很順利，很使人滿意，可是，兩個人的內心生活却逐漸的變了。過去，他們彼此吸引着，他渴望着幸福，她就是他的幸福的象徵，他想得到她！現在他得到她了，他的虛榮滿足了，他做了一個女的丈夫。然而，他沒法

鞏固他在她精神上的地位，他厭惡的看見自己漸漸化爲煙霧，在空中飄浮着，消失。同時也看見她的在那兒消損枯萎。至於她，企圖強求的幸福雖然沒有，可是，她看見責任，她的責任加重了！白天到了，她意識到自己是和一個需要憐憫，需要幫助，然而是一個偉大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黃昏來了，她熄着燈，躺在他身邊，就感到孤獨，她是躺在荒野上，躺在沙漠上，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一點聲息，他是不存在了。她遠離着他，她是一個人人在生活，正如魯濱遜被流放荒島一樣。她冷淡，苦惱……一直到了黎明時分，他才重新獲得她。陽光，又使他們把彼此間的距離縮短了。

即使他們都有意把這行動祕密起來，也無法不使大家知道。而這消息在朱可斯和梅麗影的親戚朋友中，所引起的紛擾，他們早就想得到的。可是却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的後果。梅麗影的叔叔，在打聽到這消息的第二天，便在各大報上登出和這個放蕩女人脫離叔侄關係的啟事。這啟事在當天清早，她就看到了，然而並不難過，她把啟事指給朱可斯看，並且微笑着說：

我老早就想到，他們會來這一着的。

朱可期把它看着，面色馬上變了，他說：

「你覺得怎樣？」

「誰高興去理他，無聊！」

「要是我，」他說，「我就不會這樣輕易放過他，我要給他們去一封信表示感謝，

以和他們結親戚爲可恥。」

「這不太過火？」

「一點也不過火，」他說。「他們也沒有考慮到，這個敗事可能給你一種什麼樣打擊！你爲什麼怕他們看了你的信後會難過？」

「你同意我這樣做？」

「我主張你這樣做！」

「那麼，」她說。「我就寫。」

當天，一封挑戰信便發出了。至於這信所引起的後果如何，她無法知道，因爲她不曾告訴他們自己的地址，對她家里人又難得有碰頭機會。

第二個被這消息所騷擾的，是朱可期的一家。老父親在小時候雖然溺愛他，始終認

爲他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一直到行腿時候才略微的表示失望，不過還沒有到完全絕望的地步。他相信，如果他能從事社會活動，還不至於完全絕望，一直到他宣佈他想開店，從家里搬開，且採取不合作態度，他才死心，「終於有了這樣一個人」。不過，到了過年過節時候，却又自然而然的想到他。他想：他在這時也許正拖着病腿，穿着一身襤褸衣服，一個人坐在黃包車上，讓車夫拉着，在冷清的街上走，爲的是他必須找到一個什麼地方去過節。所有的地方都想過了，偏偏就沒有想到自己的家。家人是歡迎他回來的，而他即使坐車經過門口，也不肯停下來坐一坐的。他的熱淚滾落下來，他承認他對他還沒有完全絕望。這種做孑獨立性格，比之那自私自利，一天只會替自己打算盤的哥哥要強得多了！做哥哥的，對於弟弟這種大刀闊斧的明快態度，却十分表示敬佩。他不但沒有對弟弟的出走，是爲了自己。他說弟弟思想有問題，以與他們生活在一起，工作……可恥。「我自己是無所謂的，他肯回來，我就把店讓他管，也可以使自已落得……」

首先把這消息帶給大家的是靜芳，她一經宣佈，馬上就使大家騷動起來。這太出人意外了，一個像他這樣的人，早被認爲失去做人資格的人，生活潦倒，不靠財，不靠

勢，却能和一個女人生活在一起。而且是自由戀愛的！做爸爸的說：

「我早就說過，他是不平凡的！」

不過他對他們那種偷偷摸摸的做法，却很不以為然，「這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爲什麼可以這樣做。怕花錢嗎？不成問題，靜芳，你去告訴他，說這樣馬馬虎虎我不同意，即使花去全家產的十分之一，我也要把這件事鋪張一下。這是一件大事，連家里人都有了光彩！」

母親則熱淚汪汪，用甜蜜的聲調，責備這個不幸的小兒子：他不該這樣自由自在，不經和父母商量就做了，這是玩的嗎？終身大事啊！老頭子則從旁勸說：這已經是老法子，現在文明時代不適用！

「我到底也還是他的生母，怎麼可以不讓我知道。」

「這是不對，可是我們應該原諒他，他太不幸了！」

做嫂嫂的也從旁勸告：「現在的青年人都已經開通了，那會和我們一樣。」

「這個可不行，人家不笑話？」

「這是風氣如此，大家都這樣啊！」

「好，我就算承認他做得對，過後也該回家，看看，爲什麼這消息都不給一個，這又成什麼話？」

「他們會來的，媽媽，也許他們還沒有準備，他們得等頭緒弄清了才來。」

對這件事唯一持着不同態度的哥哥，他極力稱許弟弟對這件事處理的妥當，譽爲「文明」的表現。

「我們不能拿幾年前的眼光來看他，他已經不是那個淘氣的孩子了。他現在是一個藝術家。沒有登報，沒有公開宣佈，算是他的疏忽。大凡做文人的都是喜歡新奇，和人交不同。我很能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贊成他這樣做法！」

爸爸把頭點着，認爲他的話還有點道理。母親却搖起頭來：

「這也算正式的吗？」

「爲什麼不能算正式，在香港像這種新式結婚，每天不知就有多少。」

「這總是不大對，不大對。」母親喃喃說。

爭論告一個段落之後，靜芳遂被成爲注意的主要對象了。他們開始對「新娘」子威感興趣了。這位已經和人訂婚了的大小姐，被全家人強迫着報告這位梅女士平時在學校的

人品，性情，面貌，最後是他們的戀愛經過。她與她所知道的，參與了許多推測，把她的報告渲染得有聲有色，而最重要的是——

「每次我去看他，都覺得叔叔生活過得實在孤寂無味，我便想：如果他有一個好的伴侶便不會這樣了。於是，我就開始替他吻色，吻色了很久，都沒有有一個可取的。終於我看出了在我們學校畢業班中有一位梅同學，她的人品，性情都很好，只是年紀稍為大點，面孔不怎樣好看。不過這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性情。因此，我便把她帶到叔叔家里去玩，把她介紹給他，就這樣，他們來往着，戀愛着……」

「這樣看來，你早知道了，為什麼不先來報告？」祖母很不満，她責備着大孫女說。

「叔叔不高興這樣，還沒有成功的事，誰願意公開。」

「這句話說得對！」老祖父點頭說。

「這丫頭對這件事真是守口如瓶，平時她並不是這樣。」靜芳的母親說。

「平時，我亂講過嗎？」

「爸，你看我們該怎樣表示一下？」靜芳的父親對那老頭子說。

「我問你怎樣打算？」

「我還沒有想到。」

「我想到一個。」母親說。大家便把眼睛轉到她身上。母親現在可期是成家立業的人了，和以前一個人時候不同，不能再在外面流蕩，因此我想，應該把小兒媳婦接到家里來住。」

做嫂嫂的微笑着，對丈夫看了一眼，意思要他出來說幾句話。他點了點頭，也就閉口說了。

「不妥，」他說。「弟並非不是我們這種人，因此也不能用你我的眼光尺碼去衡量他。他的脾氣，我很清楚，他一向是不喜歡人把他看成依賴性很重的人，他要獨立，然而不願留在家裏，一定要搬出去住，這事以他對於終生事業的處理態度來看，都可以說出來。這是他的意思，有出息的思想，我們應該贊賞他，幫助他。」

「於是說，不要把小兒媳婦接到家里來，」母親有點不滿。

「不是這樣說，」嫂嫂急忙插進來說。「他的意思是說，叔叔的志氣很遠大，我們應該成全他。」

「媽，別這麼說罷，」母親生氣了。「我老了，也管不了這許多事。」

「如二媽說一定要叫他搬來，我也不反對。」大兒子失望的說。

「可二媽說他是對的，」父親對母親說。「可期不是我們這種人，一定要依靠才能過活。他……」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去。」

「對，這話我完全同意。」

「我想明天去看他。」

「也好，你告訴他我不能去。」

第二天，做哥哥的在米可期的辦事處出現了。第一次，他到戲院里的辦事處時，那兒的辦事人員告訴他還沒有來。問：是否不在這兒住？

「早就搬出去了。」

「住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辦事呢？」

「在這兒辦。」

「什麼時候來？」

「不一定，也許就會來，你等一等罷。」

他等了一會，覺得百辭無聊，便出去行街。

二次來，朱可期的房間已經打開，從他搬出來那天，他就把它改爲工作室。這時，他正在替戲院畫一張油彩廣告。他的頭梳得雪亮，襯衫也是乾淨的，不過衣服却給工作服蓋住看不見。他稱爲長胖一點，精神和氣色也和從前大不相同。他們不見面已經有一年多了。這幾年來，在做哥哥的腦中想來，是永遠不可能的。而事實上，他大大地改變了，他長得高大了，如果他沒有那雙可憐的腿，人家就會把他看成花花公子。

當哥哥走進他的房間，朱可期回頭叫他坐，便又冷淡地轉過去，用心在白竹布上塗着油彩。

哥哥坐定之後，看着他一筆一筆地把油彩塗上畫布，覺得不能再沉寂下去了。他和弟弟固然有不少矛盾，可是，他這次來不是爲了和他清算，而是爲了祝賀，代表整個家族來向他致賀的。因此，便也把因他的冷淡而起的反感打消，裝着笑面說道：

「弟弟，你可以把工作停一停嗎？」

「快完了，」可期說，用畫筆在調色板上調着顏色，「還有一點點。」

「我有些話想和你談談。」

「很要緊嗎？」可期說，正在修改一個女人的面部表情。

「也可以這樣說。」

五分鐘後，他放下畫筆回轉身向可明。

「對不起，我就攔了你許多時間。」

「沒有什麼，」哥哥說。「一個鐘頭前我曾來過，戲院的辦事人員告訴我，你不在這兒住，還沒來。」

「我早搬出去住了，這兒什麼都不方便。」

「爲什麼不回家去看看，大家都很想你。」

「你看得到，我工作得很忙。」

「應該休息休息。」哥哥說。「不過，你近來的臉色，好像比以前好得多。」

「你覺得這樣嗎？」朱可期微笑着。

哥哥把頭點了點。

「靜芳呢？她很久沒有到我這兒來。」

「她來過，可是我找不到你，她不知道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你。」

「除了工作時間，我差不多都在外面。」他想了會又說。「從說有要緊事。」

「……」

哥哥知道這話，面露脾氣，沒有理他，繼續說道：「爸爸因為店裏工作分不開身，媽媽年事多病，這幾年來差不多都留在家里多，你嫂嫂因為要看護小孩也分不開身，所以派我來。」剛說完了，看你近來生活過得怎樣。其次是，知道你剛在新婚中，一定很高興，給你送錢來，就算是爸爸和我給你的賀禮……」說着，他鄭重從身上取出一包紅紙包來，放在桌上。

「哥哥你剛剛說的是什麼，我全不懂。」

「不要再固執了，」哥哥笑着說。「全香港都知道了，你還想瞞住家里人。」

「我並沒有同什麼人結婚，也不想結婚。」

「已經是週知的事實了，還否認做什麼。」

「即使像我這種殘廢人也有資格結婚，說句實話，我也不會要家里的錢。我想你還是拿回去，家里一情形我是知道的，光吃飯的就有那麼多人……」

「這個怎麼行，不要再使我為難了。想一想，要是你不收，叫我回去向親怎樣交

代！」

「這還不難，」他冷笑着說。「你說，我過得很好，現在不需要錢就是了。」

「不，不能這樣做！」

「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大哥，如果你不帶回去，我就要在你面前把它撕掉的。」

他把那紅包遞到他手中。

做哥哥的還想拒絕接受，但是看見他那樣認真嚴肅的神氣，也只好勉強收下。

「我暫時收下，有一天也許你就會需要它，我再送來。」

「不用再送來了，」他說。「我不會要的。」

大哥坐着，不發一言，他看得很明白，朱可期並非真的不需要錢，而是因為對他的成見太深了，他不願在他面前接受這一筆禮物。朱可期也在想着心事：不要以為我會對任何人低頭。即使我窮，病，非餓死不可，我也不會接受你們任何一點東西的。他們兩個人對坐着，都在想自己心事，都不說話，終於，大哥站起身來，他說：

「我得走。」

「再會！」

「你悵悵心情。」

梅麗影就來了。她走近他，俯下身來，他興奮地

「再早一點來就不好了。」

「這是一件傑作。」

「你不想給我也分享一點快樂嗎？」

你坐下，我馬上就告訴你。」於是，他把剛才的情形說了。「你覺得我這樣處理對不對？」

她微笑着，沉吟了一會，說：

「我不能說什麼，不過，這是我聽在你的地位，我會有另一種做法。」

「你不同意我這樣做？」

她正想開口，從樓梯上傳來的一陣雜音入聲和走動聲把她打斷了。她走出門去看，

有五六個朱可期的朋友，已經蜂擁而上，他們有的手中拿啤酒，有的拿

個甚至於抱着一個尺半高的膠皮洋娃娃。爲首的一個是陳明鴻，他直衝到房門口，一看見梅麗影就叫：「恭禧，恭禧！」她面紅地躲開，朱可期正待出來看一看是誰，他們已經衝進房去，把他們團團圍住，房里充滿一片恭禧聲。

朱可期頭昏腦脹地不知該怎樣應付好，這些朋友在他面前叫着笑着十分起勁。終於，他們把禮物放到桌上，分散開來，專等他說話了。

「請問各位，這是什麼意思？」朱可期指着他們送來的禮物問。

「一點點小意思，」陳明鴻說。「你可不要因爲禮送得少，不給喜酒吃。」

「可期，我們簡直就要怪你了，爲什麼連通知也不給一個，這還成話？」

「不要開玩笑，」可期面紅地強辯着說。「還不是時候啊！」

「你想賴嗎？老實說，這頓酒你是逃不開的。」

「他面皮厚，我們可用不着理他，我們問新娘子要去。」

「對！對！」

於是大家轉了目標，向梅麗影進攻了。

梅麗影面紅着內心却是興奮的。她一聲不響，却頻頻回答他們以微笑。這些人

是，她

也不擺，怪親

不儘，她向朱可期看了一眼，他明白了她的意思，硬出來解圍。

我總算個器就是了。不過酒沒得喝，茶却不裁問題。」

已經帶來了。」

候請？」

中。

說過朱可期是一個大方的君子，不會不請的，走上各處把他抬起來，我們為

！

於一乎，起了一陣吶喊，一陣紛擾，有兩個人直走向朱可期去，不容分說的把他抬
起，蜂擁的走下樓去，陳則鴻陪着梅麗影走在後面。

到了飯館之後，這批窮朋友，便以他們的窮辦法，用最省錢的方法，大吃大起
來。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日子，朱可期覺得有病快一番的必要，他平時忌酒，現在也放
胆的喝起來。他們又勸梅麗影也加入喝點，她開始想拒絕，後來看見大家那那熱誠，

好像這是他們自己的節日，而不是她的，也就放胆喝了。到了晚上九點鐘，他們才散場。他們想送朱可期回家，但是他不肯，他怕他的新居被擾亂，於是不肯，便由梅麗影陪着回去。他喝醉了，梅麗影却還清醒。

「今天的事，你覺得怎樣？」上床時候，他迷迷糊糊的問道。

「沒有什麼，」她激動地說。「我只覺得很快活，很快活。……」

「開始了新生活，而被激動起來的新鮮情緒，很快便消失了。現在留着的只有無限遙遠的未來的懊惱。……」

兩個都有着相當強悍的性格，各不相讓，爲了片面要求，他們互爲覺得需要，他們暫時把自己的缺點丟開一邊，他們各自勉力犧牲着。她是一個外表溫和而內心剛強，而他則恰恰相反，他外表剛直固執，而內心却很脆弱。他對事表面不認輸，從不認輸，吐詞裏面常反悔。而她，爲了顧全對方情面常常對人認輸，心中却不服氣。自然，他們在行進時，生活時候，在心理上也不是沒有準備的，各人都決心多犧牲自己一點，

家裏下步。然而這也只能是短時期的，到了這犧牲，這讓步不得不成長的。

須受

她現實主義要求，不如說是爲了對一個不幸者的憐憫。她想
 他呢？他相信，他是真誠的愛她，而
 她從前並不是這樣，他從前所愛的人，和現在
 她不但性情變，外形也大大的不同。他一向以爲她是慈和溫
 柔的，想不到他所能看見的竟是這樣一個冷漠悲觀的人，他失望！彼此的吸力降
 而不滿却加強着。從前他們只能看到彼此的好處，而現在，他們却只能看
 到對方的缺點！就這樣，在這個小家庭中，一些枝枝節節的小糾紛便發生了。

他被對方激怒着，到了他不能再讓步的時候，他的勉強被克制住的野性便爆發出
 來，他高聲的，惡毒的詛咒着，把一手試到的東西，不分情由輕重的打毀。宣稱這是一
 種牢獄生活，他無法再忍受，無法過下去。而她，哭着，傷心透了，而內心却是冰冷
 的。他無理態度激她反感，激她走向極端。她決心以不合作態度，去對付他「瘋狂」
 的行爲。她可以一天一夜，在他面前坐着而不說一句話，

樣過下去，他害怕人家冷淡，害怕人家輕蔑。他經在三角之後，就常常出現了這種場面。她的沉默把他弄急了，他便像一隻被幽囚在鐵籠里的囚獸，懷着過分自卑的心情，想來解開這結子。他感情固却不使對方看出他的軟弱態度，對她解釋，陪不是以請求她的原諒，并保證下次決不會有同樣事情發生。她冷笑着，她說：她可以原諒他。然而無法忘記他的錯誤！

「我沒有錯誤，這糾紛是為你而起的！」

她甩手一擺，冷冷的說：

「那邊有什麼可解釋的！」

結子只解了一半又重新被結上了。

這是他們生活中一個可怕的陰影。開始它不過是遠遠的對着他們，現在它走近了，對他們張開翅膀，整個地籠罩住了。他們生活着，却不是朝那有着陽光，有着朝氣的地方。而是，沿着窒息的路！大家都知道前面存在着危機，都認為這危機足以影響他們的，都以爲這威脅是刻不容緩的事，然而，他們失去了這自信，他們拿不出力量。於是乎，大家，氣口角使出了，結子越結越緊，緊到再也難於解開，便爆發

他快要有一個孩子了。

驚的消息。他從不敢夢想過，他們可以有一個孩子；他會給她以應有的愛，使她還在努力着，不倦的努力着。可是現在，她却告訴他，他們要有一個孩子了。這使他快活，興奮，陽光滿面。他失去了的自信又找回來了，他失去了的驕傲又重新獲得了！他沉醉在這種新的幸福中，久久的，以為自己是在做夢。到了他可以確定絕不是在做夢的時候，他又忙碌起來了，他設法使他的朋友知道這一個動人的消息。

他們兩個都有這樣思想：以為那種欠融洽的不幸的日子，應該及早結束。而要使生活轉一個新的方向，必須有新的力量。這個孩子，在他們看來，也許就是這個力量。因

此，他們都同時在心底默默把希望寄託在這上面。它來了，也許會使他的希望有所改變。他重新又幸福起來，和解了，雖不開口，大家却同樣明白，他們對於未來在子，未來生活寄託了多大希望！

自然，他們是的確有一個孩子的，然而，它沒有足月就生下來，而且一落地就死了！這給他是一個打擊，而給她的打擊比他的還要大。希望像彩虹一樣轉瞬間就消失，不幸重又拾回了。而且，她很明白它將會繼續下去，無休止的繼續下去。她在病床上詳細翻開過去，他們在一起生活着已經有兩年多了，在這段時間內，他們也確實幻想過有幸福這東西，而事實上所得的却是一連串的愁悶。他愛她，她很明白，然而，她並不愛他，這種愛，他打她一記耳光使她哭泣，却又流着淚告訴她，為什麼他要這樣打她，不是為別的，而是爲了愛；至於她，是否也愛他？她越來越覺得惘然了，曾有過一個時期，他強去愛他，然而，這個試驗是失敗了，結果她還只能做到對他憐憫，而無法去愛！這雨下來，維繫着他們的關係的，就只有這個東西——憐憫！

心的勞苦，使她更覺的蒼老了，向來她就是體弱而形醜的，而在小產之後，她終

不專作禱告了。她對人家說：『她長久的不去做禮拜，也不專作禱告了。她對人家說：』

他還在又忙碌起來了，一則是自己有意這樣做，當一個人孤獨地在狗窩里生活時，他就這樣過，用工作，用可怕的消耗，來擊退寂寞。現在，他所受的威脅已經不是寂寞，而是過度的煩亂。他怕留在家里單獨對着她的面，看見她那消瘦的醜陋而暴戾的面孔！他得工作，得用工作來麻痺自己的精神，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忘記目前的痛苦，忘記煩亂，忘記新的不幸。其次是，從他們同居時起，他的負擔加重了，不得不找彌補，他不得不接受些過去被認為不足道的零碎工作來做，他不但替商家設計商標，並且承接起大司樹窗設計的生意了。」

一天工作過去，他疲倦，一身沾滿灰塵的回轉家來，他渴望着她的安慰，一陣強烈的安慰。這是過去，他會從她身上得到的。然而，現在家里接待他的那副面孔，却是冰冷而愁悶的！她沉默，除了必須幾句話，很少開口，難道他是該受這樣待遇？他自問待她不錯，他大大地冒火了！

「爲什麼你不說話？」

「你專我說話，要我說什麼呢？」她可憐的軟弱的說着。

「說你現在該說的話，你不知道我很疲勞，我需要……」

「我還有什麼好說的，要說的話都說完了！」

說着，她就流下淚來。這種眼淚，以前會使他感動過，可是現在他却感到厭煩和懊惱。用眼淚，用苦面來接待他，這是什麼樣生活？他沒有虧待她，爲什麼要裝出這樣可憐相，難道這是專爲裝給他看的？苦惱！苦惱！他把手中的飯碗放下，大聲詛咒着，回身又出門了。

他家不更他厭了，而是一種過分的痛苦的負擔。他有意成了「不是他生理條

苦天

可以減輕自己的苦惱！他戒天都留在工作室中，或去參

之後，宣稱說：這種新的苦刑，他無法再忍受下去了，如果她肯改變自己的態度，他願意去開，一個人再搬回戲院去住。她並不因他的恐嚇而有所動，她生氣流着淚，一聲不發。這在他看來，是比任何遠擊的武器更有力，而她却偏要拿這些武器來對付他。他瘋狂的叫跳，打爛了一些隨手拿到的東西之後，便和

她一樣，朝樓下爬去。

她一直像是木化了似的，既不丟理睬他，也不願動一動。到了他從她身邊走開，房裏重復着原有的甯靜，她看見那雜陳在地底下的破碎東西，她哭了！她雖把自己弄得低卑微，也並沒有什麼過高的期望。然而，她關心他。當她看見他在那兒發脾氣打爛東西時，她並不覺得他是可恨的，相反的却覺得他可憐，要避免這些，似乎也不難，只要她肯讓步，把態度改一改，也就可以換局面而緩下去了。然而，她不能。她想笑，想對他說幾句溫和的話，而做出來的却是沉默，深沉而含有敵意的沉默。她明知這是錯誤，却

又拿不出力量來糾正。一直到暴風雨來過，他怒氣沖沖的走了，她才後悔。可是，這已經遲了，錯誤被造成了，一時是收不回來的！

這一年來，她覺得自己很難了解，她認不出自己來。從前她並不是這個樣子。有什麼力量使她變成這副可怕而又可憐的樣子呢？她害怕，她失望，終於有點自暴自棄了。一個理智清醒，而缺乏意志的人，看見前途是一片毀滅的影子，即使想掙扎，結果還是要走向自暴自棄的道路。她就是這樣一個人，她明知他愛她，他需要她。然而，她却另有打算，她已經爲他犧牲過而且犧牲得那麼多了，再叫她犧牲下去嗎？她沒有那勇氣。如果她走，她離開他，自然可以不必再爲他犧牲。然而，她可憐他，她想起了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如果缺少一個人好好來打理他，他的生活會弄得亂七八糟，不堪設想的。在這矛盾心情中，她苦痛，搖擺，而且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有誰能幫助他得到解脫呢？她想，在深夜里輾轉不能入睡，有一個影子在閃了，那是一個不很清晰的影子，它對着她，注視，發出冰冷的微笑，終於開

了，那是一個不很清晰的影子，它對着她，注視，發出冰冷的微笑，終於開

「……你不必這樣犧牲自己，離開他！」

「……別說，這會使他更痛苦，可是不會太久，他就會恢復，並且有了新的信念。她自
己……」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他還想住著這四百萬人口的海港，似乎并沒有一塊專門為她而設的立足地！涼風

站在她面前，惡意的對她微笑着。

「你還在那兒猶豫，」它說。「事情已經非常緊迫了，不是他便是你！」

「我對他無所求，對自己無所求，對任何人也無所求！」

「那麼你的存在是多餘的了！」

「是的，我是多餘的！」她喃喃的對自己說。「過去有一段時間，我曾以為對人有什麼用處，而現在，我看清楚了，我的存在只能於人有損而無益！」

她向房門外直走出去，也忘記了把門掩上，便匆匆的下樓。正巧開大門，忽想起該給他留幾個字，不然就顯得自己的走勢太不光明了。她回轉樓上，給他留下信，又開着門走了。悄悄的，同居的人沒有一個發覺。

當他回轉來，已近黎明時分了。他喝了許多酒，然而腦筋還是清醒的。他和平常一樣，疲憊地爬上樓梯，走向自己的房間。房門是開的，燈光還亮着，然而室中沒有一個人。他看床，床上沒有人睡過，被褥還和白天一樣摺疊得整齊齊的。他奇怪了：她不在。床上沒人睡過，那麼她到那兒去呢？他爬上床想休息一會，却

他心裏想，這封信裏面，也許他心太亂了，開始無法認清那信上的字句，他慢慢地把信紙力撕下去，才慢慢明白，他的手抖索起來，熱淚再也忍不住了。他單手壓住自己的頭，放聲的哭着！

他鄰居們聽見他的哭聲，開門出來打探消息，只見他在靠椅上縮成一團，嘴里喃喃的說着：「我是渾蛋，我是罪人！」

他衝上前去勸他，然而，他用威脅神情把他們趕開。

「走！走！這兒沒有戲給你們看！」

他把門緊閉着，當這室中只有他一個人時，他又在靠椅上打滾號哭着了。

兩小時後，他就以這樣一副疲憊憔悴的神容，穿着欠整潔的衣服，傷心的坐在黃包車上，讓車夫拉着。首先，他到陳明鴻那兒去，告訴他這個不幸消息。他給了他必須的安慰，叫他放冷靜，他當設法幫他出去找。其次，他想到住在九龍的她的叔叔，她也許因一時的失意，忘記了過去的仇恨，到他那兒去了。他便搭輪渡過海去，他到了天津，

沒有停留的就直到她叔叔家里去。叔叔不在家，出來接見他的，是那個他雖不會見過面，却是早已聞名的，刻薄的主婦。她用冷淡神情，聽完他的訴說後，才用刻薄的口氣說：

「對不起，在我家里沒有這樣一個人。」

這句話，像一把劍，直刺進他的胸膛。他痛疼着，然而，仍奮勉力咬住牙根容忍下去。

「她真的不到你們這兒來？」

她微笑着，諷刺的說道：「不信你就在門口等等看，有一天到了無處乞討，無處向男人獻媚時，她也許就會回來的。」

他面孔轉青了。且想用手中的那隻代步木凳子向她打過去，爲的是懲戒她的出口傷人。可是，現在的他已經不像兩三年前的他了，他的脾氣已經改變着，能夠以最大限度來容忍，如果這容忍對他有利的！他走了，從她那「污濁」地方走開，一走出門口便吐口水，並且吐得很響，這樣，但可以使那使人不快的主人聽見。他回轉香港來又到他認爲可以找到的地方去，爲了自己的家。幾天時間在奔波中過去，凡有希望找到她的人

方，他都去過，同時陳明鴻也率領了一班朋友幫他跑。可是，依然一點消息沒有。他注意每天出版的日報，以為也許能夠從里面看到一條報告獨身女郎沒水自殺，或是有關自殺的消息，然而，他又失望了！朋友們都肯定着說：她沒有死，也不會死。而在這小小的島上，在這四百萬人中，她能夠到什麼地方去？朋友們又說：放心，慢慢找好了，也許有這麼一天她會自己回來，或彼此在什麼地方碰頭的！

「這是常事，」陳明鴻勸解他說。「一時氣憤使她做出這冒險的愚蠢行爲，而後，她頭腦冷靜下去了，就會想一想，就會後悔，而後回轉來。」

「不，」朱可期不以爲然地搖着頭說。「你不知道，她不是這樣的女人，她會這樣做下去，一直不回來，如果我再不設法。」

「那麼你登報好了。」

這是，他們僅僅找到，而且是挺好的辦法。

報紙已登出來，而他却反而病倒了，是一場相當怕人的發熱病。朋友們問他是否要通知他家里？他堅決的搖着頭，問他是否可以把家送回家去，他睜着眼發呆了。終於，他們把他送到醫院去。

病沒有好，他就堅持着要搬回自己家里住，這兒，一切都因為他病得重，久不沒好，他整日所得的亂污濁之，而他却偏願在這垃圾堆中過日子。孤獨的，悲慘的，爲的是，他可以從這三東西上面去回憶過去，那時，他們曾這樣幸福，這樣地活地生活過。當一個人在時，當一個人愛你變得過火時，你要感到厭煩；爲什麼她要這樣使人麻煩！可是，當她離開你，不再愛你了，却又感到冷清。爲什麼沒有人會來愛你，你是多麼需要啊！她在時，他怕見她那冰冷的面孔，發恨，認爲是一種過分的負擔。現在她走了，也許就會永遠的走了，他却又覺得害怕。當她在時即使那面孔冰冷的，畢竟還有點暖意。而現在，他是一個人，永遠地要孤獨下去了。第一次，他覺得對她，對這樣的一個女人，過去會爲他犧牲過，只要他肯，以後也會一直爲他犧牲下去的女人，是那麼地需要，那麼地難捨難分了。

「不能，」他喃喃的自語着。「我不放鬆她，我不能沒有她！」

他家裏人，從他的朋友口中得到關他這個不幸消息後，其騷動情形可以不用在這兒說出了。不過久已不再到他那兒去的靜芳，却破例的到他家裏來拜訪。她坐在大窗下的沙發上，看着這個面容憔悴，骷髏一樣的叔叔，低聲說着一些令他中聽的話。她已經說

要做着樣子了，因此對於怎樣對付一個男子，當他有所需要的時候，是毫不費力的。她知道他是關心「她」，便故意說：

「有人看見她。」

「在什麼地點？」他震奮得很，差不多要從床上跳起來。

「是我一個同學來說，她在廣州看見她。」

「在什麼時候？」

「一個月前的樣子。」

「她說她做什麼嗎？」

「她說過的，」她說，想了一會又接下。「她說她在她親戚家里住。」

「她有什麼親戚在廣州？」

「這個可不大清楚，既然只是在親戚那兒，就不會住得太久，她會回來。」

「你是這樣推測嗎？」

「我這樣相信。」

這三句話在他心中轉了一下，也覺得很有道理。爲了一時的氣憤，暫時到親戚家里住

一個時期，等氣平了些再回來，也是人情之常。

他在黑暗中，苦煎着，摸索了許多時日。現在，她給他輕輕的把天幕揭開，陽光瀉進來，他又重見光明了！

他在期待她回來，他相信她一定會回來的。這信念支持着他，使他的健康迅速地恢復了。

戲院那兒的工作，因為他生病時，經理已經找了另一個人來代替，現在又沒有急于把代理調走的意思，這態形中等於是迫他辭職。他並不惋惜這個位置，他便把它辭掉！可是，正因為這個原因，便大大的影響到他的入息。在病中，他又支出比平時兩倍至三倍大的開消，這一來，使他的經濟狀況，不得不完全陷於絕境了！

陳明鴻和別的幾位窮朋友，還是經常來看他，看見他的拮据情形，每一次總自動或多或少留給他一點錢。然而，盂水車薪又何濟於事？而且他們也不是富有的，他不得不向出借印子錢的地方想辦法，這筆債一担上肩就無法放下，而且越來越重了！

父親知道兒子有這個新困難，他想：站在做父親的地位，應該給他一點適當幫助。

其次，他以為這個頑強的小兒子和家庭間的隔閡應得消滅，在他死去之前，他不能看見他們對立，分裂，處處站在敵對地位。家庭應該和他和解，兄弟也應該和解，過去所有的都是誤會和個人的意氣而已。他決心來打開這個結，而且開始進行了。

靜芳在祖父的暗示之下，又到這兒來了。她露着口氣，試探他是否可以搬回家去，債務由家里代付，他冷笑着：

「要回去我早就不出來！」

跟着就有一筆數量相當的款子交來，靜芳說這是老祖父的私蓄，送來給他還債的。

他知道如果他利用了這筆款子，他的經濟狀況可以改善，境遇也可以不至於如目前這樣狼狽不堪。不過他回頭又想：假如他接受了，在精神上就等於否定自己的獨立性，過去吃盡苦頭苦鬥得來的成績，硬要被他們一筆勾消。到那時，他們就會說：他雖然傲慢，依然非靠家庭不可，這是屈服，是出賣，他決不能這樣做！於是，他把款子退還了，並且說：

「回去告訴他們，我現在并不窮，因此也無需救濟！」

這使老人又惱又急，硬把錢放到陳明鴻那兒，他說：「遇到他需要時，就用你的名

義借給他。

陳明鴻照他所吩咐的辦法做，而結果是十分完滿。

她並不帶他所希望的，再回到他身邊來。

他的朋友去廣州打聽過了，報紙也學過了，然而仍舊沒有一點消息，她真的是一去不回嗎？

伴着深沉的孤獨感，他在期待中文生活過一段時期，因為心情不好，身體常常生病，他的頸勁有跌打，有規律的生活已經破壞，他重又回復到同居前的那生活情況之中了；房子長久的沒人整理，灰塵寸積，頭髮蓬鬆，形容枯槁，衣衫襤褸，他曾從狗窩里爬出來，現在又爬回狗窩去了！然而，這給他的威脅並不大，原本他就不怎樣注意到這些生活上的細節，因而，眼看着整個生活的和平境界被摧毀，也不太感痛苦。他唯一感到痛苦的，是心靈的無所寄託。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人會來愛他，給他溫暖，給他安慰了。自然，他也有許多男朋友，然而，當一個有過女性溫情的人，對於男性的友愛的同情，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她曾經給他過的東西，現在她帶回去，而且還要付出

更高的代價。

他會企圖過，把心靈上的苦痛，用線條色調再現到畫紙上面，這是一種最適當的發洩，從那上面，他就可以得到若干時候的安靜。他畫了，夜以繼日的畫着，而且都是成功之作。然而，他不滿，畫過之後隨又擱去，他怕見他所畫出來的東西，會使他回憶着更多的痛苦。他是強者，他始終承認不被擊倒的。在朋友面前，他有比任何更多的驕傲，他笑，笑得比往時更漂亮；他的痛苦是深沉的，然而却被秘密的小心的隱藏着，他不願意赤裸裸地暴露在人家面前，那無異於說：他已失敗，被打倒了！

父親企圖以金錢來調整他們關係失敗之後，便採用新的進攻方式。他知道，如果他去看他，他會用好面色來接待他，正而不能有好面色來接待他哥哥一樣。可是，他關心他，他得到陳明鴻那兒去。這個中年男子滿足了他的要求，他告訴他：他窮，他生活沒有辦法，叫化子一樣到處奔，借貸，而最重要的是他痛苦，需要人的安慰，生活所於絕境。這使老父親深深的被感動了，他回到家時，一路在想補救方法。自然，他不承認有補救他的地方。可是，他的不幸，家里人更要負相當責任的。如其他不能離開他們，那

他就不至於弄到像現在這種地步了。錯誤是存在，而且一再重複着。現在，已經不是誰該負責問題，而是該用什麼方法來補償這過失。他又想道：他的痛苦是很自然的，他需要一個家，一個女人，這是合理而明顯的。那知識份子的女性遺棄了他，是她的一大錯誤，可是他却不該爲她痛苦一生，他應該還有自己的幸福！到家以後，一個家庭會議又舉行起來了。第二天，有幾個媒婆給請到家里來，他給她們所提的條件是：要鄉下的，能認得幾個字固好，不認得字也無妨。這一次，這兩老夫婦，是以家長身份，用了最大決心要給他主持婚事。生時八字送來了，他便拿去請教算命先生，他們斟酌着，一度又一度的。過後，老太婆便穿上新衣服，給媒婆帶到鄉下去相親。當一切都處理停當，連聘金嫁裝也談妥了，做哥哥的才被推託着，到弟弟那兒去，他們交了一張求來的新娘子的照片給他。

他們雖然已經有一年多未曾見面了，現在一見起面來，却依然是尷尬不堪的。在他們中，似乎有一件東西，很不愉快的隔離着。當他們分開，各不相想，這東西也變得無影無踪，當他們一見面，這東西便又出現。它把他們隔離着，互相推得遠遠的，格格不入地相立。這東西是件什麼呢？我們以爲就是傲慢與偏見！

做哥哥的在他弟弟面前逐漸的乖巧起來了，他極力避免再去觸動他那尚未復原的傷口，他一句也不會提到梅麗影的事，却笑着說：

「我來給你報一個喜訊。」

「什麼喜訊？」

「爸爸要給你成親。」

「什麼意思？」

「不用再固執了。一切家里都已替你弄妥當，只要你答應，便可以正式宣佈。」說着哥哥從袋里把那張照片掏出來交上。

「我沒有結婚的意思，」他面紅的設法拒絕去接那張照片。「你們用不着再替我擔心了。」

「這是爸爸的意思，」哥哥說，把照片直送到他面前，他知道對方正爲這事面紅。

「不啻是誰的意思，」他說，一面却斜着眼去看，在那張四吋大的照片中，有一個十六七歲小姑娘，拖着長長的辮子，以羞怯的蠢笨姿勢坐着。她是不太難看的，在她面上有一種誠實單純的表情。「我都不肯接受。」

「媽媽已經去相過親了，雖然是種田的，却也有幾分產業，可算是門當戶對，如果你以為她……」

「不要了，會我的意思！」朱可期搖着頭說。却一直沒有離開那照片。那鄉下姑娘的笨拙姿態，很使他發生興趣。

「再不然就是嫌她缺乏知識。關於這個你也可以放心，人家雖生長在鄉下，却是小學畢業生……」

「這個與我有什麼關係？」他說，把像片退還給他。

「那麼你的意思？」

「我什麼都不要。」

做哥哥的着急起來了。

「你不能沒有人照顧，在那個人遺棄你之後……」

「什麼話！」朱可期面色突然變了。「並沒有什麼人敢遺棄我，我也不需要人來照顧。」

「即使你不要人照顧，却不能不傳宗接代！」

「我沒有那樣福氣，」他冷笑着說。「我也不需要！」

「這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你必須要！」

「我寧不要！」他被激怒了，「我告訴你我寧不要！如果你覺得我活着礙眼，請你把我殺死就是了，不要再用這方法來磨折我！」

「你簡直就是無理取鬧！」

「我就是這樣，請你給我滾好不好！」

完了，一切計劃全破壞了。談判的房門已經給關閉，他們再也無話可說了。朱可期狂怒地指著房門叫他滾，可明也是滿面怒容，沒有告辭，沒有道歉，砰的把房門一關就走出去了！

當哥哥離開之後，他覺得一天都不舒服。他看他，好像是特地來侮辱他一樣，他說他是被道棄的，那時帶着那一副幸災樂禍的神情，他以為他看得很清楚，即使，他來時是懷著善意，他也不曾接受這樣一個要求。也許他倒是善意的，他們看出了他的痛苦和需要，孤獨在他，的確是一種痛苦的負擔。他不但需要安慰，且需要一種奴隸一樣

服役，如果，他有一個新的伴侶，他就可以把這些痛苦去掉。然而，他不能，良心叫他不能這樣做，苛責他別再有這樣的想頭，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人家的犧牲上，這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很容易失去的，他和梅麗影的事實就是一個最恰當的教訓。如果這種犧牲是合理的，她就不會出走，不會悄然離開他！他已經摧毀了一個人，使她受了多少苦難和磨折，難道還應該再去摧毀第二個？不！不能！他在房裏不安的走動着，覺得他哥哥的行爲簡直是罪大惡極，不但對不起他，且也侮辱了人的尊嚴。

從這個新糾紛發生之後，他以為處在這個城市生活下去，是索然無味了，生活的負擔，心情的負擔，種種煩惱，苦痛圍繞着他，他被束縛住窒息着。朋友們雖然都有兩隻活動的腿，然而情形并不比他的好。他去看他們，想從他們那兒得到一點安慰。然而，他每到一處，那處的主人似乎也特別繁忙起來，他們也正爲生活，爲每天的柴鹽油米熬苦着。他見不到健康的愉快的面色，他以空虛的心境去，却滿含着愁悶回來。他們都在那兒忙着，奔跑着，而他却安閑的流蕩的，一點事也不能做，也不想做，他感到慚愧。回轉家來，他想着點什麼事，然而，不成功。他拿起畫筆來，種種印象，灰暗

發瘋的，痛苦和不幸的，都向他攻擊着；把他圍繞在核心，他情思恍惚，心境煩
 把畫筆重新放下，嘆息着，投身上床。他想休息，讓睡眠來征服他罷。然而，他無
 法安靜，煩擾加劇了，他從床上跳起來，在屋裡亂走一頓，覺得它很髒，很醜，很狹
 隘，一點空氣也不流通，一切都靜止了！他被望擊着，他的心快要爆炸了。為了逃避這
 個新的災害，他恐怖地從房裡逃出來，讓自己留在茶館里，濃茶使他逐漸的清醒了。他
 想起了劉那前的心理狀態，覺得可笑。可是，他却以為這樣的生活方式，是無法繼續下
 去的，他必須走，必須離開這兒，不然他就會發狂，或被望息至死！

和往常時當他碰到什麼困難時一樣，陳明鴻把他從那不幸的境遇中解脫出來。

陳明鴻已經不再靠畫畫過日子了，三年來又添了兩個孩子，三十幾歲的人，却有五
 個孩子，一家七口決不是一枝畫筆所能支持的。他改了行，到報館去當副刊編輯。在這
 個報館里面，有一個叫做老馬的舊同事，兩年前被人請到安南西貢一家華僑報館去當總
 編輯。他有信來，想請他代為物色一個圖書編輯，待遇不薄，不過需要腦筋清楚，有點
 能力的！

在這許多朋友中，唯一能了解朱可期，把他的優點和缺點，痛苦和快樂看得最澈底的只有他。他愛他，願意盡自己最大決心和努力來幫助他。而朱可期也把他信賴着，他最怕人看穿了他的心境，在陳明鴻面前，他却會不自覺的赤裸裸的把自己現出來，有時甚至於怕他會因他的騷擾而冷淡，不再來發現他的痛苦和缺點。他們什麼都談，而且都是赤裸裸，不留絲毫的。

他把他的決心告訴陳明鴻。陳明鴻也很贊成，他說：「到什麼地方去走走也好，不過不能久。」

「我想一年時間儘夠了。」

「你想朝那個方向走？」

「內地不怎樣適合，交通上不便，也許是南洋羣島。」

陳明鴻想起了那個華僑報館找圖畫編輯的事情，便對他提出來。

「去不去？」

「在那兒？」

「安南，西貢。」

「如機會，什麼不去！」

「那麼，我給你打一個電報去問問。」

回電很快就來了，老馬說：要來必須快，路費已經匯出。他對着那封電報，冥想著未來日子，他忘記了痛苦，忘記了不幸，他笑了！

他走了，要和這個海港告別了，沒有惆悵，也沒有眷意。可是，他并非一個人去，同行的是一個華僑青年叫列東。西貢正是他的第二故鄉。也是一個藝術青年。他到祖國來是在兩年前，他在中大讀了一個學期，戰事發生後，加入尙仲衣教授主持的抗戰教育實踐社，到過許多僻靜村落做宣傳教育工作，後來廣州失陷，他們改組為職工隊，出發到西江戰地工作。現在，他要回西貢去了，他說：到沉寂的華僑社會中去起點作用，也許要比留在戰地有意義得多了！

這個青年比朱可期小四歲，然而，不論在外表或內心，他們都有極為明顯的不同。朱可期已是一個身經百戰老戰士，面上帶着憂鬱和憔悴的形容，倦怠得很，老使人懷疑他已有幾日幾夜沒有好好睡過；而列東則是精力飽滿，愉快而歡快的，凡事只看浮面。

伴件認爲有意思，有辦法。不過，他也很肯吃苦，那一段逃地生活把他鍛鍊得很堅實，公子哥兒習氣被洗刷掉了。在旅途中，由於兩個人都是健談，不拘小節的，不但談得來，而且很快便建立了友誼關係。列克把他在戰地的見聞告訴他。這些事在他談來，像是老生常談，天天說到，時時看到，而在朱可期聽來却像是在聽傳奇故事一樣。祖國是抗戰了，和我們的遠東強盜清算了百年來的血債，他和他們隔離得這麼近，却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他寂寞，他孤獨，陷在個人的悲哀的泥沼中。這些故事，他聽得很有意思，很興奮，一再要求這位青年朋友多講一點。而對方閃灼着眼睛，在得意之餘便一個接續着一個，把故事講了下去，好像老講不完似的。

列克說：當他們離開廣州時，敵人的先頭部隊離城只有三十里，情形很紛亂，他們却依然從容撤退。到了西江的時候，他們便奉令停下來工作了。他們的工作地點，和敵人的先頭的防地，只隔一條江，江的這面是我們的，那面是敵人的。從我們的防地，可以看見敵人防地的許多情形。敵人因爲不費代價的得到廣州市，趾高氣揚，很是傲慢，簡直不把中國兵看在眼里。因此，在我們這邊防地就常常看見鬼子兵，騎在高頭大馬上，昂頭闊步的馳騁而過。這使我們的士兵看了心癢，於是乎，就偷偷的對着他們瞄

準，碎的一槍打過去。馬受了驚嚇，立起後腿跳躍着，騎在馬上的人却無聲無息的跌下去，死了！

這是一幅生動畫片，聽的人很興奮，聽的人也很興奮，他被鼓舞着，賦詩陷在一種新的氣息中。他貪婪的呼吸着這種氣息，而且被它所陶醉了。

他順利的到達那城市。在路上，他像一個花花公子一樣，打扮得漂漂亮亮，坐的舟車是頭等的，吃的飯菜也是頭等的，這就使異邦人有點摸不清他的路數了。他到底是什麼人？他殘廢，拖着腿在地下爬着走，却打扮得像一個闊氣的紳士。到旅舍時，茶房以卑微的眼光注視他，問他是否要一個房間？他就會回說：「要一間最好的！」於是，對方的態度馬上變了，變得那麼謙恭有禮，而他却傲慢地昂着頭，目不瞬視地向前走去。到了餐廳，他吃着挺闊氣的飯菜并給茶房以超出原定兩倍至三倍的小賬。列東是知道他的經濟情況并不太佳的，因此在看見他這樣大模大樣的揮霍金錢時，便給他暗示，勸他不必多作這種無謂開消。他微笑着說：

「我寧可平時少花一個必要花費的錢，却不願意省去這個揮霍機會。」

「當你也像我一樣半身殘廢，到這被人家以……的藍光注視着時，你就能明白我這樣做法是有着怎樣的意義了！」

西貢是一個道地的殖民地城市，住着近百萬人口，有許多人類在這個地方躺在骷髏堆上享樂，也有許多人類和垃圾一樣在受難！在那城市，人可以殺人，自殺，被殺！在那城市人在出賣人，自賣，也被賣。可是，大家都擺脫不了……他從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城市，有這樣多荒唐，無恥和卑鄙的事情的！他從沒有看見一個城市，像這兒一樣，有那麼多人不被當人看，當驢馬一樣的被指使奴役；沒有看見一個城市有這許多女人，有這麼柔和姿色和美豔的身段！一切印象都是新鮮，有趣，使人沮喪，也使……他快活得很，那久已不用的炭筆和畫冊，又在他手中出現了。……

……請他到家里暫時歇一歇，便打電話通知華僑日報社的總編輯，一

……在……方……對未來可期是早就顯名了，他看過他許多作品……還是……國

雜誌上看到的。朱可期並沒有向外國雜誌投過稿，是他們在中國報紙上把它轉載過去的。他是一個高大健壯的四、五歲人，大事精明，小事糊塗，有相當腦筋，却缺乏待人接物經驗。過去的處境很優越，生活過得好，工作也順利，沒遇到什麼打擊，所以養成了他有點腐迂，有點書呆子習氣！

他們對坐着，談了一點多鐘，彼此都在投機，他問他國內情形，香港情形，而後是陳明濤私人情形。朱可期把自己所知道的說了，便也問到四頁一般社會，和報館內部情形，而他也剝枝大葉的說了。應該說的都說過，時間也不早了，老馬看一看袋錶。他說：朱可期應該搬進報社去住。

「什麼時候？」

「隨你，現在搬更好。」

列東對他雖好，他們一家人對他也招呼得很週到，不過，他想：儘管人家對他好，也還不好意思住下去，他們畢竟和他沒有什麼特別關係，憑什麼來打擾人家，於是，便答應即刻搬走。

主人很覺爲難。既是客人去意甚堅，也只好讓他走。老馬是坐着報社的汽車來的，

那裏的油漆的流，他在那裏任一箇熱鬧大街上是一幢四層洋樓，頗爲堂皇、編輯、印刷，發行都兼而有之。主要的職員也住在里面。老馬把他介紹給總經理，在介紹時，自然也不免誇耀一番，他說這是一個有國際聲譽的藝術家，經常給英美各國雜誌撰稿的。總經理叫做陳平，矮，胖，四十七八年紀，是一個道地的投機商人。他是從貧苦家庭出身的，青年時代爲了一任刑事案件，從故鄉逃到安南。開始是做苦工，而後加入了流氓會社，不知怎麼一來，却說成了致富鉅商了。他沒有什麼知識，却很精明，做了這個報館的總經理之後，便是在那裏辦中學。生差不多程度，却自以爲也是一箇文化鉅子，領導人類社會的。他生不信，信着這的，是扒錢，第二件是弄錢，最喜歡和社會名流或文化人來往，而且儼然也裝做是他們中的一份子。

老馬來到報館，他的歡迎詞是築一切諂媚恭維的交際。他代表報館的主任，代表報館的入員，代表全報的十萬讀者，對他的「屈就」表示無限的歡迎。老馬聽着，一次次的點頭，臉上露出許多恭維的時候，朱可期待冷淡的皺着眉，對老馬望着，老馬說：「你太客氣了。」然而，老馬却裝做沒有看見的樣子，他在這個肥胖商人面前，老馬說：「你太客氣了。」

莊重。

一陣水淋灌過之後，陳總經理便親自把他送到特別爲他準備好的房間去。那是一間有沙發、電話、彈簧床等現代化設備的房間。他對於這房間佈置的簡陋表示歉意，請朱可期朱先生屈就一下。然後，他把工役叫來特別吩咐一聲：對朱先生務須特別招呼。之後，深深的一鞠躬走開了。

陳總經理走出房間之後，朱可期才大大的鬆了口氣，他向老馬看着，他正坐在一邊微笑。

「這是一個有趣人物。」他低聲的批評着說。

「一個精明而又勢利的人物。」老馬糾正着說。

「他對所有同事是不是都一樣客氣？」

「對你對誰都是破格的，」老馬說。「對別的可就不那麼樣。你是因爲有國際地位的，不能不特別看待，過後，他就會拿你去做廣告，說他這個報館人才如何充實，連享有國際地位的畫家也請到了。對我，因爲他不能不依靠我，沒有我這個報館就得垮台。」

「你看這就是，這個報社內部情形也不。」

他得以最大努力來了解這個新的工作環境。不過，這也是不難的。他在這兒只工作了一個星期，由於老馬的幫助，把許多實際情形都弄得清清楚楚了。

這個報社可以說是一個奇異的綜合的組織。報紙的銷路每天有一萬五千份，經費也充足，沒有一境，純粹以謀利營業爲目的。雖是商辦機關，却也有許多公家上的限制，比如編輯部就有兩派，一派是老馬來做編輯以前老報時代的人員，他們是繼承老報的學問，編輯更是不行。以前他們的報紙並不拿電訊社論賣錢，而是拿副刊來賣錢，因此編輯部的工作時間是放在大煙店和茶座上的，一直等到工作時間到了，才慢吞吞的回到編輯部，寫點足以娛樂人心然而無益的色情文字。另一派是老馬進報社後在報社中，編輯部之爲新派人物。這些人是這張報紙的新命脈，他們一進報社就對報社的內幕，以及報社的現狀，只是一個多月時間，便趕上現代化新聞紙的步調。這些人是一派，他們不拿電訊社論賣錢，而是拿副刊來賣錢，合作下去。這些人是以介

紹新的才力一察，却無法子叫舊的走開。即使這些人是廢料，完全不適合；因為他們在這兒已有極長的歷史，是一個黨的開國功臣。同時却又不肯叫他們空着不做事。因此便不免，前在這張報紙上，保留若干舊的軌跡，結果這張報紙便成爲畸形產兒。光副刊就有兩種，一種是新派的，以刊新文藝小品文字爲主，另一種是專門登舊派連載小說的，各人地盤分開，各爲其主，互不相干。老馬雖爲編輯，然而，並沒有什麼權，一切職權都集中在陳總經理一個人手中。用人去人的權，要由他作最後決定。他在這兒辦報，已經有十幾年了，雖然清除了舊報沒有前途，決心改良，以與其他報紙競爭！可是，他對新派報紙內容却也抱着懷疑態度，特別是在用人方面。他相信老馬，因爲他的參加報社工作，進行新運動，使報紙銷路增加。可是，他又不願使他的羽毛過於豐滿，使自己完全依靠他。因此，他雖知道在舊的報社，有許多吃閒飯不做事的工作人員，却也不叫他們，他留着他們，並且叫他們負責自己的保護和領導之下，有意無意的涉濁這新舊兩派職員的鬥爭。他前在報社裏，倒算運用着。老馬不是瞎了眼晴的，他把這情形看得清楚，不過，他不願意和站在公開的對立地位，他沉默着，却銳意來調整自己陣容，他重新力量，儘可能地，使社會上一些權限，以過來。所以他的歡迎來可期，并

朱可期以他的成就，以及他的努力，以及老馬的……，在……派下……，很快便佔有顯著地位。首先，他爭取到每天必須有一……，放在和社……，極重要的地位上，他的提議被無條件接受，實行的結果也很完滿，讀者界有極好的反應。然而，他還不能滿足，他進行鬥爭的次一個目標，是當副刊編輯，他不但運用了畫筆，還想運用文筆，他得鬥爭，運用他所能運用的武器！

精衛可恥的出賣了祖國之後，便潛逃到河內去住着。他雖然成了日本特務機關的……，却不肯公然承認，還做出了種種像煞有介事的姿態。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全安南各華僑報紙，猶豫着無所適從，他們不敢輕易下……，這畢竟是一個大事件，態度必須慎重。

「華僑日報」……消息比誰都遲，而他們却馬上把事情判斷清楚。因此，第……，對這事件取緘默態度的時候，「華僑日報」却用……，用……漫畫，宣佈了……精衛的賣國罪行。他們的正確判斷，使所有……

他在這個時候，他卻又提出口號，請求越南政府，請求不監禁
精衛，把精衛逐出境！

精衛這個人，差不多是一手包辦，用全副精神來「汪精衛鬥爭」，他畫漫畫，寫小說，寫小品文字，凡是能利用的形式，他都利用，凡是利用的地盤，他也都利用。他是反汪的第一名健將，他們這個報紙也就成了反汪的主要輿論機關了。他們這種積極的、起勁的態度，在打擊汪精衛，堅持抗戰這一點上是起了主導作用。可是相反的，却被日本駐越南的特務機關所注意了。開始，他們用外交形式，向安南當局提出抗議，要求封閉報館。安南政府採用了拖延辦法，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行動。第二步對付手段，直接對報館實行恐嚇。可是老馬不客氣的把車一擱，政府呼籲，請求保證。最後，一個自稱為「汪先生」代表的陌生男子，便在總經理室秘密出現了，他是由報館里面舊派人物的首腦，一個專門寫色情文章的姓王的編輯帶着去的。他給這位流氓出身的總經理一張廿萬元的支票，總經理收了。總經理搖着頭說：困難得很，這廿萬元，維持這場面。那代表，了半天，實在是鬥不過他，就頭破血流地走了。

理把他直送到樓下，和他握着手，謙卑的低聲說：

「一切都請放心，明天便可以從報紙上看到滿意的答覆了。」

「自然還是相信你的，」那代表先生說。「不過，要注意，不能操之過急。其次，這消息絕對不能絲毫洩漏。」

「這一點你放心。」

「我等着看你的成績表現。」

第二天清早三點鐘，老馬和朱可期看過了最後一次大樣，便坐着車到外面去飲早茶。他們又陶醉在另一個傑作中了。他們從可靠方面，得到了汪精衛和日本定的秘密合作條款，並且就把它全部發表了出去。他們想：當這份報紙遞到市民、日本特務、汪派走狗手中時，他們該會怎樣吃驚啊！這秘密文件的公佈，在全世界，他們該是第一個報紙！他們對着茶，好像在過生日一樣，覺得非常興奮，非常輕快，一晚上來的疲勞都消去無踪了。他們在寬大的茶廳坐着，決心等到報紙發賣，看週圍的茶客看到那消息後，為那為的態度再回去。這樣，在第三天的報上，他們便又有文章寫了。他們等待着，以那焦急的不安的心情。

子在茶館中叫賣「華僑日報」了，老馬第一個搶着去買，他發覺報紙的封面，他的面色突然地變了。在第一版上，那「必定轟動一時」的消息，第二條次與新聞代替了它的地位，社論沒有，漫畫地位換上了火車輪船時刻表。

「這是怎麼回事？」老馬震駭的對着朱可期間。

「什麼事？」朱可期沒有看報。他想決不會有什麼發生的。

「你看，」老馬把報紙遞向他前。簡直是開玩笑。」

朱可期認真把報看着，也跳了起來。

「這是陰謀，老馬！」他氣息短促的說。「可怕的陰謀，這一次老馬不能馬虎了。」

「回去，」老馬說。「非弄清楚不可！」

「走！」

於是這兩個客人，在店中面色倉皇的走了。大家都覺得奇怪，却沒有一個會想到

他們一到報社，馬上就奔進印刷間去。報紙還在那兒印着，老馬大聲叱喝着：

「停止！停止！別再印了！」

機器的轉動聲把他的聲音蓋着，沒有人聽得到，於是，他就直跑向領班的去，一把扭住他的胸膛，指着報上那被更改過的地方，口沫亂濺的說：

「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回事！誰收買你這樣做，說！說！快點說，不然我就要打死你！」

領班睜大了眼睛，頭緒亂了，他不明白他說的是什麼。

「你還假裝不知道，」老馬暴跳着，抓住他亂搖。「說！是誰收買你的！」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我的確不知道。」那領班面色蒼白起來了。

「你不知道，是真還是假？那麼，我就告訴你。」於是，老馬氣急地把那事情說明着。

「這個，」領班搖着頭說，「我不知道，是排字房改的，你去問他們罷。」說完，他鬆了一口氣，微笑着。

「是排字房改的？那真是有此理，我一問他。」說完了話，老馬又奔向排字房去。

他氣憤地想先打他幾個耳光，

去，他微笑着，把總經理給他的條子取出來。

他說：「和你商量好了！」

「這個人來抽的？」

「他拿了總經理這張條子來，他說：這是無論如何要改的，

和我商量好？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他冷笑着，把條子遞給朱可期看。

「這中間一定還有什麼名堂。」朱可期肯定說。

「走，我們找他理論去，我可以辭職不幹，然而受不了這種侮辱！」

他們沒有找到總經理，總經理却在十點鐘時候來找他們了。第一個被找到總經理室去的是朱可期，他在日本特務機關眼中，始終是反汪的行動人物。他行動是那麼不便，却竟然遠渡重洋到這個地方來當個職位不算太高的漫畫編輯，不是負有什麼特殊任務是什麼！至於老馬，則不滿是傀儡罷了，沒有多大作爲的！他爬進門去，總經理從他的

寫字格透站起來，恭敬而且謙虛的，先請他在沙發上坐下，然後倒茶送煙。朱可期却始終用冷淡的，帶着輕蔑的腳氣看他。

「總經理找我來，有什麼貴幹？」終於，他開口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總經理很是和平的說。「不過，找朱先生來隨便談談罷了。」

「談談嗎？」朱可期說。「我也正想找總經理談談。」

「不敢當，不敢當！」總經理說。沒有等對方把話說出，便先發制人的把自己早就安排好的話說出來。「敝報能得朱先生遠道來幫忙，非常榮幸，非常感激。鄙人辦的這份報紙，雖有十來年歷史，過去也還有點銷路，不過內容却始終是亂七八糟。自從馬先生和朱先生來了以後，才逐漸的充實起來，特別是朱先生你主持的這一欄漫畫，就有很大的讀者，從銷路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這一件事看來，就很明白了！我們對朱先生非常感激。不過，」他頓了一下，面露憂慮之色。「朱先生畢竟是從外地來的，還不大明白了西貢這個地方的實際情形。這是一國殖民地，日本特務機關的勢力範圍，從戰事發生後，我們辦報的處境是很艱難的。一舉一動都要受注意，稍一不慎重，打鑿便隨之

「朱可謂聰明，頭來了，他竟稱他爲汪精衛先生，這使我們非常爲難。我辦這份報，宗旨是純粹是爲着賺錢的，一向沒有政治背景，我們也不需要有什麼政治背景。他好像在說我有政治背景似的，他又說『號是：中立！儘管誰在那兒弄去，我都不管，我要保守我的中立立場。』」

使朱可期反感起來了，他忍不住想問：「是什麼人的中立立場？是不是中國人的？汪精衛的叛國行爲已經失去中國人的資格了，因此，中立是不存在的！」然而，他沒有說出口，他覺得對這種人說話就等於對牛彈琴，何苦來？他沉默了。

「自然，」那總經理接下說。「我們對於朱先生的愛國精神是很敬佩的，畢竟的畢竟却也不能不有所顧慮，因此，我得請朱先生多多原諒。至於以後……」

「以後不要畫汪精衛的漫畫，寫攻擊汪精衛賣國的文章是不是？」他忍不下去了，便把這句話不經思索的說出口來。

「不是這樣說法，朱先生。……」總經理連忙陪着笑面說。

「請你多多幫忙，願一願我們的處境。」

「還有什麼？」

「就是這一點小意思。」

他一肚子不高興的走了，快到自己門口，聽差的已在那兒恭恭敬敬的等着，一見他來，便把一個大信封遞給他。

「誰送來的？」

「總經理叫我送來。」

他以為是辭退書，笑笑，打開一看，却意外地發現一張支票。「這是怎麼回事！」他自言自語着。「想收買我嗎？笑話！」他把它重新交到那聽差的手里。「對他說，我不要這血污的橫財！」他關進自己房里去。

老馬也被請去談過，被送出來以後，便到朱可期房里去。他們互相交換了一些材料，便來進行這次談話的分析工作。

「你以為怎樣？」朱可期說。

「……突然改變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最可能的是被收買，其次是怕死！」

「也不是流氓出身的，也怕死嗎？」

「從前和現在情形不同了，從前是一條光棍，現在他有三四個小老婆，四五百萬財產，怎會不比我們更怕死！」

「至於我的有法，則以為癥結決不在第二個原因。」朱可期說。「他一定是被收買了！這個人雖是精明卻沒有頭腦。他到底是不是中國人，我想他還弄不清楚。他告訴我，他要守中立，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面是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的抗戰，而他却要守中立！這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有人誣譏工人沒有祖國，而我則以為不要祖國的是商人，他們管你國家亡不亡，最好是發財！在香港這種人我已看見不少，對他這樣做，自然也不足為奇。不過，我們應該取什麼態度呢？撤退還是保留崗位？」

「保留！」老馬堅決地說。

「為什麼？」

第一，我們尙未判清他是否已被收買，還是僅僅怕死。第二，如果我們撤退了，就終於放棄了對抗戰的効勞。他現在並沒有怎樣給我們太多限制，不過是要我們採取中立態度，不過激怒了。即使以中立態度出現，也決始不可以做點事，這比之整個放棄要好得多了！須知道我們所執行的中立政策和別人的，在程度上決不會相同的。」

「這觀點對，」朱可期把頭點着。「如果他們得寸進尺呢？」

「可爲則爲不可爲則去。」

「要是到了要去也去不及呢？」

「不會罷，」老馬說。「我們隨時警惕着就是了。」

「既然你不去，我也只好留下了！」

「再等兩個月看看，如果情形不對，我們也不能便宜他們！」

「你也得把它的信仰打垮！」

「對！就這樣幹！」

日本特務機關和他們之間的棋局，已經演變了。現在要看那個先贏一着了！自然，

並不是日本特務機關的對手，一邊是有組織，有計劃，探取攻勢的；另一邊却是沒組織，沒計劃，只取守勢，而且是那樣沒有防禦的守勢，臨到決定時間一到，他們便不得不潰退了！

朱可明的估計不錯，日本特務機關的進攻是得寸進尺的。他們的第一步工作完成了，便進行第二步，結果有些同盟社的新聞稿通過總經理手里要求「酌量」刊登，過後不久又送來社論和通訊，而態度也改變了，他要求非登不可！若馬以為放棄對汪精衛的攻擊，改守中立已是最大的讓步了，如果再退下去，那簡直是不堪想像的。在若干中級幹部的支持下，他的態度也逐漸的轉強硬，送來的新聞，無礙的便「酌量」登出，社論要不得，違背了「中立」立場，便被送回去。對通信稿件，就採用了擱延辦法，儘可能使其失去發表機會。這應付辦法馬上便被看出來，第二次他們送來的東西，總經理再也不通過他的手便直接指定篇幅，送到排字房去。把原有文章抽出，改排親日或替汪精衛賣國行爲強辯文章。這使老馬怒不可遏，他直接去找總經理，和他爭吵，在他面前拍桌子，罵他泯滅良心。那總經理還是謙卑的陪着笑，請求原諒，保證以後不再有同樣事情發生。可是，這一個糾紛還未了結，第二次第三次新的攻勢又來了。最使他感到憤慨

他。他未徵求他同意，竟在編輯部添了許多不必要的工作人員。

最後，他以為已經是忍無可忍了，他以編輯部工作人員代表的名義，去向他交涉。

「你如果不尊重編輯部的意見，我們無法幹下去了！」他說。

「什麼，你們想解職嗎？」總經理假裝吃驚的說。

「我們再也不能容忍！」

總經理沉吟着，一會才說：「既然大家認為合不來，我也不能再勉強各位了！」

這答覆是完全出乎老馬意外的，他沒有注意到早在一星期前，日本特務機關已經準備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員了。

「我們就走！」他面色蒼白地叫着，站起身來。

「這實在無辦法，不過，我相信你們會原諒我的。」

老馬剛剛走開，會計主任就給叫進總經理辦公室去，他交給他一張名單，叫他給他們把賬結出，爲着表示大方，并給他們每個人加發一個月薪俸！

這筆賬還沒有結清，然而，勝利是已經在胸中了。

從報社撤退的人差不多包括了新派工作人員的全體，共十二位。同日，那姓王的神色「文學家」，帶着他那一批「煙床」同志，接受了他們空出來的地位，現在他是繼續編輯了。

他們搬到華僑俱樂部去住，實在是退却在過於倉皇，以至沒有從容時間來佈置他們的後路。搬到俱樂部後，他們才想到應該還有一條退路，老馬的意思，他們不能就此退讓，讓那批傢伙得意，他們得重新部署一下陣容，實行反攻。他想活動一筆錢，利用原批人馬新辦一個報，這樣不但可以報復，並且他有很大把握保證可以把華僑日報記者搶過來。這計劃是不錯的，可是要實行起來倒不是容易的事。他們需要許多錢，而這些錢要從那兒去找出處呢？辦報需要登記，這種登記手續平時就不大容易，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又有那麼強大的一個敵人，他們不會破壞嗎？工作人員中有一部份表示畏怯，有一部份另找別的出處去了，深明大義願跟老馬一起共進退的，只有四五個人。從「華僑日報」撤退，朱可期並沒有像老馬那樣激動，狼狽不堪，他是很安閑，很樂觀，他躺在沙發上抽煙，談笑，在茶壺里走來走去，似是若無其事。這使老馬不解，他們的被

不負相繼責任，爲什麼他一點也不關心，一點也不懊惱，難道他和那些已另弄出的事一樣一對未出的已有結，却不着擔憂。因此，當他們兩個人坐在一起時，他竟把這意思對他表明了。他說：他不明白他爲什麼這樣快活？

「那麼，你要我哭哭啼啼嗎？」

「不是這意思，」老馬說。「你應該對我們的報社工作，表示關心。」

「我比你更關心，可是，我以爲到這時才來佈置已經遲了。」

「你是說希望全無？」

「也許是罷！……」可期說。

「我的看法恰恰和你相反，那王八蛋（指陳平）在這兒也不是可以左右整個華僑界。還有許多敵人。他們嫉他，想找機會來打擊他，如果我們肯堅持下去，會有一批人來幫助我們的。」

「我的意思，倒是政治困難比經濟困難大，不知道汪精衛爲什麼要舉在安南而不躲到越南或泰國去？是因爲日本在安南有特殊力量，還是日本可以左右它，你想這陣要法國政府對日本來一下嗎？沒有可憐的……法國政府絕不會爲了我們的工作，去

加重自己的困難。因此，我以為我們的命運是定了。」

「不對！我不同意的——解！中國政府雖然軟弱，然而，你說他們和日本完全沒有矛盾是不對的，他們之間矛盾還得很，華僑愛國，能夠存在，能夠活動，便是這個原因。我們儘可以利用他們的矛盾來幹一幹！」

「也許你比我住得久，知道得澈切一點也說不定，不過，我總以為可能性很少！」

「不要這樣，他們氣焰滅自己威風！」老馬要求着說。「我希望你能和我繼續合作。」

「我以全人格向你保證，我決全力來支持你的工作，一直到你叫我為止。」

「如果你肯這樣，我就就安心了！」

列東到一息，來拜訪過他之後，他就對老馬說：他想搬到列東家裏去住。老馬也很贊成，像他這樣的人，是要更過多的照顧的。他搬過來了，和初來時一樣，他使這位華僑青年一家都歡喜着，他有了更多的時間，也可以不為衣食愁。然而，他的手足更忙碌了，他被裝在小汽車中到處跑着，找可入畫的題材。列東把他帶到歌劇院聽越南

他帶到妓女區，週旋在這些赤裸裸的淫靡少女之間。他說：「這是些像蛇一樣柔軟的雌性，」第一次，他明瞭了爲什麼人要挾女性比做蛇——他從她們中挑選了最好的，給她足夠一夜的夜度資，却只要她安靜的坐在他面前，給他做幾個姿勢，他迅速的畫着畫着，畫紙一張又一張的翻過去了，儘管都是些色情場面，然而，出現在他畫中的，却沒有一點色情氣味。他畫着一個裸體女人，用手掩住面，曲縮成一團，一條長長的鞭子，呼呼發着巨響，從側面打過來；他畫着一個肥胖的法國商人，高聲喧嘩，而在他懷里一個在對比之下顯得太嬌小的少女却在飲着自己的眼淚。……

他帶着那數量可觀的畫稿，他覺得滿足。這收穫在他這二十多年來是少有的，他並不白來——可是，他並不全爲自己，列東把他介紹給華僑救國會的負責人，他們想請寫一些勸募公債或救濟難民的招貼，他滿口答應，而且以最可觀的速度於前完。到深夜一二時，他住的房間燈還亮着，列東走來敲門，看見他坐在寫字檯邊，奮發地一筆一筆的塗着顏色，他想要在入睡之前畫稿完成。列東勸他說，應該小心照顧自己身體，時間有的是，慢慢做就是了。他微笑着，用嚴肅態度說：

「生命的存在是爲了工作，我不會讓生命浪費。」

生命給以浪濤。工作得很緊張，體重減到，面色比以前更蒼白了，然而，他的熱情是旺盛的，二十幾年來，他第一次這樣愉快的工作着！

他的活動，已有相當頭緒了。他的估計是不錯的，「華僑日報」不是絕對沒有敵人，他們沉默地環伺在它週圍，準備必要時給它一個致命打擊。他就利用了這一個空隙活動着，而結果，所提出的計劃便被接受了。有一個華僑鉅商願出二十萬來完成他這個計劃，可是他不同意出面。這消息被陳平打聽到了，於是一幕新的鬥爭便展開了。日本特務機關給安南政府提出了警告，并要求驅逐若干抗日份子出境。報紙登載了嚴重打擊，老馬和朱可期也同時被捕了。沒有經過正式審問手續，援救運動剛剛發動，他們就被法警押解出境。

被逮捕的人，向他們提出了嚴重抗議：

「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

「沒有罪，然而，我們不能不這樣做！」回答的人微笑着。

「這纔是『民地人民的自由！』這一位老朋友相對着苦笑了。

他們到香港，已是初秋了！朱可期從離去到歸來，計算一下時間，正好是一年！一年時間是、很長的，然而，在他的生命史，却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在這一年中，他從個人的哀歎解放出來，在這一年中，他的視野擴大，明白了真正的鬥爭和鬥爭的方面了！他的身體是變得比以前更瘦弱，然而，他的意志却被鍛鍊得更加剛強了！

朋友們很快就知道他們的遭遇，列東把這事情的經過通知陳明鴻，陳明鴻在報紙上給他們發了一條短短新聞，於是便傳開了。他們在碼頭上看見他，陳明鴻差不多是把他從地上抱起來的，他說：

「你終於勝利歸來了！」

「給人家驅逐出境的，還說什麼勝利！」

「正因為是被驅逐，才顯得勝利更有意思！」

老馬到地一親戚家裏去住，朱可期則被陳明鴻接回家去。他那間工作室已經久不用了，他可以出來給這位老朋友居住。

吃夜飯的時候，陳明鴻對他索閱一年來的成績，朱可期笑着說：畫倒畫了不少，可

「這是我最近寫的一篇文章。」

「我……比較這些。」

「那麼請會我拿給你。」

同回到宿舍去，朱可期打開皮箱，從裏面拿出兩冊硬殼燙金的本子來，一本是……所發表的畫稿，另一本……是他一年來畫的速寫畫。那老朋友……略為打開翻了幾張，……挾在腋下高高興興的回到自己……里去。他把老婆孩子打發上床睡覺之後，便在燈光下，對着這兩冊厚大的畫冊細心的，精神貫注的披閱起來。一直到了深夜二時，才把它翻完。夜已經深了，然而，他是那麼地興奮，無法上床，他非去親自……意見告訴他，是……能入睡的。於是，他又帶着那兩冊畫稿，到他房里去了。

朱可期房里的燈光還亮着，從那虛掩着的門縫漏出，他輕輕一推就開了。朱可期也還未入睡，他正在對一堆舊信發呆，那都是半年來朋友們……從了他的吩咐，沒有轉到安南去給……的。現在他回來了，只得做一夜時差把它讀完，沒有讀完信，他也是不能入睡的。

……微笑着，告了打擾的罪，便放輕足步向他走去。……的說。

「還沒有睡怨？」

「我想把這些信讀完，」他說，回過頭來。

「我要再打擾你幾十分鐘。實在是無法忍耐到明天。……」

「什麼事，我不明白。」

「關於你的畫，這兩厚冊我都看完了。我很興奮，我來慶賀你偉大的成功。」

「不要和我開玩笑。」

「這是什麼話！」陳川鴻激動地說。「我什麼時候對你敷衍過？」

「我只想聽你的公正意見。」

「我的公正意見就是，你成功了！只一年時間，你的成功不但趕過我，還趕過全在

香港向任何一個畫家，」他打開那冊素描畫冊。「這樣的內容，這樣的表現手法，這樣的風格，在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的！」

「恐怕你把我估計得過高一點。」

「不會！絕對不會！」

「這就是你想告訴我的？」

「這就是爲什麼我等於要告訴你的話。」

「沒有別的？」

「現在還沒有想起來，我想別的意思一定還有，不過現在想不起來。」

「希望她能聽見你別的一些意見。」

「告訴你的，不過，不是現在。」

「我等着。」

他們相對，片刻的沉默着。

「到香港後你打算怎麼辦？」一會，陳明鴻開口說。

「我沒有什麼計劃，」他搖着頭說。「看看再說。」

「對你這兩本畫冊又打算怎樣處理？」

「還不是畫出來就算了。」朱可期面紅的說。

「這不會太埋沒你的天才嗎？」

「那麼，要怎麼辦？」

「應該有機會對大家公開一下。」

「拿出去發表？」

「不僅發表，」陳明鴻說。「我以為你簡直還可以開一次個人畫展。」

「這不會太早嗎？」

陳明鴻堅決的點頭搖着：「不早！」

「這個我得考慮一下。」

「沒有什麼可考慮的，要是你肯相信我，我可以負責替你主持這一次畫展。」

「在幾個月以後？」

「不，就在最近，也許是半個月，也許是十天。」

「等我想想看。」

「沒有什麼可想的，」陳明鴻說着，站起身來對他伸出手去。「就這樣決定好了！」

朱可期的個人畫展開列籌備起來了。陳明鴻花了一部份時間在跑錢，接洽地方，和朋友們交換意見。而朱可期，則簡直就沒有離開自己房間一步，他得把他的畫重新整

型，修飾，挑選一下。從早上起，一直到深夜二時，他都沒有離開他的寫字檯，離開他的畫筆。有些圖重新畫過，有些要放大，有些要加進一點什麼東西去。幾天後，他使這個原是畫室的房間四周牆壁上，重新掛滿了畫，各種各樣的畫。

文化界中的朋友，應陳明鴻的要求到他的地方來看他了。他們約略的看過他的畫，便提出一些不務要領的意見，臨走時，又善意向向他提議着說：應該到一些黨國寓公，文化界鉅頭那兒去跑跑，請求他們給他題點字，寫幾篇文章介紹介紹。至於進行方面，也應該舉行個把茶會連綿。朱可期聽了，却就大聲笑起來。

「沒有這樣做，」那善意的人警告着說。「你就已失敗了大半。」

他笑的更癡了：「一個人如果要成功的話，是用不着靠任何名人來捧場的。」

那忠告的人面紅着，聳一聳肩就走。他心里却在想：像這種狂妄的人，如果給他成功，還有什麼人可以給看上眼的，在他們中醞釀着一種頗不懷好意的運動，那就是：冷淡！

陳明鴻原本計劃着舉行一次茶會招待文化界，請名流題字寫文章他雖然也不主張，却以為必須多發消息，在報紙上鼓吹一下。然而，被朱可期堅決的反對而取消了。朱可

期說：

「我需要的不是虛名，是實際的意見。真正懂得藝術的人，是有眼睛的。他們絕不會爲一兩句名人的頌辭，或爲報紙上的鼓吹，就改變了自己好惡的觀念。不懂的人，我無需，把全香港的人都叫來看我的畫展，又有什麼用呢！」

這是一種正確態度，却被誤認爲傲慢！當這句話一傳開，決意對他採取冷淡的人，變爲狂怒了。我們的「大師」們，憤憤然的拍着桌子說：「壓下他！壓下他，使他永沒出頭機會！」

畫展開幕了，悄悄的，無聲無息的，沒有廣告，沒有名流捧場，只有陳明鴻在他主編的副刊上發了一個藝壇新聞，報導了這件事。如果連這件藝壇新聞也沒有，那簡直是沒一個知道了。

朱可期一清早就到場了，他抱了滿肚子熱情，準備到展覽場上接受榮譽。在他的想像中，以爲時間一到，會場內就會被參觀的人滿滿擠着，榮譽在那兒對他微笑，等待着。然而，事實並不如此，時間過了，觀眾還沒有來，會場內除了幾個工作人員外，是冷清的。他的朋友，除了那些會同他在一起做過事的幾個窮朋友外，真正是從事藝術工

作的，却沒有一個。從清早到夜晚，在簽名簿上只有二十幾個人，這是夠使人寒心的，然而，他不！他以為失敗的決不是他，而是那些下流庸俗的畫家。第二天，情形比較有點進步，一共來了五十多人。可是，他却又起了新的苦痛！他注意着每個觀眾的表情，和他們的好惡態度。在這極有限的觀眾中，他竟發現到他們對他的作品是完全缺乏理解的，而且指點着有那麼遠。他們看他那幅被鞭打的安南少女的畫，不看到那呼呼叫着的鞭子上，却以為那少女半露的乳，很有吸入魔力。他們和一些最庸俗，最卑下的觀眾一樣，對色情的東西特別感到興趣。這是一幅悲劇畫面，然而，在他們眼中却成了娛樂某一部分觀感的東西！他忍受不住了，他再也無法掩瞞得住他的失望。在他們回家途中，他把這意見對陳明鴻說了，他想不到這兒觀眾的欣賞水準是這樣低，他們竟不從他的畫中去發掘現實的、鬥爭的意義，却以一種觀感上的飢餓心情來找尋滿足。他畫的是畫，是藝術作品，而不是春宮！有幾次他想大聲的對他們叫喊，叫這些卑微的觀眾，從他的會場滾開！陳明鴻安慰着他，叫他安靜，這兒的觀眾只能有這樣水準，你叫他怎樣不這樣看呢？凡事都要慢慢的來，久了自然會有成績的。他勉強相信着這意見，可是，他已經灰心了，榮譽不再為他所有，那只有那些畫春宮畫的「藝術家」才配有了，他不是

那種人，他不配！第二天，他便不再到展覽場去，報紙送來，打開一看，却有幾篇關於他這個畫展的批評文章。沒有讀到一半，他就面色蒼白，怒氣沖沖的把它撕了。那是什麼批評，那簡直是誣蔑，是漫罵！從前他以對付汪精衛的手段，現在這些同行又拿來對付他了！他們有意來曲解他的作品，無意的攻擊他的倨傲態度，有一個甚至完全否認他的存在，說他的作品比不上一個初中學生！他和陳明鴻互為標榜！

黃昏以後，陳明鴻回來，他說：「可惜他沒有到會場去，不然這情形該會很使他滿意！然而，這消息已不能使他引起任何興趣了，他等待着談起那報上的文章。而陳明鴻却一直沒有提到，爲了補償這一個失敗，他正在向他提議出版畫集的事。朱可期忍不住了，便開口問：

「今天報上的文章你看過沒有？」

「什麼文章？」

「關於我這次畫展的批評。」

「怎樣說的？」

「你自己看。」說着，他把那幾份破爛報紙遞給他看。

他顯然地給那些化名的藝術批評激怒了。那些文章如果說是批評，那未免誣蔑了批評本身的尊嚴，那只能說是一些不擇手段的，下流的漫罵文字。在那些文章中，他發現了一羣惡狼，露着獠牙，血紅舌頭，在圍攻一頭毫無反擊能力的羊羔。他拍着桌，忿然的離開他，把自己關在房里，他得還擊；於是第二天，在他的副刊上，一篇佔了整版篇幅的答復文章發表了。這篇文章就等於宣告書，它告訴那些懷有惡意的非難者：他們要站到對敵地位了。然而，這並不能把他們嚇退，更多的攻擊和非難，以排山倒海之勢來了，問題已不在藝術見解的爭論上，而是在於「人」問題。他們不但罵朱可期，甚至連陳明鴻也罵進去。面孔已經拉開，還有什麼不可以做的！也正因为這畫展的爭論是這樣激烈的，對這件事起初不注意的人，也逐漸的注意了起來。當他們知道這是怎樣一個畫展，由怎樣一個畫家畫出來的時，他們的好奇心差不多是達到頂點了。於是，便有人致函報館編輯，要求把這論爭暫時擱下，再把畫展公開舉行一次，是非由讀者來判斷。這要求是合理的，陳明鴻興奮地把這信交給朱可期，并勸他接受這個提議，「這是一個極為難得的時機，你將因此成爲廣大人民的偶像！」

然而，朱可期淡然的把它拒絕了！在這一次爭論中，他始終是沉默着，不說一句

話，不寫一個字？讓陳明鴻一個人去對付這「猛犸」。他不是畏怯，也不是失去鬥志。而是，他根本就不把這些人看做對手！他輕蔑他們。

「爲什麼？」陳明鴻吃驚了。

「一個真正藝術工作者，是不能做這樣沒機實實的。」

「你不是沒有貨色，怕公衆宣判嗎？你不能再沉默，你應該還擊！」

「自然我是還要還手的，不過，我不願意在這時還擊！大衆的要求不是出於真誠，我看得很清楚，他們的興趣不在藝術，而在我是那麼一個傳奇中人物而已，因此，我有權可以拒絕！」

「你將因此而失去一個報復機會，那些狗蛋，將有藉口，說你害怕在大衆面前露面。」

「他們要怎麼說，就讓他怎麼說得了。我看不起他們！」

這是他唯一能說的話，一切都完了，續展的事，也只好取消！

接洽畫冊出版事情，却是意外地成功了！一個老牌出版商，肯接受這樣一個出類不

久的藝術家的畫冊。並非他真正能夠欣賞那作品，了解那作品的價值，恰好相反，他却是一個庸俗而平凡的商人，在他這家書店出的書必須是名家的，他只看名字却不願去看貨色。他意外的接受了這個新作家的畫冊，是因為他看準了在那一次爭論之後，由於好奇關係，畫冊一出版必定受歡迎的。這是完全從生意經出發的。

陳明鴻把這消息告訴朱可期。出版合同如果簽訂成功，他便可以從書商手中得到三筆相當可觀的款子，這樣一來，便可以使他的困苦狀況有所改善了！朱可期對於這件事，是以採取懷疑態度，然而却有相當興趣，他把這四五年來所畫的東西，作了一個總的編纂選擇工作之後，便交給陳明鴻，却忘記該起一個什麼書名，直到陳明鴻提起才注意到。

他沉思着，把那畫集中所選的四五十幅畫翻來翻去，終於，在他灰色的面上閃過了陣光彩，他微笑着，一個思想在他腦中飄動，他想起了他多年前會畫過的一幅大宣傳畫，那是把自己的生命和畫面融結在一起的作品，他給它起名爲「投槍」，現在他就拿起毛筆來，在那畫集的封面上寫下：「投槍集」。

陳明鴻在旁邊拍起手來，他說：「再好沒有！」

他被那些「藝術家」們中傷了，可是，他不會倒下，他擊起他有力的臂膀，握着槍向他們投去，他報復了！

一個新的紛擾，又在他的生活中出現了。那是在他回香港後的第二個月，他再度和梅麗影會見了。

這一次會見，是完全出乎他的意外的。一年多來，他得不到她一點消息，他以爲她從此在人間消失，見不到了。他們曾經過的那一段生活，並不是真實的，只不過是一場春夢罷了。

有一天，他得到一封十分謙卑的信，說有一個人想去會會他，可是並不會替自己介紹，在信後也沒有署名。他疑惑那是一個熟人，口氣是熟習的，字跡也是熟習的，却決不定是什麼人。約定時間到了，他激動得很，像熱鍋上的螞蟻，不安，煩躁，在房裏走來走去，決不定那門湖廣裝的是什麼藥。終於，在房門外，腳步聲輕捷的響着擦過地氈，房門輕輕的敲了兩下，沒等主人請進，便自動的開了。他從桌椅上坐起來，兩手扶住兩邊欄杆，支持着上半身的重量。在眼前出現的是一個短小的憔悴的女人，赤足，頸

鬆鬆，一身短衣服，她走到門邊就站住，面孔因受過度的激動，而改變着，由紅而白而青，終於她負罪地垂下胸前，嘴唇緊閉着。他也是十分激動，開始還有點愕然，可是當他認出她來時，他面部的表情，也就迅速而改變起來。他像小孩子一樣快活着，只叫了一聲：「梅——」就爬下椅桌向她爬過去。她把頭重又抬起，望住他，遲疑着，決不定怎樣。而終於她決定了，當他還沒到她跟前，她就走向他去，把手遞給他。他握着她的手，咬住牙根，却終於忍不住，他的眼淚像湧泉一樣的流下來。

「是你，」他嗚咽着說。「怪不得那樣熟習。」他又用眼睛去看她，「我差一點不認得你，變得多，和從前全不相同了。爲什麼你這樣忍心，到今天才來找我？你還活着，沒有死？一直沒有離開這兒？你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回來嗎？」

「我沒有死，也沒有離開這兒，也知道你什麼時候回來。我知道你的事情，知道得非常清楚。……」她說着，也時時被咽聲哽住，她是太悲哀，也太快活了。

「那麼，你早就該來看我了，難道你不知道我想念你，我爲你離開這兒。……」

「我知道，我什麼都知道，可是，我不敢來，我沒有面孔見你。」

「這不是你的錯，是我的過失。」

「不是你！不是你！……可是，我們別再提起罷，這使我難過。」

「你離開我，你到那兒去呢？我把全香港都找遍了。」

「我還在零港。」

「你不能告訴我嗎？」

「不要再提起，阿期，我求你。」

「你應該使我放心。」

「我就會告訴你，是在以後而不是在今天。」

「我應允你，什麼都應允你，只要你高興。」

「這樣，我就會更加感激你了。」

沉默着，他們的手鬆開，剛被激起的浪花平靜下去了。

他退回靠椅去，她也退到窗口那邊，背着他站着。他像是沉入夢境一樣，用恍惚的眼光注視着她的背影，他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背已經駝起來，頭髮也有許多蒼白了，只一年多時間，而她的變動却有那麼大，這是太難於想像了。

她以為她已經能夠使自己完全鎮定下去了，她向他回轉頭來，微笑着。

「去看看過你的書展，却沒有看見你。」她說。

「在那一天？」

「第三天，要結束的那天。」她說。「後來我打聽到你住在這兒，而且是住在那一間房。有好幾個晚上，我到這街上來，我對着你的窗子擊着。我看見你的燈光還亮着，我知道你在家，而且不會入睡。可是我沒有勇氣進來，我害怕你會恨我，會把我像狗一樣的趕出去。我想：只要能從窗上看見他的影子也就滿足了。但是，你的窗子緊閉着，你始終沒有在窗門邊出現過，我失望了，我回去，我決心給你寫信。我想有了那一封信，我自己既受了約束，也就不致臨時失去勇氣。……」

「爲什麼你會這樣想。」他溫和的責備她說。

「不是我故意這樣想，實在是，有許多人都這樣做。」

「我不是那種人，」朱可期痛苦的說。「我早已原諒你，雖然你使我痛苦過。」

她把頭垂着。

「在這幾年中，只有我對不起你，沒有你對不起我的。」

她搖着頭，看見他又想說什麼了。忽然淚水盈眶的叫着：

「不！不！你不能再說下去了！這簡直是對我下毒劑！」

這話使她吃驚，她看着她，覺得她的神態又變得和初來時不同了。他想和緩一下這口氣，他說了許久慰解的話。但是，她的神經一受刺激就無法再鎮定下去，她痛苦地掙扎着，想復原狀，然而，已經做不到了，她突然站着又突然坐下，爲着不使對方太過難過，看出她這個改變來，她堅持着說，她得在這時走開。

「可是爲什麼，你不是有事來和我談嗎？」

「不！不！現在沒有了。」她悲慘的叫着。

「僅僅爲着看我一面，說這幾句話？」

她不答。

他忽然堅決起來：

「不能！我不能讓你走！」

她成了手足無措了。

「可是我非走不可，阿期，請做做好事放我走罷，不然，我會做出比這個更可笑，

更愚笨的事情！」

他看着她。覺得她的眼睛已充滿淚珠，如果再退下去，她就會叫喊，或向他撲過來。他三陣心酸，搖了搖頭說：

「好罷，你走。」他把面孔別開一邊，他沒有勇氣看她走出門去。

「謝謝。」她說，驚慌的走向房門外去。

「以後還來嗎？」他仍舊沒有看她。

「來……。」

「我每天早上都在家。」

她不響，急急走出房門，忽然想起什麼事來，她的脚步突然遲緩起來。

「你願意送我一段嗎？」她說，在房門外站住。

「我很喜歡有這機會。」他答着，便走下靠椅向她爬去。當他們走在一起，他又添

了一句說：「你對我變得十分陌生了。」

「是嗎？」她心不在焉的說。「你年青了許多。」

「從前的你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是嗎？」

「自然，我沒有這個權利。可是站在一個朋友立場說，我很關心這個變化，也很想知道一下你這一兩年來的生活情形。你肯給我這個機會嗎？」

「什麼機會？」她沒有聽清他的話，她在想另一件事，她到他這兒來抱了一個不小的希望，一個最急迫的希望，可是她決不定該從何處說起。

「關於你最近的生活情況。」朱可期又加上一句話。「我的心地是很坦白的，我不會對你要求什麼，請放心。」

「這機會很快就有的，」她說，抬起頭，看見大門口已經到了，他們得在這兒告別，她又焦急，又為難。終於她下了決心，她伸出手去抓緊他，熱情洋溢的說：「你已真正原諒我？」

「我原諒你。」他也溫和的撫摸着她。

「還能和往常時一樣給我幫助？」

「這是我的責任。」

「那麼，你現在有嗎？……」

「什麼？」

「錢……」

「要多少？」

「不多，夠我買十斤米的錢。已經有半個月了，我家里一頓米一滴油都找不出來。」

「爲什麼這樣？」

她怕開口，那會使她哭出聲，弄得像剛才一樣尷尬的。她用搖頭來代替回答。

他伸手進自己口袋去，把僅有的十塊錢交給她。

「不要這許多，」她把它看着，又畏怯的還給他。「我只要一半，一半就夠了。」可是，他沒有去理她，他說：

「每天早上我都在家，有什麼困難，可以到我這兒來。」

他沒有等她離開，就回轉身走。她站着，淚水使她的兩眼模糊。她後悔，可是遲了。

249

一晚上，他都無法入睡，他在回憶着這一次意外地到來的會見。從這一次會見，使他明白了許多件事，第一件，她並沒有離開這海港，可是她到什麼地方去？而且躲避得

這樣久，這樣秘密？第二件，她並沒有忘記他，她對他也時時在關心，從不曾放鬆過；也就是說，她對自己並未完全失望，可是，爲什麼她離開他？是爲着自己前途嗎？現在她並不比從前好。第三件，她說她有一個家，到底又是怎樣的一個家？一個人住着還是同什麼人住在一起？這些疑團像一片波濤上下翻騰，把他弄得神志不清了。他想着，忘記了由於這次查展所引起的不愉快的爭論，他的傷口是好了又裂開，他的平靜又開始被挑動，他想再去找那失去的幸福，却決不定是否應該！

第二天，他接到這樣一封信：

「我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我的朋友，我的至尊的親人。你在我遇到極困難的時候，向我伸出援助的手，即使我現在還沒有脫離困境，（我想以後也不會的。）而我將永不忘記你，感謝你！」

從你那兒來，我一路想着你所說的話：我變了！我變了我也知道，其實像我現在的處境，爲什麼會不變哩。如果你知道我現在是在一種什麼狀態中生活，你就不會說這句話，也不會感到驚奇。不瞞你說：我們已經有半個月沒有生火下鍋，爲的是沒有柴米。

過去有一點東西，也帶當光衰盡了。有許多時光，是靠慈善機關的旋激度日。後來實在再也不好意思去拿了。現在我們真的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走頭無路的地步了。我知道，我不該到你那兒去，這會使你傷心，也會使我傷心。可是，除你這顆救星外，我還能找到別的援助嗎？你會愛追我，我們會在一起度過許多好日子，你看見我，不會絕情，不會拒絕給我幫助的。因此，我以最大勇氣給你寫信，并且又到你那兒去！

我走了，從你那兒懷着慚愧和悔罪心溜走開。你一定會怪我走得太倉促。不過，如果你知道我在你那兒看見你那和藹的面容，會有什麼樣的感觸，你就會寬宥我的。上帝是仁慈和寬大的，你比上帝更仁慈更寬大，願我們為你禱告，讓我們愛你！

又，我的丈夫和孩子要我向你致意，他們因為你的幫助，得免於短時間的飢餓。」

「我想你一定很急於知道，當我看見你的信後的心情是怎樣的。因此，我決心給你寫這一封信。」

我記得當我們還在一起生活時，我曾告訴過你，我也是肉體做成的人，不是神翁，因此凡是人應有的弱點，我也免不了有。就在這時，我這個弱點就很顯明。我姊妹

你現在的生活，妒嫉你的幸福，即使你們生活過得好，比較起來，我是更不幸的。」

你走後，我整個晚上睡不着，我想起我們的過去，想起了你的出走，我想起你出走後那「謎」一樣的生活，我想起許許多多。終於，天亮，窗外發白，我從藤椅上坐起來，我清醒了！我不再痛苦，不再對於那個因你而得到幸福的人妒嫉。我責備着自己不該有這樣犯罪的思想。你離開我是對的，講犧牲你已爲我犧牲過，而且犧牲得那麼多，不應該再犧牲下去了。你應該有幸福，正如一個平常人應該得的那麼多了。

現在，我的心境是平靜的，對於你，你的丈夫和孩子都沒有什麼意見。我對他們的真誠表示感謝！

自然，像我這種人，生活永遠是不會好的。不過，對於一個需要幫助，應該幫助的人，我却絕不吝惜，像對一個知己朋友，一個親人一樣，接受我的幫助罷。」

「恩人，我簡直不知道該用什麼語言來表示我的感情。你是那樣一個大度的人，你不計過去，你毅然給一個不值得幫助的人予以幫助，這使我又感激又難過。可是，後悔又有什麼用呢？這時已經遲了！本來，我就不該離開你，當我跟你住在一起的時候，我

就從前做過這樣希望。可是，魔鬼在我把握不定的時候出現了，它像蛇一樣的蠢蠢誘我，使我墮下禁果，使我離開你！那是怎樣一個夜啊！我們在一陣暴風雨的爭吵過後，你走了，一直到第二天三點鐘還沒有回來。我坐着，等你。同時也想着，這樣的生活無罪是一種苦刑，再過下去，不但你要被毀，我也要被毀，我們兩個都要被毀的！如果要避免我們遭受同一命運，必須有一個人這生活中解脫，而這也只有我能做，請做。於是，我決心出走。至於說我跑到那兒去？當時却沒有想到，只有一個意念支配着我，那不是別的，即是死！

我奔向海邊去，到一個漁村附近，我爬上岩石，我想往下跳。然而，有一隻手從背後抓住我。我回頭一看，是一個陌生青年男子，他想把我拉上岸去，可是，我不肯，我用力掙扎着，我大哭叫，我打他，罵他多餘。然而，他一點也不放鬆，他把我抱的更用力，更緊，終於我力竭聲嘶地昏失過去，我失去力量，我屈服了。

當我醒轉來的時候，已是第二天了，我在一個簡陋房間內，赤裸着，躺在一張床上，一個陌生男人的旁邊。我在做夢嗎？我用手去摸一摸周圍的東西，都是實實在在的。我再去看那個陌生人，我模糊的記憶起來了，他就是那個曾經我從夢中出來的

青年。他從安閑，睡得很甜，很滿足，那不是夢。可是，我在做什麼呢？我和一個陌生的男人睡在一起，我被辱了。這使我非常痛心，我又哭起來，把頭直向牆撞過去。然而，他是那樣溫和善良，他向我懺悔他的罪行，要求我嫁給他，只有這樣，才能贖回他的罪過。這叫我怎麼辦呢？我還能再回到你身邊去嗎？在那一個可恥的事情發生之後，我沒有面孔對着你嗎？我要求死，然而，他把我監視得很嚴，結果，我便只好依允了他。我用了另一個姓名，我不再是從前的梅麗影了，我沒有告訴他什麼，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他告訴我，他是這個漁村一間小學的教師，他知道我的學歷後，認為我很可以幫助他，便也把我介紹進那小學里去。這樣，我們兩個人便不致吃白飯了。一年後，男孩子出世了，這使我們增加了不少負擔，然而，比這更壞的，却是小學因經費關係突然停辦，我們都失業了。離開那兒後，我們只能搬到××的貧民區住。生活的困迫，把我們兩個人完全變了，他不再是一個好脾氣的人了，他喝酒，打人，做出許多使人哭笑不得的事。他不再是一個男子漢了。他成日躺在床上，等我出去找麵包，有什麼就吃什麼，卻從不問是從那兒來的。雖然我很痛苦，但是我不失望，我堅信着一切會好起來，上帝

會給我們幫助的！

在寫這封信的時候，有好幾次我停攔着，提不起勇氣寫下去。心緒着，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我想把它擱去，再寫過，然而，良心不允許我這樣做，我還是把我應該寫的寫下。如果你以為我不應該這樣做，就請給我更多的寬恕，我，不過是一個女人罷了！

他的確對她有點失望了。從前他把她幻想得很高，想不到她竟是這樣的人！然而，他依然忘不了她的好處，她在那一年中曾給過她許多好處。她的遭遇是不幸的，而造成這個不幸的因素不是別的，而是他！是他對她不起，把她追走的。如果那時他對她讓步，她便不會走，這許多事情也就不會發生了。想到了這些，他又把她寬恕了！

他以為寬恕是一種消極的做法，贖罪才是積極的，造就這樣一個人的命運是自己任性的過失，而要填補這過失，却不是寬恕所能了了的，如果他能，有誠意，他該把她從這境遇中提拔出來。即使不能完全補償她所失去的，而自己的良心也就稍可以安慰安撫了。正和他們第一次遇見後一樣，他演成到在他們間又有什麼事要發生了！這一次，不

他很想從她身上獲取幸福，而是爲着償還自己的過失。

她很快又成了這房里的主人，每天在他房里都有她的影子出現。習慣的需要，使她不自覺的又替他做起一些家務事的瑣事。她替他整理房間，把髒污衣服拿去洗滌，補縫破爛，到了黃昏，吃過飯，帶着家里第二天費用，才起身告辭。在那一個破爛，窮相，毫無溫暖的家庭，似乎也有一個什麼力量在牽引她，使她在他面前不能過得安詳，他小時看見她一個人在那兒呆呆的想，微笑，發出恐怖神情，喃喃自語。他問她爲什麼這樣，開始她笑着不肯說明，後來她被迫不過，她說明了。他知道她在想她的孩子，她愛她的孩子，他嫉嫉起來了。因此，每當她要走的時侯，他總設法要多留她一會。他常對她說：

「不能再坐一會嗎？我也許還有什麼事情請你做。」

「不能坐。」她堅決地說。爲孩子我不到世親會哭的。」

他聽着，內心却充滿了苦痛。

有一次，他強制着自己承認重圓的夢是絕不可能的。然而，這種決心無法持久，他又找出了千萬種理由來擊倒「不可能」的論據，可能性在他看來是存在着，而且是越來

越多了，歷史老不走重複路線，關於他這一件事，他却以為是例外。

終於他等到了那個可以使自己表達心意的機會了。那是一個夜晚，雨下着，街道是陰沉的。她替他做完應份的工作之後，疲乏的喘着氣就要回去。朱可朔沒有做聲，眼盯盯地望着她。一天來，他都用這樣眼光在望她。她以為他沒有注意到，便再提一句，要等他吩咐一句什麼才走。然而，他看着窗外，他說：

「雨下得很大。」

「不要緊，我帶着雨傘。」

他沉默一會，便對她伸手。她向他，在桌椅前站着。「把手伸給我。」她伸手伸給他了。他握着她，緊而有力的。「蹲下來，我想看一看你。」她微笑着，却也溫順的蹲下身。他對着她的面看着，她覺得他的眼睛有火焰在閃灼，呼吸緊而短促的。忽然他情不自禁地用手來攬抱她，她想避開，但是已經遲了，他抱住她並且在她面上吻着。

「我得感謝你，」他說，聲音抖索着。「你使我的生活又恢復到同居時的安靜狀態了。」

她微笑着。

「可是，」他說。「我不能滿足，你畢竟不是我的，你對我好是暫時的，你安慰我，幫助我也只是暫時的，而我需要他却是永久。——永久的滿足！」

她吃驚地睜大眼睛。

「我已經考慮過，」他說，眼睛燃燒着。「你應該把生活過得比現在更好一點，而我不能——」

她疑惑的向他望着：「？」

「而我也不能沒有你！」他用全力說出，之後，覺得面孔全紅了。

他以為她就會露出吃驚和氣，用擁抱和親吻來感謝他的恩寵。然而她並不，她的面色突然蒼白起來，恐怖地搖著頭，好像有什麼人馬上就要把她鬆禁起來，使她和所有的親屬離似的。這反應是太壞，也太出他意外了。

「爲什麼？」他問。

她鬆了他的束縛，站起身來。

「爲了孩子。……」她聲音放得低低的說着，黯然的向房門外走去。顯然是，她害

怕再在他面前，看見他痛苦！

至於他，只這一句話已經儘夠了。像投身在冰窖中，陰風襲擊着他，他抖索起來了。他完全陷在混亂中，無一適從，一直到他清醒過來，房里悄悄的，房外雨聲滴答作響，是一種淒清的情調，他做了一個沉寢的夢，夢醒了，幸福也幻失了！

「幸福不能強求！」

她不再到他這兒來，也沒有信。

「投槍集」出版了，銷路不錯，然而，那些同行的攻擊並不因之而有所減少，他的事業大部份成功了，而朋友們却遠離着他。他仍舊回到在作安南遠征前的心境，他窮困，寂寞，而最重要的是這個海港的一切，都使他看了憤慨。他給朋友的信這樣寫道：「這是一個窒息的，令人不安的去處，如泉不離開，我也許就會把自己葬喪；不是發狂便是自殺！」

老馬早在四個月前，和婦女慰勞總會合作組織了一隊戰地服務隊，到廣東前線去。他在工作十分忙碌的時候，也沒有忘記這位曾同過患難的朋友。他給他寫了許多

信，報告他的工作情形，這是在暗淡中，唯一可以溫暖人的步驟。他把它細心而慎重着，并熱烈的給他寫了回信，其間有許多是報告他最近的生活情形。那都是些痛苦的呼喊，而在老朋友眼中看來差不多是血淚淋淋的了。於是，他便極力鼓勵他離開這死島到內地去。

「到這兒來，和我們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罷，」老馬的信這樣寫道。「你將呼吸着祖國自由而清新的空氣！」

「我是殘廢的，行動不便，在戰地，在祖國的戰鬥行列中，也需要這種人嗎？這還是他的回信。」

「你為什麼要這樣自卑，朋友，就我所知，在祖國的戰鬥行列中不但需要你，而且是迫切的！如果你有決心，殘廢決不是主要的困難，這是枝節問題，極容易解決的！」

「請告訴我，」他又寫道。「如果我搬走，該從什麼路線安營？路費多少？」

「路費不用帶，我已派了一個團員回香港去，他會去找你，并且把你帶到我們隊伍里來。」

果然，回信不久，那個團員果然到他房裏來了，他告訴他，是奉了團長的命令來接

他們……比約好了出發日期便分別了。

……他到那兒去？」陳明鴻問。

「上戰場去。」

「什麼地方？」陳明鴻以爲自己聽錯了。

「上戰場！」他大聲重複着。

「用你這雙木腿？」

「爲什麼不可以！」

陳明鴻愕然了。不過，他回頭又想：他既可以用這雙木腿走過他從未走過的路，爲什麼就不能到戰場！也許他就會獲得比到安南時更高的成就。於是，他不再被他的決定驚擾了，他握着他的手熱情的說：

「接受我的祝福。」

「不該只爲我一個，應該爲千千万萬苦鬥的人！」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日夜初稿完成。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修正稿完成。

• 桂林。

後記

近來關於青年人的意志問題，似乎也很有些議論。青年「導師」以及論客者流，一致慨嘆着青年人意志的薄弱，看來似乎也是事實。不過，要糾正這錯誤，慨嘆或呼號似乎無濟於事，最重要是在於正面發揚人類向上的意志和戰鬥熱力。據說作家的筆是有正風導俗作用的，我雖不敢自命，不過這種主題，倒也頂合自己的口胃，於是，我寫着朱可期和他不平凡的一段生活。

不過，我得鄭重聲明一句，在這兒所寫的只是小說，而不是傳記。小說滲什了作者自己的成分，免不了「虛構」，而傳記則因為事實的限制不能不做得更客觀一點。我寫的是小說，請讀者不要誤會，不然，有些境遇和本書主人公朱可期相似的人，就會發生誤會。

在這兒所寫的還不是最終的結局，而是真正的開始。我想我們這個受苦受難的朋

友，這應該有一個未來，我也在計劃著有一部敘述他的未來的作品。不過這也僅僅是現在的一個希望。當我們有足夠的陽光來溫暖那受苦受難的人的時候，我就會用充滿了信念的手，來兌現這一筆支票。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日·作者·桂林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人的希望

☆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著者 司馬文森

出版者 聯益出版社

地址：重慶臨江順城街大井巷十號附二號

總經售 文光書店

地址：重慶臨江順城街大井巷十號附二號

分銷處 重慶 成都 昆明 西安 蘭州 聯營書店

